

中國邊政

第三十六期

目錄

總統
訓詞

爲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決定
總統告全國同胞書

從聯合國重要問題案未得通過說起

胡格金台

邊政之回顧與前瞻

郭寄嶠

蒙古莫兀兒王朝的藝術與文學

學銚

內蒙古自治運動始末

趙尺子

俄圖新疆始末

張韜

西王母考

虞怡

西藏行程

陳竹七

蒙古寓言選錄

金兆鴻

和林與成吉思汗的事功

李卓英

聯合國開始走上毀滅之路

專題
報導

本年旅美旅歐蒙胞代表回國致敬散團活動紀要

抗戰期間的片段回憶

顧耕野

小說

繁華夢

牟少玉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出版

總統訓詞

總統為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決定

告全國同胞書

我國政府聲明聯合國之非法決議無效

海內外全體同胞們：

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竟違反憲章規定，通過阿爾巴尼亞等附匪國家之提案，牽引毛共匪幫竊取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中的席位，我們本漢賊不兩立之立場及維護憲章之尊嚴，已在該案交付表決之前，宣佈退出我國所參與締造的聯合國。同時聲明，對於本屆大會所通過此項違反憲章規定的非法決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全中國人民，決不承認其有任何效力。

毛共匪幫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叛亂集團，對內殘害人民，罪惡如山，乃全中國人民尤其是大陸上七億同胞之公敵；對外肆行顛覆侵略，為聯合國所裁定之侵略者。目前大陸雖為毛共匪幫所盤踞，但以臺灣金馬為基地的中華民國政府，乃是大陸七億中國人民的真正代表——代表他們的共同意願與痛苦呼聲，並給與他們反抗毛共暴力，爭取人權自由以最大的勇氣和希望。所以無論根據聯合國憲章原則，人道主義與自然法則，尤其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意，都決不容毛共匪幫非法佔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與安全理事會中之席位。

我國退出聯合國聲明是聯合國毀滅宣告

一九四四年我國參與敦巴頓橡園會議，簽署聯合國宣言以及後來參加金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並制定憲章，其目的在「欲免

後世再遭今代人類的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為達到此項目的，乃規定了聯合國的宗旨與原則，相期共同信守；詎本屆聯合國大會竟自毀憲章的宗旨與原則，置公理正義於不顧，可恥的向邪惡低頭，卑怯的向暴力屈服，則當年我國所參與艱辛締造的聯合國，今天業已成為罪惡的淵藪，歷史將能證明，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聲明，實際上就是聯合國毀滅的宣告。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是堅持正義愛好和平，現在我國雖已退出我們所參與艱辛締造的聯合國，但是我們今後在國際社會中必當仍以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為準繩，繼續為維護國際間公理正義與世界和平安全而勇毅奮鬥。

國家命運操之在己堅忍奮鬥不惑不搖

在此，我要嚴正聲明：恢復大陸七億同胞的人權自由，乃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意願，乃是我們決不改變的國家目標和必須完成的神聖責任。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對於主權的行使，決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擾，無論國際形勢發生任何變化，我們將不惜任何犧牲，從事不屈不撓的奮鬥，絕對不動搖不妥協。

我要警告世界人士，在過去短短的半世紀之中，這個世界已經發生兩次慘不堪言的戰禍，第一次世界大戰創鉅痛深之後，大家為了避免再遭戰禍，乃組成國際聯盟，期以維護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後來因為有些國家懾於侵略者的威脅，以為向邪惡低頭，向暴力屈服，便可換來屈辱的和平，其結果國際聯盟因而癱瘓瓦解，不能發生制裁侵略與維護正義的作用，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隨之爆發。今天有些民主國家竟隨同附匪集團，牽引毛共匪幫非法佔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與安理會的合法地位，其想法與做法，幾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若干國家的情況完全相同，必將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維護正義的道德勇氣，乃是世界安全和平的堅固磐石；而強權政治的「霸術」運用，則是走向戰爭的道路。

同胞們：我們國家的命運不操在聯合國，而操在我們自己手中。國父說：「存在之根源，無不在於國家及其國民不撓獨立之精神，其國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劫而後可以自存於世界：。」

今天，我們革命基地所擁有的人力資源與經濟力、軍事力和支持這兩種力量的精神力，尤其是大陸上七億反共人心與國外一千八百萬反共僑胞的愛國心，無論在亞洲和世界，中華民國絕非可以任人支配出賣的弱者，而且我們對於改變世界均勢與決定

人類命運，實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所以大家不可只知別人的行動可以影響我們，應知我們的行動實可以使這個世界發生重大變動。

當前的國際形勢雖然很險惡，但是，只要我們自己自強不息，便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們動搖；只要我們自己勇敢振奮，便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們屈辱；只要我們堅忍奮鬥到底，最後一定成功。大家應知，自來革命的勝利果實，都是從巨變之中孕育產生出來的。

大家尤其要認清，現在世局的變化，乃以中國問題為中心；而中國問題如何解決，亦將決定整個世界人類的命運。所以我們在這個大變局中，實處於無比重要的關鍵地位；而我們奮鬥的成敗利鈍，也將決定世界的安危與人類的禍福。我們決不靜觀或坐待世局的變化，一定要爭取主動，掌握變化，積極奮鬥，制敵機先。

共產制度完全破產協力同心光復大陸

二十年來，匪幫不斷發生奪權鬭爭，近且愈演愈烈，實可充分說明毛匪思想與共產制度均已完全破產。大陸人民包括大多數共黨幹部，已由失望而實行反抗。毛共匪幫眼看脚下的反共火山要爆發，鎮壓不了，無路可走，遂改變對外戰略，欲藉詭詐欺騙苟延殘喘，實則毛共匪幫決不能改變它「反蘇修」、「反美帝」與「反一切反動派」的目標。故其對外戰略的改變，更使它在思想路線與政策路線上進退失據，造成更嚴重的紛歧混亂，更劇烈的奪權鬭爭，從而將使大陸上的反共勢力與抗暴鬭爭乘機加速擴大起來。面對這種形勢的轉變，所以我們更要堅定信心，充實力量，強固戰備，俾能迅赴事機，加速大陸上反共革命鬭爭的燎原之勢。

同胞們：反共鬭爭的行程，正如風雲變幻莫測的海洋中操舟前進，只要大家對於反共的基本形勢，都有共同的認識，不為一時的變局所迷惑，緊緊把握正確的方向，精誠團結，協力同心，禍福相倚，甘苦與共；在風平浪靜時，不鬆懈，不苟安，不驕惰；在暴風雨來襲時，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形勢愈險惡，我們愈堅強，愈奮發，必可很快到達彼岸，拯救同胞，光復大陸。

從聯合國重要問題案未得通過說起

胡格金台

平心而論，此次我國的退出聯合國，無論在國際地位，或在政治號召方面，不能不說是一個損失。但稍微深入申論，並不盡然。因為我國的宣佈退出聯合國，係由於重要問題案的未得通過所致。而此一維護聯合國憲章的案子被否決，乃由於親匪集團不顧公理與道德，以及姑息主義者的短視近利，蔑視正義所造成而破壞了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

人所共知的事實，聯合國的創立，係世人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人類曾經遭受慘重的戰禍和災害，尤其我國為甚。我國即與並肩作戰的盟邦聯合發起，共同締造聯合國，重建世界安全和平，以謀人類的安樂幸福。二十六年來，我國始終一貫的遵守憲章，善盡會員國的義務，對於國際一切合作事宜，我國竭力促進，以期建立世界的安全和平與正義。

現在締造聯合國創始人之一的我中華民國和善盡義務的忠實會員國竟遭排斥，怎能不使人悲憤和痛心？此事不但聯合國憲章的精神為之摧毀無餘，更創下聯合國對邪惡勢力的低頭惡例。吾人固為我國失去聯合國席次而悲憤，同時更為聯合國將為惡勢力所搗毀以惋惜。

此次重要問題案的表決結果，是五十九票反對，五十五票贊成，十五票棄權。反對方面不用說就是親匪集團的罔顧公理份子。贊成者當然是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各國代表，吾人自當贊佩不置。但棄權者中竟有心口不一，不守信用而造成「正不克邪」的局面實令人扼腕。

表決「納匪排我」的阿爾巴尼亞案時，竟以七十六票對三十五票，十七票棄權，以壓倒多數通過此一違背聯合國憲章之案。此即一些國家的代表，一看重要問題案未被通過，認定阿案必獲通過，即見風轉舵，盲目的以投機心理投贊成票，以討好於中共。此何異「投井下石」的殘忍行爲。

三十五個國家代表，雖明知重要問題案被否決，大勢已去的傾向，但他們仍然穩站於正義的立場，勇敢的投下反對票。其重視正義，保持友誼的剛毅明朗舉措，實令人贊佩莫名。我們雖然失去聯合國的席次，但獲得三十五個國家

忠實的代表熱烈支持到底，不但給我們帶來無上的安慰，並且我們藉此認清動搖不定而不可靠的友人，對他們以慎謀能斷的決擇去和他們敬而遠之。

聯合國大廈本是重建世界安全和平為宗旨的一座聖潔的殿堂。今竟成為無惡不作販賣毒品的匪窟，以後自由世界吸毒品份子所用的毒品，不需到越南去購買，即到聯合國大廈向匪共代表取之即可。孔子以「危邦不居，亂邦不入」的意識下離開魯國，周遊列國，自行其道，奠定儒家基礎。此次我國的退出聯合國猶如孔子離魯的明例行動，自可以無拘無束的貫徹既定國策，何憾之有。

屈原曾說：「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此次我國以聯合國創始人之一的優越功績，而不免被排斥，等於屈原以三閭大夫的身份而見放一樣。屈原被放後楚懷王所得者何？只是官廷中充滿了邪惡之臣，但屈原成了古今名人。此即證明「正」必有克「邪」的一天。

我國係基於國父孫中山先生手創的三民主義而成立的。其思想淵源來自古聖先賢五千年文化的精神，其成立早於聯合國托胎前三十四年。我總統蔣公為依現行憲法產生的國民代表所選出，他秉承國父遺志，推行民主倫理科學的三民主義，建設臺灣，準備反攻大陸，摧毀毛共偽組織，以拯救大陸同胞。今聯合國通過納匪排我案，自毀其憲章，增加匪的氣燄，何異引狼入室自掘其墳墓，既無以正義領導世人，亦無力量保持世界安全和平，只是虛有其表的紙老虎而已。

我們有一千四百萬反攻基地的軍民，有散佈在世界各國的一千八百萬愛國僑胞，有恨毛共入骨七億一條心的大陸同胞，更有立國於世界各地的三十五個忠實可靠的友邦及其人民。正義的燈塔，聳立於地球的各角落，以照射黑暗與邪惡。

總統告全國同胞書中說：「我國的命運不在於聯合國，而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吾人應即本着此一昭示，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精神，主動的創造有利的機會，開拓國家的新機運，進行建國復國，以完成中興任務。

邊政之回顧與前瞻

郭奇嶠

蒙藏委員會簡史序

中華民族包含漢、滿、蒙、回、藏、苗、僛、彝、羅、緬等族支，散居全國各地。由於所處地理環境不同，致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與社會習俗等間或有別，自古乃有所謂「諸夏」與「夷狄」之分。然此一分野，純就文化觀點而言，故曰：「夷狄進入中國則中國之，諸夏進入夷狄則夷狄之」。是以中國歷代著名史家著述，多本「四海一家」立場落筆，申民族同源之說，史記、漢書斑斑可考；馬端臨文獻通考中有「四裔考」，其所以名之曰「裔」而不用「夷」者，實循太史公等史觀，無歧視邊胞之用意。中國歷史上所謂之「三苗」、「戎」、「狄」、「南蠻」、「匈奴」、「烏桓」、「鮮卑」、「契丹」、「女真」、「滿洲」、「蒙古」、「氏」、「羌」、「藏」等，原均為中華民族各族支之分稱，蓋中華民族最初原即由一大民族分衍成多數族支，其後又由多數族支融合成一大民族。總統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對此曾釋示：「就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這多數宗族，本是一個種族和一個體系的分支，散佈於帕米爾高原以東，黃河、淮河、長江、黑龍江、珠江諸流域之間，他們各依其地理環境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文化，由於文化的不同，而啓族性之別。然而五千年來，他們彼此之間，隨接觸機會之多，與遷徙往復之繁，乃不斷相與融合而成爲一個民族。」總統所以稱爲「宗族」，乃因構成中華民族之各族支追本溯源，「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屢世的婚姻。」正如詩經上所稱：「文王生子，本支百世」，由此可見各族支是同一血統之大小宗支所形成，而「匪伊異人，昆弟甥舅」，亦即是說各族支間，血統之外，尚有婚姻之繫屬。明乎此，則內地與邊疆，華夏之與邊疆族支，安可不休戚相關，患難與共乎！

是故曩昔黃帝「撫萬民度四方」，堯「親九族和萬邦」，三代「柔遠安遷」良有以也。唐代治邊，亦爲後世所借鑑，太宗以「恩信撫邊」抱「強不欺弱」之道，主張「天下四夷，不安者，能安之，不樂者，使樂之」，亦即文彥博所謂：「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之道理，絕不存「非我族類」之芥蒂，其所以使邊地數千酋長尊爲「天可汗」，豈是偶然。

惟回顧我國歷代不論華夏或邊疆族支主持國政，或基於文化觀點，或爲穩固其本身政權之要求，恆以隔絕、威服政策，應付邊疆族支，而邊疆族支則亦因生活所迫，不時「南下牧馬」。以故各族間，或東西交戰，或南北爭長，造成歷史上若干不幸「兄弟鬩牆之爭」。倘吾人以「解衣推食」之胸懷，「推心置腹」之態度，行「濟弱扶傾」之大業，盡「灌輸文明」之責任，不使其畏我，而能使其愛我，彼危我救，彼困我助，則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殆千古治邊之至理。

有清一代，治邊政策雖採懷柔，藉謀息事寧人，然曲事籠絡，不無「弱邊求安」之嫌，其結果則爲強鄰所乘，致邊圉多事，同時邊胞亦漸與內地疏遠，迨辛亥革命成功，國父首倡「五族共和」主張，「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爲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並手著「實業計劃」，以建設邊疆爲要務，積極謀求邊疆之鞏固與安定，共同建立統一獨立自由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即遵奉國父遺教及總統昭示，尊重其語言習俗與宗教信仰，及實行憲政，並在憲法明定各項條款，予以保障。蒙藏委員會即本此國策及蒙藏同胞願望，全力扶助蒙藏邊族政治、經濟、文化之發展。然數十年來，先則以日、俄、英等帝國主義者之侵略挑撥，繼之以共匪之叛亂分化，致使邊胞對中央常感危不能救，困無以助。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蒙藏委員會簡史之修編，即爲檢討過去，策勵來茲。寄嶠曩曾服務邊疆，深感未到邊疆者，不知邊疆之偉大，同時末在邊疆服務，亦不能瞭解邊疆之特殊情況，故有所與革，未能悉與邊胞之願望相符合。良以版圖遼闊，民族複雜之我國，若不謀和陸相處之道，非僅易爲強鄰所乘，勢必重蹈歷史覆轍。竊以爲邊疆無內陸無以依存，內陸無邊疆失却屏障，吾人必須從教育上加緊宣揚偉大邊疆，尤須統一觀念遵行，從而認識邊疆，重視邊疆，而友愛邊胞。近數年來奉命主持蒙藏政務，即本此認識，亟思竭盡智慮，循序努力，以期一切爲光復大陸重建蒙藏立基礎。

蒙古莫兀兒王朝的藝術與文學

學 銚

蒙古自巴拜兒率軍攻入印度後，建立莫兀兒王朝，所謂莫兀兒實即蒙古之諧譯，關於蒙古如何進攻印度，及如何建立莫兀兒王朝，可參看中國邊政第卅五期拙撰「君臨印度的蒙古莫兀兒王朝」一文，此處不贅。莫兀兒王朝雖係由外來之蒙古族人所建立，但前後曾統治印度達三百零六年之久，為蒙古民族所建諸政權中，享祚最長者，在此漫長之三百餘年中，幾乎每一蒙古帝王均為藝術與文學之愛好者，如建立莫兀兒王朝之巴拜兒曾說：「如果人民沒有良好之美術教育，對社會便不會有感人之行動，不知藝術之民族，則這一國家必缺乏敏捷和創作精神」（見劉其衛氏所撰「印度的藝術」一文，文刊皇冠第一四九期，原文巴拜兒作巴布爾），因此莫兀兒王朝統治印度期間，無論繪畫、建築、彫刻、詩歌、散文等，均有極高之成就，此不僅在印度史上，堪稱空前，即放眼整個人類藝術文學史上，較諸其他任何民族所表者，亦毫無遜色，而阿克巴大帝尤為藝術之提倡者，在中外歷史上，帝王之愛好藝術，亦只有我國之宋徽宗，可與之相比擬，然則宋徽宗玩物喪志，終至被俘而宋朝（北宋）亦隨之而亡，而阿克巴大帝開疆拓土精明有為，兩者相較，實不可同日語矣！

然則蒙古族人君臨印度之前，曾在中亞細亞立國百餘年之久，因此無論在宗教或語言文字上，均頗受中亞傳統而內含最豐富之波斯或突厥文化之影響，尤其在文學著作上，更多使用波斯或突厥文字，因此在研究此一時期蒙古之文學，倍感困難，僅能就譯後之中、英文資料，作為研究對象，既感為數不多，又恐譯後失真，類此第二甚或第三手資料，似未能據以為論，但在目前甚少或無人能譯讀波斯或突厥文字之情況下，採用第二或第三手資料，亦實為無可如何之事。

至若蒙古統治印度三百年期間，其在建築或繪畫等藝術方面之成就，因不必受文字之影響，較易於敘述，茲就手邊現有資料將蒙古統治印度期間，莫兀兒王朝在藝術與文學上之成就，略加介紹如后，以明瞭蒙古民族並非一般短識無知者流所謂：「蒙古乃野蠻」、「文化低」之民族（文化低居然出現於國民中學地理教科書第三冊第六十四頁）。

一、藝術方面

藝術一詞，其內含包羅萬象，舉凡繪畫、彫刻、建築、舞蹈、戲劇、音樂……等，莫不包括在藝術範疇之內，但或因資料所限，或由於時更勢異、或因筆者學識淺陋，未能一一加以介紹，現僅就繪畫及建築二項略加介紹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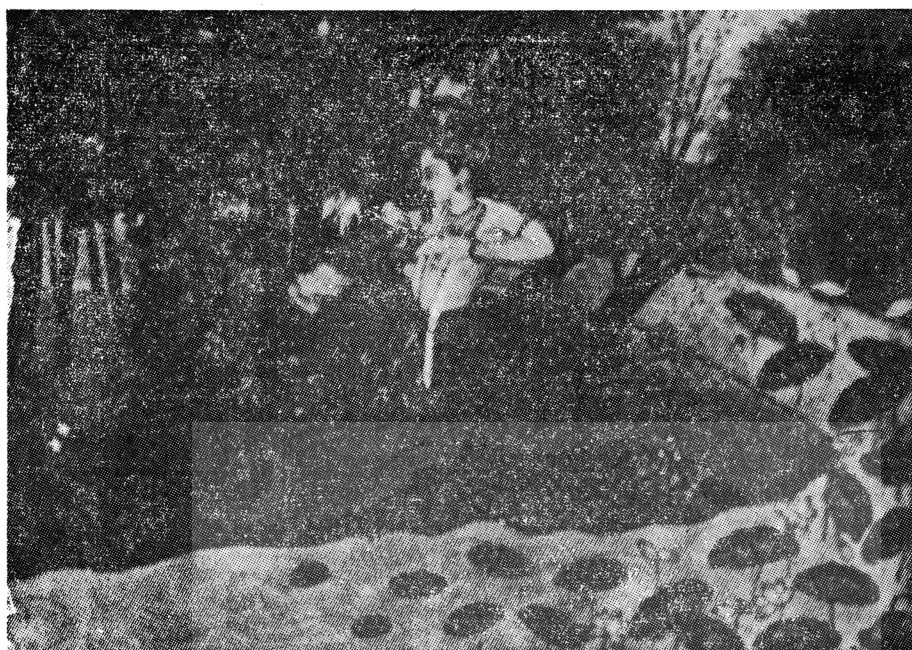
（一）繪畫：在莫兀兒王朝之阿克巴大帝時代，由於阿克巴之提倡於上，其時在繪畫上之成就，寫下印度藝術史上最輝煌之一頁，其時以壁畫為盛，畫家也人才輩出，如達米爾·哈沙（D'Amir Hansa）、阿伯陀斯·沙摩特（Abodus Samad）、杜斯華那（Daswanath）等最為有名，究其原因實由於蒙古阿克巴大帝之提倡與獎勵，使在蒙古統治下之印度，自宮庭以至百姓，喜好繪畫，蔚為風氣，因此形成了當時之德里畫派，此一畫派以畫人像為主，而以集體聚會景象為輔，尤以描述王朝宮廷或貴胄之生活為多。

附圖一「荷塘」是出自畫家的幻想的作品，描繪一羣正當青春年華之少女，在長滿荷花池塘中游泳，語云荷花出污泥而不染，此亦正象徵這羣天真活潑的少女，雖生活在混濁的人世間，亦不影響其天真與純潔，圖中之四位少女，幾乎全裸，由此吾人可知其時莫兀兒王朝社會是非常崇尚自然之美，自然圖中四位少女體態亦非常之健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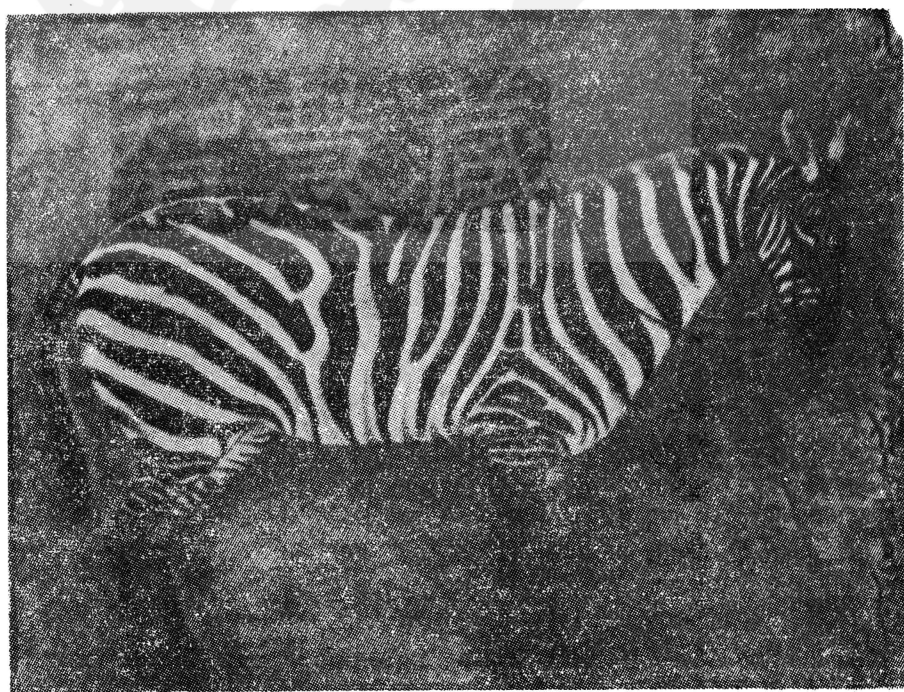


圖一 荷 塘

附圖二「幽會」，為描繪戀愛之插曲，每一細節均有詳盡之描繪，溪邊叢林，百花盛開，一對戀愛中之青年，以香蕉樹葉鋪地，相擁而坐，欲迎還拒，在寫實而外向有象徵之價值，如激流之溪水，象徵着奔騰中之情慾，岸邊的荷花，則代表愛情的純潔與神聖，實為一幅描繪愛情至上不可多得之傑作。



圖二 幽 會



圖三 阿比西尼亞之斑馬

附圖三「阿比西尼亞之斑馬」，也是當時傑出作品之一，圖中斑馬所用線條則為以自然主義之筆法描繪，比例恰當，色澤濃淡合適，使此馬栩栩如生，就其藝術價值而言，與韓幹所繪之馬，實不相上下，而有異曲同工之妙。



圖五 洞 房



圖四 湖 畔

附圖四「湖畔」，描繪一位少女與閨中膩友在湖畔沐浴，浴罷由婢奴圍繞此少女彈奏幽揚之歌曲，而少女則一面吸煙，一面與膩友傾談心事，彼此共訴衷曲，而優然自得。

附圖五「洞房」，為描繪一位少女嫁給一位並不愜意之丈夫，伊對新郎之恐懼，尤如恐懼強盜之入寶，於是新郎千方百計設法討伊歡心，均不能扭轉嬌妻芳心，最後只好將全部珠寶送予嬌妻，始得兩情相悅，此畫工整合度，亦反應了當時女性之喜好珠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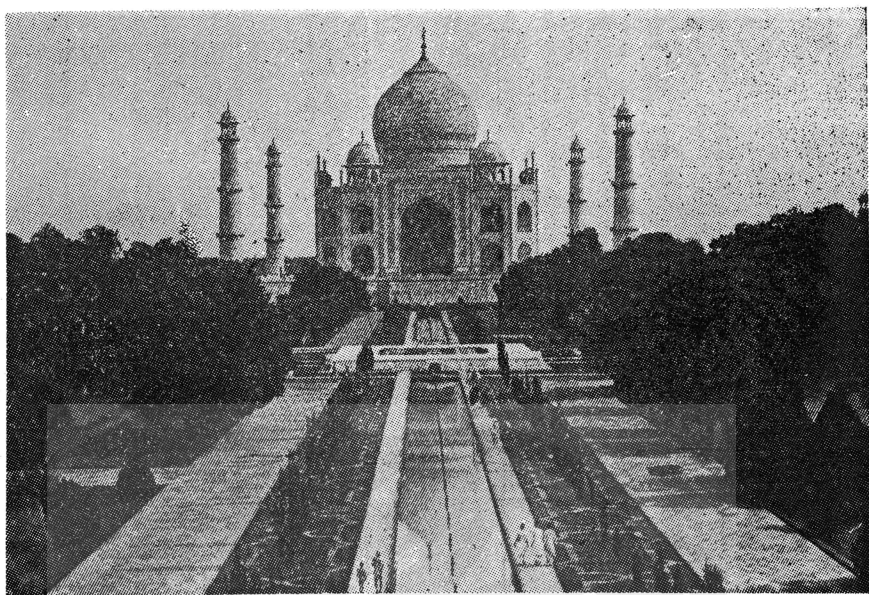
以上所附五幅繪畫，均為蒙古統治印度期之作品，雖僅介紹五幅，但也可從此五幅繪畫中發現其風格，尤其從落筆立意方面，更富於東方人的思想，縱然是回教文化，也不能給蒙古畫風以太多影響，及至莫兀兒王朝末年，由於英國勢力之侵入，莫兀兒王朝終至覆滅，在新的勢力，新的風格激盪之下，蒙古的德里畫派，遂成為歷史陳蹟，而不復流行於印度矣！

(二) 建築：在蒙古莫兀兒王朝統治印度時，其在建築方面之成就，尤甚於繪畫，阿克巴大帝時之偉大建築當推在德里之胡默元王陵，此陵完全模仿波斯建築設計，墓在陵之中央，而四周為花園；此外在阿格拉與拉河之紅堡，其中阿格拉紅堡，城牆高達七十丈，宮殿即在堡內，瑰麗莊嚴，嘆為觀止，阿克巴大帝時代另有在法德坡錫克里之行營，離阿格拉約為四十公里，其地原屬荒涼山地，經阿克巴大帝之經營建築後，遂成為一座公園城市，宮殿建築之藝術，兼採印度教與耆那教之特色，於此亦可見阿克巴對於宗教係採寬大平等之態度。

及至迦亨基時代（係阿克巴之子），曾在阿格拉附近城釋崗陀建築阿克巴大帝陵寢，係採回教形式，圓頂尖塔，實開印度建築之新風格，又由於迦亨基王喜好花木、水池、樓臺、亭閣等建築，如在喀什米爾土邦所建之莎羅瑪花園（Shalamar Garden），林木葱翠，百花遍植，泉水噴射，景色宜人（請參看印度通史），誠為建築界之奇蹟。

到沙迦罕時代（沙迦罕為迦亨基之子），更使印度之建築藝術達到高峯，建築用材亦由磚石蛻化為大理石，使所有建築物更增添雄偉氣象，其中最值稱道者，則沙迦罕為其後泰姬（Taj）所建之珠寶殿，按泰姬全名為蒙泰姬瑪哈兒（Taj Mahal），生於西元一五九二年，為伊德梅特烏特陶拉之孫女，泰姬原名阿瓊曼朋斐琴，西元一六一二年泰姬正值雙十年華，而為沙迦罕迎為王妃，沙迦罕乃名之曰蒙泰姬瑪哈兒，意為「王宮之冕」，泰姬仁慈而賢慧，前後為沙迦罕生下八男六女，至泰姬三十八歲時，因產兒死於帳中，臨終時沙迦罕痛說：「卿若不起，我將何以示我愛？」，泰姬曰：「如陛下仍愛妾於泉下，能不再娶，並為妾建巨墓，以妾名名之，使妾名得永留人世，則於願足矣！」（請參看糜榴麗編著之「印度古今女傑傳」，臺灣三民書局出版），於是沙迦罕乃刻意建築泰姬珠寶殿（請見附圖），此一建築堪稱舉世無雙之偉大藝術。

術建築，至今猶存，與埃及金字塔、我國萬里長城、巴比倫之架空園、羅馬之大戲院、亞力山大墜穴及君士坦丁之聖梭斐亞寺院同列世界七奇。



泰 姬 珠 寶 殿

泰姬陵（即珠寶殿）在阿格拉城郊，背臨瓊那河，全部以白色大理石建成，鑲嵌五彩寶石，花紋精美，莊麗美觀，興建時鳩集工匠二萬餘人，費二十餘年，耗款五百餘萬盾，始行完成。墓門高大，陵園深廣，寢宮高達二百四十三呎有餘，四面置大拱門，旁綴小拱門二十有四，頂作圓形，另有四小頂繞之，四角華表作柱形，為有頂之三層高塔，內有石級一百七十五級，可自下而上，

俯瞰阿格拉城，形如小碟，一宮四柱，高聳雲霄，通體晶瑩，澈人心肺，倒影映於池中，上下相接，美妙無此，此項建築物亦帶有回教文化之特色，誠建築界之奇葩，宜乎列為世界七奇之一，若謂蒙古民族樸野無文或「文化低」，其誰能信？（以上請參看周祥光印度通史等書）

二、文學方面

在敘述蒙古莫兀兒王朝統治印度時期文學之前，必須對阿克巴大帝個人之受教經過及文學素養有所了瞭，此蓋阿克巴大帝乃莫兀兒王朝提倡文學最有力者。阿克巴幼年時，其父胡默元曾為之挑選四位教師，其中之一即教授阿克巴以詩文，因此阿克巴大帝自幼對詩即有濃厚之興趣，即使阿克巴之祖父，莫兀兒王朝之創立者巴拜兒亦並非純屬武夫而不能文，巴拜兒曾有下列一詩可資參考：

“Give me but wine and blooming maid,
All other joys I freely spurn:
Enjoy them, Babar, While you may——
For Youth once past will ne'er return.”

此詩原為突厥文後譯為波斯文，英譯錄自頓巴爾（Dunbar）所撰之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若譯為中文，筆者學淺恐未能保其原來韻特譯之如後：

「給朕以醇酒及美人，
其餘各物皆可拋却；
享樂須趁青壯時，
當知青春一去不復回。」

阿克巴之老友阿布爾法茲（Abul Faze）曾被封為詩王，曾作有「圓心」、「所羅門與示巴女士」、「納拉與黛瑪驚蒂」、「地的七帶」及「阿克巴大帝本紀」等作品。莫兀兒王朝之后妃公主亦多能吟詩作文，如阿克巴子迦享基之后彌兒恩妮莎（Mihrun-Nisa）簡稱彌兒意為「女中之日」，長於波斯詩文，未嫁時迦享基尚為太子，某日迦享基手持雙鴿，本欲調教，恰見彌兒重覆面紗，倚樹而立，迦享基誤為侍女，命代持鴿，不意失手，一鴿飛去，太子怒而責之，彌兒被誤為侍女，已然不悅，復見責自更加不悅，遂故縱另一飛鴿，以示抗命，其時彌兒忽面紗落地，麗容頓觀，使太子驚為天人，本欲娶為妃，其奈阿克巴獲悉彌兒已字波斯人亞利奎，遂不許迦享基之請，致使婚事不諧，時彌兒年方十七，十七年後亞利奎死，經迦享基苦苦追求達四年之久，始得娶彌兒為后，加尊號為奴迦罕，意為「世界之光」，又十六年迦享基崩，奴迦罕親

題其墓銘曰：

「照我可憐墓，
望勿耀明燈；
玫瑰縱鮮艷，
毋庸麗此墳。
爲免飛蛾撲火而喪生，
何勞夜鶯爲我啼酸辛。」
此詩錄自「印度古今女傑傳」，文字工整，詞意哀婉，實爲不可多得之佳作。

沙迦罕之子奧楞塞爲王時，正值莫兀兒王朝之聲勢如日中天，其女齊白恩妮莎 (Zeb-un-Nisa) 意爲「婦人之修飾」，天生仁慈，因其父奧楞塞生性殘酷，齊白恩妮莎遂決定終老不嫁，冀能以仁慈之心改變其父思想，以她自己的生命作爲一首哀歌，現例舉她以有名之自詡美貌之歌如下：

「當我卸去面紗露出我的兩頰，
玫瑰花爲我嫉妒而失色蒼白，
那劇烈的疼痛使她傷心，
像哀哭似地放出她們的芳香。

有時一縷薰香的鬆髮，
鬆散在撫愛着風裏，
那些甜蜜的風信子立即訴怨，
萎枯在甜蜜的痛楚裏。

還有，當我在靜寂的樹叢邊小憩，
我是這樣的嬌美，
一羣夜鶯驚醒
逼迫她們的靈魂發爲震顫的歌聲。」

內蒙古自治運動始末

趙尺子

——現代蒙古史之一章

一、內蒙古自治之基本原因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佔領遼寧省省城瀋陽、四平街等要地，至二

此詩原爲波斯文，印度近代大詩人奈都 (Sarojini Naidu) 極爲欣賞，將之譯爲英文，而糜榴麗女士復將之譯爲中文，文詞優美，其才華可見。其後由於其弟造反，奧楞塞遂遷怒於齊白恩妮莎，遂將之囚禁於德里之沙零界 (Salimgarh)，宮女們遠離她而去，她曾以瑪格翡 (Makfi) 爲筆名，其意爲隱蔽者……，其時她已四十四歲，豈僅美人暮春而已，曾吟出下列詩句：

「皇帝的女兒啊！

我凝視着可怖的災難；

齊白恩妮莎——你是婦人的修飾，
可是却缺乏修飾你自己的優美。

這詩句何其悽切哀艷，詞意何其引人深思。

此外，在莫兀兒王朝三百年間，尚有斐齊 (Faizi) 被譽爲偉大詩人，柯須羅 (Amir Khusrao) 後之第一人，杜爾西陀斯 (Tulsidas 1532-1623) 亦爲著名詩人，著有羅摩所行讚 (Rama Charita-Manasa)，聖歌集 (Gitavali)、詩集 (Kabita) 及十六韻詩集 (Dohavali) 等均爲文情並茂之作，另有阿格拉之盲詩人蘇爾陀斯 (Surdas)，使阿克巴時代在文學上放出異彩，所著蘇爾詩海 (Surasagara) 一集，描寫黑天上帝之生平事略，使人讀之精神抖擻。

迦享基時代不但獎勵文學，而其本身亦爲文學家，除撰述「自傳」外，還編有「御編大字典」行世，其時文史作家非常多。

總之無論藝術或文學，在莫兀兒王朝統治下之印度，均得到高度之發展。

十一年一月二日，大體完成佔領了東北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這就是「九一八事變」。三月一日導演爲「滿洲國」，溥逆儀於六日就僞「執政」。二十二年三月四日，佔領熱河省城承德。日軍將東三省和熱河省境內的布特哈

部、呼倫貝爾部、伊克多安旗、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劃分為東南西北四個偽興安省，置偽「興安總署」以爲傀儡統治機構。並派松室孝良爲多倫特務機關長，要求錫盟盟長索那木拉布坦（索王）及副盟長兼西蘇尼特旗札薩克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親日。蓋日軍於其所謂「大滿蒙政策」完成後，進一步又向西蒙古展開侵略。

先是，二十一年夏曆四月初八日，日本特務田中九郎曾乘汽車三輛，帶哲里木盟札薩克旗蒙古兵十餘人，到索王府，提出三條道路，一、歸屬「滿洲國」；二、投降外蒙古；三、脫離中國，宣佈獨立。並迫索王赴長春覲見溥儀。經再三請求，始令派代表參加。事後索王派遣副盟長德王於冬天入京，陳述蒙旗危機，籲請中央設法。嗣奉蔣委員長核准，成立中央軍校內蒙分校籌備處，派桂永清前往籌備。阻於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馮玉祥「抗日同盟軍」之變，陷於停頓。迨長城各口戰爭發生，我方採取守勢；五月三十一日，中日雙方簽定塘沽停戰協定。六月，日軍又嗾使熱河偽軍李守信部佔領察哈爾省多倫縣，進入錫林格勒盟大門，日本特務時來時去。王公不堪其擾，既畏日軍之來侵，又感國軍之難恃，乃決心自衛，遂有成立組織，練兵自衛之動機。適中央政校畢業學生陳紹武（蒙名朝克巴圖爾）等奉准入蒙，遊說王公抗日，初擬成立抗日聯合會一類組織，後來逐漸形成組織自治政府以謀自衛之思想。

更以前即民國十七年，張學良、馮玉祥、閻錫山先後建議中央，將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改建行省，積極設縣、駐軍、抽稅、開墾，早已遭致王公的不滿。迨組織自治政府以謀自衛之思想成熟，正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是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馮系），綏遠省政府主席是兼三十五軍軍長張作義（閻系），再加日本特務及漢奸從中挑撥，於是組織自治政府之思想，和反抗察、綏兩省政府之思想融而爲一，這是內蒙古王公和青年倡導內蒙古自治的基本原因。

內蒙古自治一名係由朝克巴圖爾（陳紹武後改爲超克巴圖爾）所提出，得到德王等的同意。於二十二年九月中旬，發出油印的蒙文公函，要請各盟旗響應。九月下旬遂發出蒙文通知，定於十月九日在百靈廟召開會議，討論自治問題。

二、內蒙各盟部旗長官自治會議之召開

這個討論內蒙古自治問題的會議，名爲內蒙各盟部旗長官自治會議，於二十二年十月九日起至二十四日止，在百靈廟召開。北平復生社特派記者王枕華列席之便，先後報導長短通訊稿很多，都經發稿刊載平京滬漢各日報。茲錄十月二十七日通訊稿（載二十八日各報）如下：

（復生社十月二十六日百靈廟通信）內蒙古自治會議本月九日在百靈廟召開

預備會議，十五日開第一次會議，十九日開第二次會議，二十二日開第三次會議，二十四日開第四次會議，茲分別報告如下：

第一次會議，十五日下午二時起，在百靈廟舉行。出席蒙古王公盟旗代表及青年等百二十七人。雲端旺楚克親王首座，戴正紫頂珠，穿黃緞馬褂。左右坐紫頂珠黃馬褂者各五人，以次正紅頂珠黃馬褂者百餘人，再次爲西裝革履之青年。開會時並未舉行儀式，祇按身分年齡，依次而坐。會中禁用漢語。雲王主席，報告預備會議經過，並演說謂：「近年來漢人移民屯墾，已使蒙民無立足之地，欲圖自救，非實行自治不可。新疆哈密王、因圖自救，竟以身殉，本人亦將堅決實行。根據總理建國大綱第四條之規定，請求中央，予以扶助，對任何犧牲，亦所不惜」云云。又德王亦當場演說：「蒙古自治，一、對外關係：外蒙已陷於俄，東蒙又滅於日，非自治自救，絕無出路。至外傳蒙古自治有外人背景，其實偽組織對於王公制度任意予奪，直同廢除，日人松室孝良在多倫迭次來電相邀開會，我們不願意參加。同仁苦於赤化之危險，日本之逼迫，非大家精誠團結，事先籌劃，絕難挽回今日已演成的現象：：」並特別對青年講演，謂：「諸君均係蒙古有志青年，應爲蒙古民族努力。民國十四年，曾有內蒙國民黨之組織，後奉命改組爲中國國民黨蒙古黨部，允月撥黨費千元，從未發下。現在只有黨員，而無黨部，將來決由自治政府。設立黨部，望以三民主義，領導蒙人，勿向他處乞食」云云。次由德王將預備會議所擬自治政府組織法案，宣讀三遍，出席王公代表等與其手中所持蒙文草案對照無誤，即開始討論，至下午五時將內蒙古自治政府組織法通過，散會。

十九日開第二次會議，出席人數，較第一次多七人，儀式如前。要案及決議如下：一、內蒙古自治政府第一年預算及籌款案。決議：第一年預算爲三十二萬元，由各盟旗部分擔。但先籌半年十六萬元，後半年則視政務繁簡，由制法委員會決議增減。二、內蒙古自治政府建築案。決議：在辦公地點，建築天幕一百二十座，由各盟旗部分送。三、自治政府警衛案。決議：由各盟旗部選送精騎一千名，爲政府警衛隊。四、職員薪俸案。決議：自委員長以下，皆不支薪；但家庭生活，由政府供給；按年由各盟旗部貢羊若干頭爲職員伙食。

二十二日開第三次會，出席者百十七人，先舉行選舉，初各盟旗代表，尤其一班青年，原屬意以德王爲自治委員長；惟德王則以非年高德劭之雲王（烏蘭察布盟正盟長）莫屬，事前醞釀，不遺餘力。是日開會，首由雲王說明選舉法，由一人唱名，全體表決，無異議者即爲當選。結果雲王當選爲委員長，索王、阿王兩盟長當選爲副委員長，德王當選爲政務廳廳長，東大公旗巴王當選爲制法委員會委員長，烏蘭察布盟副盟長當選爲參議廳廳長。次討論自治政府所在地案。決議：以四子部落旗之天池，爲自治政府所在地，該地在歸化（綏遠省城）北約五百里，爲烏錫及四子部落旗之中心，富有水草，風景甚佳。

二十四日開第四次會議，專爲討論迎黃問題，決定雲、索、德各王及重要

代表百餘人，在百靈廟恭候；另派包悅卿爲代表，携代表三名赴平歡迎黃、趙，早日赴百。

會後，代表散歸盟旗，卽準備執行第二次會議之決議案。此次首倡自治者固爲德王，而主其事者，則全爲中央軍政兩校蒙籍青年。凡有事體當決，德王必先令青年開會，討論辦法。現此項青年參加者，已有三十人。此事進展情形，殊堪注意。自治政府成立，則與綏遠當局，事實上自不免有行政上之種種衝突。卽以百靈廟及東大公旗兩地言之，百靈廟爲甘涼大道，每日來往駱駝數千計，西行運貨，東往運「土」（雅片），每年稅收達八百萬元；東大公旗稅收亦年在四五百萬；兩者爲綏遠之重要財源，一旦失去，則綏省財政，立感恐慌。綏遠地方當局對此，勢必不能坐視。內蒙自治運動，此時雖尙無國際背景，然如造成僵局，則前途實頗可慮。至班禪態度，實中立於內蒙與中央之間，現正準備回藏，已向烏錫兩盟，徵發大批駱駝，爲其回藏運兵運械之用；外傳班禪赴京說不確。

但當內政部部长黃紹雄、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丕廉，抵達百靈廟，內蒙各盟部旗長官自治會議呈送黃部長由蒙文譯爲漢文的會議紀錄，却把十月九日召開的預備會議紀錄，改爲第一次會議紀錄；十月十五日的第一次會議紀錄改爲第二次會議紀錄；十月十九日召開的第二次會議紀錄改爲第三次會議紀錄；十月二十二日召開的第三次會議紀錄改爲第四次會議紀錄；二十四日召開的第四次會議紀錄改爲第五次會議紀錄。不單月日會序有所改變，即內容也有增減紀錄，例如副委員長由阿王（杭錦旗）改爲沙王（札薩克旗），另一副委員長預定留給潘王，也改由所選參議廳廳長巴王。這種人事上重大修改，出自德王的指示。至於由預備會改爲第一次會議，也由於德王決以召開預備會議的十月九日，即國慶日（八十節）前一日，作爲蒙古自治政府的紀念日，並自十月九日起向行政院請領經費。茲錄該會正式呈閱的紀錄如下（復生社訊）：

第一次會議——地點：百靈廟永樂會倉大廳；時間：二十二年十月九日下午二時至九時；出席人：烏蘭察布盟盟長親王雲騰旺楚克（雲王）、烏蘭察布盟喀爾喀旗札薩克郡王根敦札布、貝子協理沙拉布丹多爾濟、協理臺吉色林敦魯佈、管旗章京朝克德勒格爾、委管旗章京林沁多爾濟、梅倫章京寶達希利、委梅倫拉希色楞、烏爾察布盟副盟長貝子巴佈多爾濟（巴王）、烏拉特中旗札薩克貝子林沁僧格、協理臺吉包彥巴達爾呼、協理臺吉那遜瓦齊爾、管旗章京拉希、烏拉特前旗札薩克貝子代表梅倫章京索德那本陶高齊、烏拉特後旗札薩克貝子代表梅倫章京朝伊如克陶都格爾勒勒、四子部落札薩克多羅達爾罕卓里克圖霍碩親王潘德恭察布（潘王）、協理臺吉札馬巴拉、梅倫章京拉希多爾濟、茂明安旗札薩克貝子雲墨特林海潤爾羅、協理臺吉龔蘇榮札布、管旗章京阿磽雅、錫果勒盟副盟長蘇尼特右旗札薩克霍碩都固爾楞王德穆楚克標魯普（德王）、管旗副章京齊密特、札蘭章京阿拉坦格爾勒勒、阿巴噶右旗札薩克多卓星克圖

郡王雄諾敦都布(雄王)、管旗章京林沁旺濟勒、阿巴哈那爾左旗札薩克貝勒巴拉貢蘇隆、協理臺吉巴濟爾高爾達、記名協理臺吉烏爾根濟慕畢、管旗副章京巴拉錦尼瑪、蘇尼特右旗代表達爾罕郡王郭卓爾札布(郭王)、管旗副章京策旺、烏珠穆沁右旗札薩克親王代表協理克布敦尼瑪、阿巴噶左旗札薩克親王代表協理臺吉未達克、貢桑敏珠爾、浩齊特左旗札薩克郡王代表協理達希策桑布、浩齊特右旗札薩克郡王代表協理拉達希迪、黎克登、索爾、烏珠穆沁左旗札薩克郡王代表札蘭章京伊常阿、根固爾札布、阿巴哈那爾右旗札薩克貝勒代表協理巴札爾郭爾達、塔木蘇榮、察哈爾部十二旗代表商都牧羣總管特木爾博勒特、哈斯敖其爾棍布札布、卜庫巴圖爾、額濟納旗代表蘇寶豐、西土默特旗代表參領蘇魯岱、巴雅爾。列席人：錫林果勒盟駐紮辦事處處長補英達賴(趙福海)、內蒙古盟旗駐京代表會代表薩彥巴雅爾、蒙古留平學生會代表墨勒根巴圖爾、拉希、蒙古旅平全體同鄉代表賀什格、賽巴圖爾、蒙古文化促進會代表阿克達純、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代表恩和阿木爾、陳廣揚、吉雅圖、蒙古救濟委員會代表吉爾格朗、趙那索圖、烏蘭察布盟盟長秘書那遜鄂齊爾、寧如克多布卓爾、烏蘭察布盟哈爾哈旗札薩克秘書阿迪雅、烏蘭察布盟副盟長秘書根敦朝克、茂明安旗札薩克秘書沙克達爾、錫林果勒盟副盟長秘書胡呼巴圖爾(韓風林)、巴拉沁多爾濟、賽濟拉呼、帕凌賴、朝克巴圖爾(陳紹武)、蘇尼特右旗代表達爾罕郡王秘書都諾爾札布、札拉瑪吉、卜林巴雅爾、阿巴噶右旗札、薩克多卓里克圖郡王秘書賀齊、葉勒圖、色丹札布、朝克巴達爾呼、瑪哈薩爾、烏勒吉圖、阿巴哈那爾右旗札薩克貝子秘書那沁那達遜潤、烏勒吉巴彥、索木騰、烏伊兩盟駐紮辦事處處長石拉布多爾濟。主席：雲端旺楚克。記錄：卜庫巴圖爾、朝克巴圖爾(陳紹武)、賽吉拉呼、色丹札布、超克巴都爾呼。(註：漢名及通稱係復生社記者所加)

(一) 開會

(二) 主席報告開會宗旨

(三) 討論事項：(1) 內蒙古盟部旗長官自治會議組織大綱案。決議：修正通過。(2) 互推雲端旺楚克(雲王)、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巴佈多爾吉(巴王)、根敦札布、雄諾敦都布(雄王)五人組織主席團。(3) 內蒙古自治政府組織法如何起草案。決議：推選德穆楚克棟魯普、根敦札布、雄諾敦都布、郭爾卓爾札布(郭王)、林沁僧格、沙拉布丹多爾吉、色林敦魯布、包彥巴達爾呼、那遜瓦齊爾、蘇魯岱、巴音爾、索德那木、貢柔、巴濟爾高爾達、達熙特魯布、巴札爾、郭爾達、特木耳博勒特、朝伊如克、札瑪巴拉、拉希、龔蘇榮札布、圖敦呢瑪、卜庫巴圖爾等二十三人起草，開會時由德穆楚克棟魯普召集之。(註：括弧中文字係復生社記者所加)

第二次會議——地點：百靈廟永榮會倉大廳。時間：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出席人：同前。列席人：同前。主席：雲端旺楚克。記錄：朝克巴圖爾、色丹札布、可奇業勒圖。

(一) 開會
(二) 討論事項：(1) 內蒙古自治政府組織法案。決議：修正通過即日呈請中央備案。

第三次會議——地點：百靈廟永榮會倉大廳。時間：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半。出席人：同前。列席人：同前。主席：雲端旺楚克。紀錄：色丹札布、朝克巴圖爾、可奇業勒圖、札啦嘎慕濟。

(一) 開會
(二) 討論事項：(1) 內蒙古自治政府設立地點案。決議：在西蘇呢特、四子王、達爾罕。三旗交界處擇適當地點設立之。(2) 政府房舍如何建築案。決議：暫由各旗共出經費一百二十座備用。(3) 政府警衛隊如何編制案。決議：暫由各旗共派騎兵一千名編制之。(4) 政府開辦經常兩費如何籌措案。決議：暫由各盟旗分擔之。

第四次會議——地點：百靈廟永榮會倉大廳。時間：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出席人：同前。列席人：同前。主席：雲端旺楚克。記錄：色丹札布、朝克巴圖爾、和喜業勒圖。

(一) 開會
(二) 討論事項：(1) 政府人選應即推定案。決議：公推烏盟盟長雲端旺楚克為內蒙古自治政府委員長、錫盟盟長索那木拉布坦(索王)、伊盟盟長沙克都爾札布(沙貝子)為副委員長。(2) 公推烏盟正副盟長、錫盟正副盟長、伊盟正副盟長、阿拉善親王、達里察哈爾部二人、土默特二人為內蒙古自治政府委員。(3) 公推烏盟副盟長、巴佈多爾濟為制法委員會委員長、錫盟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為政務廳廳長、伊盟副盟長、阿拉坦額齊爾為參議廳廳長。

第五次會議——地點：百靈廟永榮會倉大廳。時間：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出席人：同前。列席人：同前。主席：雲端旺楚克。記錄：色丹札布、和喜業勒圖、朝克巴圖爾。

(一) 開會
(二) 討論事項：(1) 大會是否派代表前往歡迎中央大員案。決議：派包悅卿、特穆爾、博勒特、吉雅圖、蘇魯岱等人前往歡迎。(2) 本會議重要事項均經決議有案，中央大員尚未蒞臨，是否暫行休會靜候大員案，決議：暫行休會，休會期間，本會議一切事務，均由主席團負責主持。

三、內政部、蒙藏委員會和內蒙古自治會議之會談

十月二十一、二日，內政部長黃紹雄，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丕廉先後由京到平。先在北平、張家口、歸綏三地諮詢察省主席宋哲元、綏省主席傅作義的意見。十一月十一日，黃紹雄、趙丕廉率隨員李松風、賀揚靈、楊文昭等和徐庭瑤軍長，在綏遠省主席兼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派兵衛送之下，由蒙古自治會議所派歡迎代表陪同，抵達百靈廟。雲王、德王、雄王、等十餘人恭立廟外歡迎，下榻百靈廟行轅。當晚，包悅卿等代表將「內蒙古各盟部旗長官自治會議組織大綱」、「內蒙古各盟部旗長官會議記錄」、「內蒙古自治政府人選名單」和「內蒙古各盟部旗長官自治會議向中央大員申述案」十一條呈送黃部長，趙副委員長。申述案十一條如下(復生社訊)：

- (一) 內蒙設一統一最高自治機關，定名為內蒙古自治政府，直隸國民政府行政院，總攬內蒙各盟部旗之治權。其經費由中央補助之。
- (二) 蒙古各盟部旗之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復生社按：即取消熱、察、綏、寧各省政府，由內蒙古自治政府統一蒙旗。)
- (三) 蒙古各盟部旗境內，以後不得再設縣或自治局；其現在之縣，或設治局不及設治成分者，一律取消。
- (四) 蒙古現有荒地，一律劃為蒙古牧區，永遠不得開墾；其現有突入牧區以內之零星墾地，一律恢復為牧區。
- (五) 凡蒙古牧區以內各項稅收，均由內蒙統一最高自治機關詳定統一辦法徵收之；其由省縣設在牧區以內之各項稅收局卡一律取消。
- (六) 蒙古已墾土地，另定妥善辦法整理之；其所得臨時收益及每年租稅，以蒙古統一最高自治機關與各關係省政府平分為原則。
- (七) 蒙古已墾土地，在未整理以前，按照左列各項辦法辦理之：(甲) 蒙旗對於境內之土地礦產山林川澤等蒙旗固有權一律照舊，其間有徵收者，照舊徵收。(乙) 蒙旗境內所設之各省縣局徵收土地山林川澤稅時，由內蒙統一最高自治機關派員，會同徵收之，所收款項，一律即時平分。(丙) 蒙民除於本旗應有負擔外，省縣不得再加任何負擔。
- (八) 凡在蒙古境內關於土地以外由省縣所設之各項稅收機關，一律由內蒙統一最高自治機關派員，會同徵收，款項一律即時平分。
- (九) 凡在蒙旗境內已設之各級司法機關，均由蒙古統一最高自治機關派專員，對於漢蒙訴訟事件，實行會審制度。
- (十) 內蒙統一最高自治機關各項收入，均作為衛生教育實業交通各項事業費。

(二) 內蒙統一最高自治機關在各關係省政府所在地，各設一辦事處，以資聯絡。

十二日正午，蒙古自治會議代表雲王、德王、雄王等正式宴請黃部長、趙副委員長、班禪法師傅陪。筵上，黃部長發表訓話。十三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十四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雙方正式開始談話。十三日談話記錄。(復生社訊)如下：

部長——前天各位送來之各種文件，我已經詳細看過。各位的意見與中央意見相差太遠了，轉呈到中央也決不能允許。中央極願意趁此機會使蒙古人民得到實益。不過我們應該注重事實，否則單是理論，不但無益反足有害。各位送來的文件中之要點，以為有了自治政府，就可以禦侮圖存，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簡單的。現在國際間祇承認中國中央政府，內蒙是中國的一部份，帝國主義侵略是以整個中國為目標，我們不在培養國力團結國力上着想，而謂組織一個小規模而不健全的政府，就可以使帝國主義者不敢侵略，這豈不是笑話！就以侵略的國家如日本論，他與中國的交涉，也祇承認中央政府。在過去那種交戰狀態之下，當然有許多事件，反乎國際常態，如利用浪人以引起各種糾紛等；但兩國恢復常態時，兩國的交涉還是照着國際間普通來往的手續來解決兩國間的事件。故此各位所顧慮的外人侵擾事件，是國家外交問題，不是地方政府可以解決的。如果蒙古即刻要把自治政府成立，在中央認為對國家既沒有益處，就是於蒙古人民也不能即刻得到利益，反於國外發生許多不好的影響。各位想要解除蒙民痛苦，為國家謀福利，那末中央、省府、盟旗應該聯合起來，從事實上討論；決不可憑單方的意見致使與地方發生衝突。因衝突會把雙方力量相消，根本即不能為人民除痛苦，為國家圖福利，反因此而有害國家，有害人民。如果各位冒然照自己的理想做去，在中央既不允许，在省府又發生衝突，其結果之壞不堪設想，那末根本想為國家人民謀利益之目的完全相反了。所以我們希望各位從中央擬定之方案中去求一個中央省縣盟旗均無困難之方法。至於中央的方案，原則早經擬定，祇是拿來與省府方面及各盟旗共同商量，將內容充實，如細部有不妥地方，不妨提出來討論，這是中央虛心誠懇的意思。

聽說各位對於第一第三兩案已無意見，惟對第二案行政組織還有若干意見。我們不妨在這個時間詳細討論。第二案的意見與各位的意見不相同之點，是各位想成立一個整個的自治政府，而本案規定的，是在每省成立一個地方行政委員會，整個組織中央絕不容許。經我苦心考慮，得到一個比較有統一性質的辦法，就是各地方行政委員會，可以每年或每二年舉行一次聯席會議，由該會議再召集全體蒙古代表會議，共商蒙古一切事務，及各地方行政委員會互相關聯之事項，此會議決定各種事務，可交政務委員會分別辦理，或呈請中央核辦，如是雙方意見可以統一。至關於蒙古地方政務委員會之地位在盟旗之上，

已往盟旗與省府來往既用咨文，則政委會之地位決不因而降低也。

中央極慎重的派我來把你們所提出之問題，作具體的解決；同時中央知道蒙古人民之困難，要改善蒙古人民之生活，非有中央極大之扶助不可，希望各位了解中央的深意，加以嚴密的考慮，不可大唱高調。如果各位不能接受中央意志，中央縱然可以馬馬虎虎暫不過問，但是各位組織了自治政府之後，將來財政之困難，與省府之衝突是勢所不免的，試問何以善後。而且中央責任與權威所在決不自由放任也。造房屋先要確立基礎，否則沙上建屋不吹自倒，希望各位按步就班，力求實際做去。各位在政治上負擔責任很有閱歷，對於實際情形一定非常清楚。或許有些青年很想把蒙古治理好，但因缺少經驗，徒憑理想，不求實益，卒至百事無成，這點請各位嚴加注意！

我今天所說的話都是誠懇的，而且我個人可以負責的。我本人是中國最南部的人，現在到中國最北方的蒙古來，無非是本着愛國家與對蒙古人民之同情，來與各位謀解決之方法。我很相信各位王公的心理是一樣的誠懇，並且一樣的想得到圓滿的結果。我希望各位詳加考慮，趕快求一個解決的方法，如果拖延下去，一定發生不好的現象，這恐非各位的本意。我因為時日關係，預備十五日回綏遠，請各位在二天內把這件事給我一個具體的答覆。

二、德王——部長所說意見，我們非常明白，容詳細考慮後再答覆。至於要求自治，在理論說，總理建國大綱第四條有一扶助國內弱小民族，使其自治一之規定。現在中央應本此遺教，允許內蒙古自治政府的設立。就事實論，近年外患頻臨，尤以西蒙更覺危險，時有日本飛機汽車開往威嚇，並派軍人時來內蒙各地調查地勢，各旗無從抵制，經共同商議自救之法。大眾認為各旗單獨對付不易見效，有聯合三盟之必要。日本軍人曾建議組織蒙古國統治蒙古地域，蒙人為便於對付日人及減少日人之藉口，故要組織自治政府。至於蒙古人民之貧窮，我們相信總可以盡力救濟。蒙古成立自治政府，仍接受中央命令，外面所傳「分裂運動，有種種背景」，都是謠言。蒙古人二十餘年皆絕對服從中央，現在仍本服從之義，要在中央指導之下，要求蒙古自治。假使中央允許蒙民自治，則全體蒙民非常感謝。

近年來省縣與盟旗中只有惡感，絕無好感。即以此次會議而論，我們地方官有守土之責，為求生存而召集會議，曾呈請中央，而中央派部長到來巡視；但兩省省政府到處派人破壞自治會議。祇此一點，即可知省縣與盟旗之關係。以過去之事實推論，將來只有壞的結果，沒有良好的感情。此次舉動，實出於不得已，外界加我們種種罪名，將來總可水落石出。如果我們真與日本有關係，我們也不必呈請，直接做了再說。民國成立二十餘年，蒙人對於中央非常忠心，但是現在蒙民被迫無路可走，故有此次要求，尚望部長轉呈中央准予所請。

我們生長內蒙，對於內蒙情形知道比較詳細。過去幾年蒙民受省府壓迫至

於極點，長此以往，蒙民即不能生存。假使中央能允許蒙民成立自治政府，我們可以保證無一人外向，且可以使僑居蒙古人民漸漸歸，因為我們是整個民族。內地報紙常有德王等幾個人操縱之記載，其實此次會議西蒙各旗部均贊同，伊盟沙王亦派阿王代表，部長現在可以向各盟旗調查。

就國際關係說：日本年來亟欲實行其大陸政策，而目前日俄國交惡化，頗有發生戰爭之可能。日俄一旦戰事發生，中央與蒙古交通有斷絕之虞，不能不先事預防。外面有德王勾結日本之傳說，假使我有這個計劃，我也許做了司令官了，但是日後他必定殺我的頭，我很明白我自己地位，我決不受利用。日本利用宣統組織「滿洲國」，蒙古人民智識淺薄，意志易被動搖，利用更易，故盼望細細諒解我們之苦心。此次要求組織自治政府，係全體蒙民共同之意見，為求自救民族而起，我們為安定人心起見，不能不加以領導。現在東北各盟旗被日本佔據無法收回，萬一日本侵佔西蒙，又將如何抵抗？故請部長加以深刻注意。處在現在情勢，想要鞏固國防，先要安定邊境人民之心理，尤以在國難時期，非有非常辦法不能妥當處置。至於自治政府成立後，如何辦理一切政務，仍要中央指導。我們既負地方行政責任之人員，對於中央命令當絕對服從。

我們向中央要求自治政府，乃是表示聽命中央，若完全以民族立場，則不必向中央請求而早自行組織政府了。現在我們顧全國家民族雙方關係，一方面使中央在外交上不發生困難，而同時蒙古人民在中央政府指導之下，蒙人自治。俄侵外蒙，失地半數，日侵東北，熱河又失所餘之半，所僅存者祇整個蒙古土地四分之一，故目前蒙古民族之危機已達極點，蒙古民族處存亡危急之秋，而政府尚不能予以機會自謀解決，則他日後患又將無窮。民國成立二十餘年，蒙古絕對服從，如不至此萬分困難之時，決不會有此種要求。至於說到行政系統，又當別論：當民國十七年中央建省之時，蒙古人民曾要求不必建省，中央絕不理會，毅然建立行省。建省以後，蒙古人民並不以中央不理而加以反對，繼續服從中央直至今日。現在我們希望中央聽蒙古人民之意見，比關省府之報告的成分多一點，同時更盼望中央以過去毅然建立行省之精神來毅然決然允許蒙民組織自治政府。

部長——各位所說的話，許多是非常誠懇，我對於這些話非常注意，有幾點要加以解釋，中國國民黨綱規定，扶助弱小民族使成為國家健全的一份子，是中央應盡之責任。過去因國家多事，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現在我們想趁着這個機會，大家共同努力去做。

外面有許多謠言，說利用背景等等，在中央與兄弟都是不相信，並且在中央及兄弟個人根本就不重視什麼背景與利用。因為兩國處在非常的狀態之下，兩方總有許多浪人活動，但一到兩國恢復邦交後，雙方即不難收拾解決。我們知道各位心地都非常坦白，不要因外界謠言而心懷不安，事事都應該非常誠懇，討論考慮的目的的一定可以達到。中央處置任何問題，都是顧慮雙方的事實

困難，採取雙方的意見，決不會單聽一方的意見，遂斷然處置。故此兄弟奉中央命令巡視內蒙各種問題，亦必本中央的意志辦理，必作縝密的觀測與妥當的解決，這點各位不必過慮。過去省縣與盟旗間有許多誤會，或許是不能避免的，譬如平常兩家極親熱的鄰居，有時也許會發生誤會，但一經解釋，即和好如初。我們現在希望中央與省，中央與盟旗，省縣與盟旗三方面共同商量，謀一和平解決之方法。

德王——我們完全信仰中央，所以呈陳中央解決這種問題。部長此次北上，路經兩省政府，未知省府有何種意見，希望部長告訴我們。

部長——我到張家口時，宋主席不在，祇與省政府各委員晤談，他們對中央方案皆贊同。到了綏遠，比較有長時間討論。省政府的意思，也是覺得這件事應該有澈底解決之必要，同時省府也信賴中央，對於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意見表示，全由中央處置，所以我們如果能商得一個結果，在省府一定不至於發生什麼困難。當中央派兄弟來時，我個人頗覺困難：一方面既不知道盟旗之意見，一方面又不知省府之意見，萬一盟旗與省府雙方意見有衝突時，處理或感不易。現在我們聽到雙方意見，都認為有整個解決之必要，而同時都信賴中央，故我們非常高興。我們想過去許多誤會也許在這個時期可以完全解釋。我們回去之後，在綏遠要舉行漢蒙人民聯歡會，傅主席來電詢問此間能有多少人員參加，這是誠懇之表示。由此我們想事之前途非常光明，而且以後常有商量的機會，決不會再有以往之隔閡。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不必再去討論，祇要以後的事情有辦法，一切都可以解決。雙方兩個朋友發生誤會，一經解釋，大家恢復過去友誼。前天雲王及扎薩克告訴我們許多困難事情，我們是很願意聽的，因為解決事情，先要知道這件事的原委。

德王——部長說朋友恢復感情的比喻很對。現在蒙古盟旗與省府的衝突不是由於雙方感情不好，也不是民族間發現惡劣的情感，盟旗與省府之衝突，完全由於制度之不良。現在蒙古是一地二主，所以即使雙方有良好之感情，因為權利關係必會發生衝突，而這種衝突不是一句話就可以解決的，必須在事實上着想。

部長——現在我們談到真正問題了，我來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經過已經很久，真好像一把亂麻無從理清。至於解決的辦法不單各位在研究，中央與省府也時時不忘的在研究。這個問題固然紛亂，假使我們能開誠商量，總可得一良好解決的辦法。例如租稅問題，畜牧問題，都是要先明瞭實況，然後才有辦法。但是這種實際問題，不是空名的自治政府可以解決的。

我們每次與各方談話，都有詳細記錄。我不單要知道，我願大家知道我不願三方分別商量，我願三方聯合商議。我們來是要知道各種實際狀況，故希望各位一句不瞞的盡量告訴，中央有絕對權力來處置國內一切事務。好比一個家庭有一個家長，家中有什麼糾紛，可以完全由家長來作主。

德王——中國像一個大家庭，弟兄五人。過去家長理家不平，希望現在的家長從新平均分配。

部長——傳主席曾說過，這個問題始終是要解決的，過去的錯誤，我們應該設法救濟。今天談話已久，希望以後有長時間的談話。

十四日談話紀錄如下（復生社訊）

雲王——昨日我所陳述的尚有未盡處，今當繼續陳述。

德王——昨日部長所說的種種困難的情形，確一點不錯。不過當初自治會議決定派我們主席團代表向部長說明，所以不得不據實陳述。當自治會議決定組織自治政府時，咸擬以盟旗管轄之區域為區域，故自治政府成立，省政府就不能存在。自治政府如能管轄舊有之盟旗區域，則經濟自不至發生若何困難。再有了整個組織之後，邊防也比較可以鞏固些。廢省而成立自治政府，在事的表面看來，好像非常重大；但實行亦很簡單，因蒙古自治政府之確立，祇是某一部分土地人民之內部變更，故當時全體代表都認此舉當可邀中央許可。自治政府成立後，所有全蒙古之政治經濟建設教育等，都可由這一個機關統籌辦理，而中央扶助蒙古之德意亦容易達到。現在外蒙受俄國之赤化；東蒙又受日本之侵略，外東兩蒙人民都無路可走，常有向西蒙遷居情事，如西蒙能有自治政府之組織，雖不能將東蒙在短時間收復，我想至少可以維繫一部份已失之人心；故西蒙組織自治政府，不是徒驚空名，乃欲以此確立蒙古之久常基礎。我們意見是如此，請部長指導和維護。

部長——這樣在理論上固然有一部份的理由，但我們要顧全各種事實問題：如綏察兩省蒙漢人民之多寡，蒙古民族現力量之充分與否，及察綏所處國防地位之嚴重，都應先事考慮。固然蒙古人民需要平等的待遇；但取消省府，而他族人民或得不著平等待遇，不免又引起種別惡感，自非國家及漢蒙人民的幸福。

德王——內蒙要求自治政府之最大目的，是在收復已失蒙地人民之心；而所屬區域內之民衆，當然一律平等待遇。且內蒙自治政府，仍直轄於中央，即令省府取消，以後各縣政治仍由地方人士主持之。

部長——這件事是分裂國家和民族組織的，中央是絕對不容許的。各位若徒以空的名詞，來取萬一的希望，而使中國內部發生重大變動，並將引起其他不幸的結果，所失者大，所得者小，這有什麼值得，我想各位最好將昨天所談之各種實際問題，從長討論，以求適當的解決。

德王——昨日部長指示的辦法，我們已經考慮過，覺得不大滿意，仍希望有一個整個政治組織。

部長——我想我們替國家或地方做事，應該一步一步去做去，若第一步過程還沒有做到，就想不顧事實，本着很大的希望去做，即是永遠沒有結果的，所以我希望各位先把第一步能做的做完了，再進展到第二步然後才有辦法。

德王——現在是國家多難，蒙古地方危急的時候，不得不有這個要求。至於部長所說一步一步進行的辦法，是很對的；但是現在蒙古種種困難情形，在時間上不容許一步一步進行的，所以我們第一步就要求組織自治政府。

部長——國家危急，這是大家都很憂心的。不過國家大事，決非一句話可以決定，因為一國的強弱，全賴全國人民長期努力。譬如日俄戰事以前，俄國是一等強國，結果反而失敗；德國在歐戰後損失極大，不到二十年，就漸漸的恢復常態；由此看來，國家的強弱，很顯然是隨着時代的潮流和人民不斷的努力，互相推進，慢慢轉變，決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改善的。我們希望轉弱為強，自非努力十年二十年不可，那末要一個地方進步，也得有十年八年之努力，方可見效。國家大事決不像一個人頭痛，只貼一付頭痛膏就可以治好的。

德王——剛才部長說的比喻，固然不錯；但有治頭痛的藥，總比不用藥好一些。這是現在國難時期一種特殊辦法。

部長——我想各位對於這個問題，應該在中央所定原則之下來討論，如果不能按照中央原則，想一味本着自己的主張做去，那末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德王——我們決不是不服從中央命令，也不敢反叛中央，因為我們有困難，有苦衷不能不陳述，而我們所陳述的意見，是全體公意，絕非幾個人的私見。我們是絕對信仰中央，服從中央。希望部長體諒蒙古人困難，而為蒙古人妥籌良策，以救蒙民。

部長——我從昨今兩日的談話，知道各位意志，非常純潔。我不是在各位面前說這樣話，就是對班禪活佛及中外新聞記者，也是這樣說過。我很希望各位把握各種事實來解決問題，千萬不要再驚空名。年來因國難嚴重，國內青年不惜竭力嘶呼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他們愛國心是很真摯而熱烈的。不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有一個事實問題，就是得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兩國國爭完全基於力與力的比重；如果力量不夠，硬要去打人家，結果自然是失敗。即以中央處理蒙古事件而論，中央在事實可能範圍內決不會不顧全各位意見的，各位既然願意要我設法，我當然在中央所定原則之範圍內，竭力為各位想辦法。最近一般青年，因為缺乏經歷，所以常是想什麼就說什麼，亦不顧慮某種事體前途的可能性。政治上的一舉一動，應該審慮當前的事實與環境做去，將來才有好的結果。一個國家當然有個最高權力的支配，在國家權力所許可的範圍內，儘可以表示我們的意見；但離開範圍太遠，不但國家不允許，就是政府為維持國家尊嚴，亦當設法阻止。我這幾年來對於國家各種事務，就抱着和平態度，使無論那一種困難事件，得着一個轉機，然後慢慢兒來解決；現在處理蒙古事件，我還是抱着這種和平態度。中央派我來巡視，亦就是想用和平手段來解決蒙古問題；否則又何必派我來呢？因此希望各位與我一樣抱着和平態度，使此項事件，有轉圓的機會，把過去的要求，分別其可能與否，再行詳細討論。

德王——部長處理國家大事很和平，我們早有所聞：所以這次聽說中央派部長前來巡視內蒙，我們是非常歡迎。我們的希望，本來很簡單，我們以為部長一到就可允許。現在聽到部長說明中央與地方有種種困難，尙望部長有以指示。

部長——如果中央以這件事，可以一張命令來解決，那末我們不必來了。我這次來的目的，是在巡視內蒙。現在既然有這樣一個問題擺在前面，若不設法解決，那是我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蒙古同胞。各位遠道來此，亦無非想這件事有一個解決，如果這一回失去解決機會，將來中央再派員來，決沒有像現在謀解決的容易。現在我極誠懇盼望各位和我根據事實，詳細商量，一俟商量有結果，不軼出中央所定原則之外，那我可以負責辦到。我從南京起身到現在，已經一個月了，很想明天回綏遠，所以希望各位把要緊的事件，早日解決。本來我這一次來，是巡視性質，對於這個問題萬一得不着結果，亦沒有什麼關係；不過這件事不得解決，影響國家與民族前途頗大，我是感覺很不安的。至於中央所處的困難，各位也應該知道，中央決不能亦不應該的就不顧一切的取消省府，同時亦不能不顧事實的就准許你們自治政府的要求。

雲王德王——部長對於我們指示的意見，我們知道了。我們決不敢違背中央的意思，但我們所陳述的是大家的意思，並非我們的私見。

部長——總而言之：我希望這事趕快解決，因為我出來太久，京中尚有許多事體，等我回去處理。

德王——部長萬不能就回去，我們要請部長在此多留幾天，並希望部長在此事沒有解決以前，暫不回去，如果部長一定要走，那我們可以知道部長一定是動氣而走的。

部長——關於昨日所提出的意見——內蒙聯席會議，我將詳擬一個具體辦法，再和你們討論。

德王——希望部長在擬具辦法時，將我們意見參加進去。

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七兩日為雙方折衝時間。結果，自治會議已不再主張取消察、綏兩個省政府；而仍堅持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統一錫、烏、伊各盟未設縣地區。十八日上午會被決裂，黃部長宣稱：「內蒙政府已竟成立，組織法已竟公布，人選已竟確定，余來祇有道喜而已；無再事交換意見之必要」云云，即下令準備次日返綏。雲王、德王亦準備各歸本盟。趙副委員長不廉鑑於局面業經僵化，一面懇託班禪，一面懇託補英達賴從中斡旋。班禪、補英達賴即力勸雲王德王陳紹武等，勿堅持成見，應提出折中辦法，以免各走極端。黃部長鑑於雲王等已讓一步，必再讓一步，亦下令緩行一日，俟班禪為最後之努力。懇勸結果，雲王等為最後讓步，當晚雙方議定分設自治區政府及聯席會議等草案。一日之間，此軒然大波，即告平靖。

十九日，雙方同意蒙古自治解決大綱，作為最後暫定案，蓋此項大綱須經

行政院通過，始為有效。蒙古自治解決大綱全文如下（復生社訊）：

甲種辦法

名稱——定為蒙古第一自治區政府，蒙古第二自治區政府，以下類推（復生社按：熱河各盟旗為第三自治區，黑龍江省各部旗為第四自治區）。

區域——烏伊兩盟及土默特、阿拉善、額濟納各盟旗編為蒙古第一自治區；錫林格勒盟及察哈爾部各旗編為蒙古第二自治區；其他盟部旗均照此比例編區。

隸屬——蒙古各自治區政府直隸於行政院，遇有關涉省之事件，與省政府會商辦理。

權限——蒙古各自治區政府管理各本區內各盟部旗一切政務。

經費——蒙古各自治區政府經費，由中央按月撥給。

聯絡——蒙古各自治區間設一聯席會議，商決自治區間共同事宜。

乙種辦法

設置蒙古統一最高自治機關，定名為蒙古自治委員會，直隸於行政院，管理各盟旗一切政務。其經費由行政院按月撥給。

黃部長、趙副委員長於二十日由百靈廟返綏，並出席在歸綏省城召開之蒙漢聯歡大會。雲、德諸王公於恭送黃、趙離百後亦分別返旗。

四、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成立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會議第三九七次會議決通過蒙古自治辦法原則八項：

一、在蒙古適宜地點設一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復生社按：即二十二年蒙古自治解決大綱乙種辦法），直隸於行政院，並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指導，總理各盟旗務。其委員長、委員，以用蒙人為原則。經費由中央發給。中央派大員駐在該委員會所在地指導之。並就近調解盟旗省縣之爭議。

二、各盟公署改稱為盟政府，旗公署改稱為旗政府，其組織不變更。盟政府經費由中央補助之。

三、察哈爾部改稱為盟，以昭一律。其系統組織照舊。

四、各盟旗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復生社按：省縣以外之蒙旗）

五、各盟旗現有牧地，停止放墾，以後從改良牧畜，並興辦附帶工業方面發展地方經濟；但盟旗自願墾者聽。

六、盟旗原有租稅，及蒙民原有私租，一律予以保障。

七、省縣在盟旗地方所徵之各項地方稅收，須劈給盟旗若干成，以為各項建設費。其劈稅辦法另定之。

八、盟旗地方以後不再增設縣治，或設治局；但遇必要設時，亦須徵得關係盟旗同意。

接着由國民政府頒佈，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組織大綱及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導長官公署暫行條例，並發表雲王、索王、德王、阿王、沙王等爲政務委員，雲王爲委員長，德王爲委員兼秘書廳長，負責實際行政責任。中央這一處置使蒙古人相當滿意。四月一日，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以下簡稱蒙政會）在百靈廟正式成立（但中央補助之經費每月三萬元則自二十年十月九日起算）。至此，自二十二年十月九日表面化的內蒙古自治問題，暫時告一段落。

五、蒙政會之分裂

內蒙古各盟部旗長官自治會議在百靈廟召開時，由於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的壓力，反對自治，服從綏遠省政府的王公和總管，如烏盟的札薩克潘德恭札布（潘王）、西土默特旗總管榮祥、伊克昭盟盟長沙克都爾札布（沙王）、副盟長阿拉坦額爾齊爾（阿王）、達拉特旗札薩克康達多爾濟（康王）、察哈爾西四旗總管達黑凌蘇龍等，均未出席，或僅派不重要的仕官出席。迨內蒙政會成立，潘、榮、沙、阿、康、達等綏遠省境內（察哈爾西四旗亦劃入綏遠省）蒙古王公、總管，雖經國民政府明令發表爲委員，其不願或不便出席如故。綏遠省政府特別加強其蒙旗聯系工作，並分別以司令、顧問等名銜及軍火、財務，羈縻不與蒙政會合作之王公、總管。二十四年十月九日，蒙政會第三次委員會，只有委員德王一人出席。綏遠省政府抵制蒙政會的工作，可謂作得相當的澈底。

至於錫林格勒盟、察哈爾東八旗、烏蘭察布盟的委員的不出席，則由於受到多倫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和錫林格勒盟特務機關長田中九的多次壓迫，公然說親近百靈廟的中國蒙政會或赴南京朝覲及在京任職的王公、總管，將受到日軍削爵，撤職乃至殺戮的「膺懲」。察哈爾某族總管厄冠洲（監察院委員）被

日本特務公然刺死，便爲顯例。

傅作義之所以抵制蒙政會，是基於行政上尤其稅收上的利益；日軍之所以拆蒙政會的臺，則是向德王表示實力，拉攏德王親日。觀於日本特務刺殺厄冠洲，而對德王則任其自由往來王府和蒙政會之間，可爲確證。當然德王的警衛也是比較森嚴的。

日軍既然軟硬兼施，拉攏德王；傅作義破壞蒙政會尤其不遺餘力：經由閻錫山、趙丕廉等在南京多方運用，至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公佈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組織大綱，二月二十五日公佈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導長官公署暫行條例，將整個的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百靈廟的蒙政會），分裂爲察哈爾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通稱察蒙會）和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通稱綏蒙會）兩個。

傅作義逆知道國民政府即將依照他們的設計，把蒙政會分裂爲二，乃積極催逼烏、伊兩盟，西土默特旗和綏遠省右翼四旗王公、總管來綏。於二月二十三日把綏蒙會導演出來，政於二十一日把德王的保安隊和幹部教導隊運動譁變，作爲向綏蒙會的獻禮。

在日軍威脅、綏傳壓迫之下，德王於二十四年十二月下旬飛往爲「滿」，親見傀儡溥儀。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召集錫烏伊三盟代表在索王府開會，通過爲「蒙古軍政府組織法」人選，年號旗式成立日期及地點。五月十二日，在嘉卜寺成立爲「蒙古軍政府」；但不撤出百靈廟。嘉卜寺掛爲「四色旗」（紅黃白滿地黃藍）用「成吉思汗紀元七三一年」的爲「年號」；百靈廟仍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奉中華民國正朔。他對外寫私函則用一九三六年。

日軍在爲「蒙古軍政府」成立後，即以察蒙會名義通電討傅作義，並唆使其在察北編組的李逆守信、王逆道一、王逆英等偽軍，進駐百靈廟，進攻綏東紅格爾圖、土木爾臺，是爲六月綏東綏北之役。偽軍佯攻即退；傅作義發表所謂綏東大捷及百靈廟大捷！

俄圖新疆始末

張 韜

壹、初期入侵與伊犁條約

俄人之進窺我國西北邊疆，早自彼得大帝（一六七二——一七二五）時即已開始，不過當時所採侵略方式較爲緩和，以所謂和平漸進策略，將侵略觸角

緩緩向新疆推進。爾時清室初經入主中國，喘息未定，尙無餘力注視邊疆防務，因以益發縱容惡鄰侵略野心，竟毫無忌憚的將侵略行動深入新疆腹地。至是清廷方始警惕到俄帝用心險惡，當以軍事政治雙管齊下方式，展開對西北邊疆的保衛措施，並幸有左宗棠一般有遠見的忠梗之士，冒險犯難，戍守邊關，驅

逐俄人於新疆境外，保存了新疆省境。可是俄人並不死心，以後仍然不斷底向新疆進逼，直欲把新疆吞併而後已！茲特將俄帝初期滲透西北邊境蠶食我國土的策略加以分析：

一、蠶食藩屬

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俄人首先佔領我西北藩屬哈薩克，將該地納入其領土之色未珀拉特省。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又進軍佔領塔什干，次年進攻布哈爾，為細細消化獵取物計，竟於同治六年派土爾其斯坦總督於塔什干，設官治理，毫無忌憚。嗣又於一八七三年攻佔基革，越三年再佔領浩罕。至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攻取古塞郭克帖佩（GECK-TEPE）。因是在伊犁以西亞洲回族土爾其之土地，大半均為俄人所侵佔，變成了今日俄屬中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以及塔吉克等五自治共和國之地。西北屏藩既全部被俄人所侵據，新疆地區便直接暴露於俄人侵略目標之下，從此新疆就變成多事之區了！

二、滲透顛覆

俄帝彼得一世時，即在中亞細亞一帶耀武揚威，擴充實力。同時並派遣俄諜以「經商」為名，東進經巴爾喀什湖，來往於伊犁河一帶。留下的俄人，表面上是經商，實際上却擔任特務活動。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俄諜煽動唆使準噶爾部歸化俄國，引起清廷注意，於察知底蘊後，立即派兵將居留喀什噶爾所有俄國商人驅逐出境，以絕後患。這是俄人在國際上最先使用的滲透顛覆手段，雖未能順利達成目的，但却為俄人以後顛覆鄰國的法寶。

三、要求通商

前述喀什噶爾地區俄國商人因從事顛覆和分化工作，盡被清室驅逐出境後，新疆邊陲的確得到短時的安寧。可是狡詐的俄人並不死心，仍然試用各種方法向新疆腹地滲透，俄國政府並於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向清廷請求開放喀什噶爾為兩國通商貿易之地，但未達到目的。次年即咸豐元年，伊犁將軍奕山再應俄人請求，方與俄國代表在伊犁談判通商問題，旋即訂定「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以「試行貿易」為名，開伊犁、塔爾巴哈臺兩地為中俄互市地，自是以後俄人在新疆乃有了居住自由權和傳教自由權，至俄人所企望開放喀什噶爾為通商地事，當時並未獲致我方同意，直至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十月中俄北京條約訂定後，喀什噶爾始繼以「試行貿易」為名開放為互市地了，可見俄人之覬覦我新疆領土，早已下定決心，似必欲得之而後已，沙皇時

代如此，赤色帝國主義亦復如此！

四、偷移界石

俄人侵我疆土祇求目的不擇手段，無論什麼卑鄙方法都可用得出來，除了用武力侵佔或滲透謀奪方式以外，還用偷移界石方法，將勘定的界碑，一夜之間向我境內移進數十里，邊遠遼闊地帶，杳無人烟，等待發覺以後，似已造成既定事實，邊政人員亦無可如何，倘予抗議交涉，則又要求「重新勘界」定約，以期再事掠地侵境。

五、暴民擾害

俄人在邊境地帶像細菌一樣底向內地蔓延滋長，倘遭阻擋，則改用迂迴戰術，收買當地流氓地痞之流，予以武裝支援，使之滲透暴亂，侵據邊土，在適當時期，俄人再對暴民「收編」，則所據土地，自然也變成俄人所有了。

以上是俄帝在滿清盛世時，侵我西北邊土的方式，多是在暗中偷偷摸摸進行，等到新疆回疆發生後，却公然派兵進佔伊犁。開拓武裝侵佔我新疆領土的序幕，其經過情形大致如下：

清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居在陝、甘一帶之回教首領阿湊安明，乘清室初經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方在喘息未定之際，竟率眾出關佔據烏魯木齊，接着又攻佔奇臺、綏來、昌吉、阜康、古城等縣，第二年四月又攻陷伊犁等城，同治五年正月廿二日再攻陷伊犁大城，伊犁將軍明誼力戰死難。阿湊安明旋即自稱為喀什噶爾王。當時暴亂徒眾還想再聯合中亞細亞回教徒建立一新回教國，此一行動顯亦為俄人所忌，因該地區多已為俄人所佔領，自不甘再行拋棄，當回教徒進攻伊犁時，俄即派遣部隊一支由西伯利亞進據博羅胡吉多爾，另一支進駐伊犁之特克斯河上流，佔據穆扎爾特卡倫，以扼守天山南北的交通孔道。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七日又以維持邊境治安保護商旅為名，由俄國七河省巡撫廓勒帕克斯克率軍三千人向伊犁進軍，回徒阿布拉投降降俄軍，於是伊犁隨被俄人所佔，設官建制，開闢驛道，喧賓奪主，直欲久佔。不特如此，以後還要再向內地進軍，其於攻入綏來縣之徒眾，幸為民軍將軍徐學功打敗，稍退侵略烈焰。清廷向俄抗議交涉，俄人答復得非常堂皇，說明進軍伊犁是「為了維持邊境的治安，當中國政府威令能够到達伊犁一帶時，俄國便願返還伊犁」等語。惡鄰此一無賴行動，中外人士同感驚奇，但也因此而激發了清廷朝野平定回亂的決心，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五月派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另並派烏魯木齊都統金順為副督辦，率領大軍西征，俄皇為刺探左軍虛實，曾派遣專使到哈密會晤左宗棠。次年閏五月左軍劉錦棠部大敗回軍並接連攻克古城、烏魯木齊、迪化府、昌吉、呼圖壁臺等地，於是天山北路形

勢好轉，左軍乘勢再向南進略，收復吐魯番，叛徒首領阿古柏夏兵敗畏罪服毒身死。其後左軍攻勢凌厲，勢如破竹，於是天山南北路、東四城、西四城、和闐等地均次第收復。叛徒白彥虎等逃入俄境，新疆的回亂遂告平定。

回亂既平，俄國自應無條件交還伊犁，不料俄人又花樣百出，一再拖延，初者俄國專使博爾策勒傳斯奇根本不談伊犁交還之事，僅以「一助兵」、「一賠款」、「一割地」等事向我交涉，而交還伊犁之事反避而不談。榮全以交還伊犁之事追詢，俄人竟狡辯中國兵力單薄如接收伊犁，恐仍不能保守等語為搪塞，其後中俄間為此事經不斷往返交涉，均因俄人缺乏誠意，不得要領。直至光緒五年二月崇厚至俄國與格爾斯談判，才訂定損失權益的中俄條約，其重要條件有如下：

中國償付俄軍佔領費五百萬盧布。

蒙古新疆地區貿易免稅。

伊犁南部特克斯流域之廣大平原區割讓給俄國。

修改同治三年塔爾巴哈臺界約有關一、二兩條國境線及通商事宜等。

伊犁唯一富庶地區拱手讓予俄人，將更可助長俄人作進窺新疆根據地，則新疆未來處境將益發不可收拾！崇厚事先未取得清廷同意，擅訂喪權辱國條約，昏庸妄為，殊屬不可原諒，無怪手消息傳至國內，有識之士均為憤慨不已，慈禧太后也大為震怒，不惟不批准該約，反將崇厚開缺議處，「定斬監候」，實可為昏頑者戒。

俄人因清廷毀約，使在伊犁地區到手利益又告失去，大為不滿，兩國邦交幾瀕破裂，清廷一面積極備戰，派左宗棠整軍新疆，李鴻章加強海防，並通飭全國準備應戰措施等，在在均足以表示不惜對俄一戰的決心。另一方面則調駐英公使曾紀澤為使俄欽差大臣，兼程赴俄，負責交涉改訂伊犁條約有關問題。曾氏在俄京幾經折衝交涉，俄方允改變舊約內容，其重要者如將特克斯河流域收回，喀什噶爾界務由兩國派員照現管界勘定等，賠款數目雖增為九百萬盧布，但挽回權利已屬不少，至光緒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在彼得堡互換改訂條約，可謂不幸中之大幸。

伊犁問題既告解決，清廷鑒於西北邊疆的重要性，乃於光緒八年採納左宗棠將新疆改為行省的建議，並以烏魯木齊為新疆之首府。新疆既改為行省，加以左宗棠督辦的銳意經營，阻止了俄人侵奪魔掌，左氏高瞻遠矚和捍衛疆土精神，實使人欽敬不已。

貳、俄共侵新、變本加厲

民國三年沙皇對侵奪新疆陰謀行動，似有等不及待之勢，因在伊犁、塔城、阿山、喀什等四地區各佈署一個師團兵力，欲以武力一舉而佔領新疆。同時

又將駐新各地領事館增派大量警衛人員與派遣俄諜至各處從事破壞工作，期望配合軍事行動，達到奪取新疆目的。陰謀部署成熟後，新疆似可垂手可得，却不料因歐戰爆發而阻止，沙皇為要應歐洲戰局無力東顧，於是新疆省境又無形中免除一次俄軍蹂躪厄運。接着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成功，沙皇被推翻俄共接管政權後形勢乃為之一變。

當時新疆督辦楊增新是位極富愛國思想的人，趁俄國內戰機會，嚴密封鎖中俄交界通路，使以往俄人從咸豐十年之中俄伊犁通商章程和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所獲得免稅等特權，完全消滅。但大好時機並沒有維持多久，隨着俄共革命成功又告幻滅了。自是俄共又繼承了沙皇侵略衣鉢，繼續謀侵新疆。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蘇俄為謀解決其國內物資缺乏危機，派阿昨爾寧為全權大使至新疆談判「俄新通商」事宜。他在迪化一住數月，以偽善姿態，訂下「伊犁局通商條件」。談到貿易問題，却是俄人所慣用開爭方式之一種，也是進行滲透顛覆工作媒介，列寧於一九二〇年演說時曾解釋他為什麼特許外國工商業者有優惠條件稱：「我們特許的條件，乃是戰爭的繼續，不過是另一方式與另一手段。」這種協議是等於戰爭的「楊增新雖然愛國，但他不瞭解俄共狡詐險惡的狠毒處，既予俄人貿易機會，便是中下俄人陷阱，導致以後殺身之禍！平心而論，通商條件內容規定「均須依照新疆統稅章程向中國稅關納稅」，對我以往喪失之稅權，尚挽回不少利益。俄人故示小惠原因，却為謀奪新疆全省之餉。自後俄人却加緊其包圍逼迫和利誘行動，但楊氏却不為所動，堅以保障安民和擁護中央為唯一目標，俄人千方百計也莫可奈何，最後祇有出自謀殺之一途了。不幸這一愛國志士竟被俄諜刺殺於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所謂新疆「三七事件」是也。楊氏死後，由民政廳長金樹仁繼任其職，金樹仁當政不久，哈密地區因小故發生回、漢殘殺事件，金樹仁無力釐平戰亂，先向甘肅境東干回族領袖馬仲英求助，馬仲英驍勇慣戰，當率部由甘入新，但不久却與哈密叛徒和加尼牙孜等合作，槍口反而指向金樹仁。此時新疆內外環境對金樹仁均極不利，南疆沙比提大毛拉組織偽「東土爾其共和國」於喀什為患，馬世明在吐魯番宣告獨立，金樹仁於走頭無路之際，便飢不擇食底向蘇俄乞援。這正是蘇俄求之不得的事，一拍即合。一九三一年金樹仁同蘇俄秘密簽訂一項「新蘇臨時通商協定」，協定中蘇俄允許為其訓練軍隊，供應軍需品並助其「特殊化」，自然金樹仁也將新疆若特權讓予俄人。金樹仁訂下喪權辱國的通商協定後，又將新省白俄加以組織，由巴本固領導抵抗馬仲英部，誰知白俄軍隊却於民國二十二年發動政變，推翻金樹仁的統治，金樹仁於無路可走，乃逃抵南京，受到政敵的懲處。

此一時機造成金樹仁的屬下盛世才脫穎而出。

正當其時，有取道西伯利亞往新疆回國之東北抗日義勇軍，一部份抵達迪化，因有公推抗日軍領袖鄭潤成爲新疆臨時治安委員會委員長，鄭氏抗日心切

，堅辭不就，因以改推盛世才為臨時督辦。但所擢用的參謀長陳中，却是留蘇學生為蘇聯第三國際所利用派往新疆從事顛覆工作的首要份子，而秘書長陶明櫛，教育廳長張馨等，均為陳中利用聯絡的份子。自然蘇俄對新疆赤化的陰謀活動，又大大底向前推進一步。

盛世才掌握新疆軍政大權後，馬仲英又與在伊犁叛亂的張培元勾結，聲勢頗大，廿二年冬馬仲英部圍攻迪化，情勢危急，盛世才向蘇聯求援。蘇俄乘機勒索，即指示駐迪化總領事薩維列夫與盛世進行秘密談判，簽訂密約，盛同意將新疆礦山、煤油和金礦的開採權讓予蘇俄，並同意俄境土西鐵路可以延伸到迪化後，俄始允允援助，當派出兩旅精銳格別烏軍隊星夜兼程由伊犁、塔城兩路侵入新疆邊境，張培元部服背受敵，兵敗自戕而死。馬仲英部與蘇俄騎兵團會戰於頭屯河畔，竟將俄軍全部殲滅。於是大量蘇軍源源開入新疆，馬仲英不支，退守和闐。迪化之圍隨解。

盛世才用獨裁手段統治新疆正是受蘇俄特務控制最嚴密之時，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以後，蘇俄特務瓜牙已遍佈全省，由俄人波哥定統一指揮，匪黨王稼穡從側協助，這批劊子手在新疆地區先後共殺害我同胞足有十二萬人之多，橫行霸道，無法無天，實為新疆最黑暗時期之一環。

民國二十五年盛世才又和蘇俄簽訂了第三次秘密協定，大意略為蘇、新合作防止外國勢力滲入，蘇聯援助新疆獨立，新疆如遭外力攻擊，蘇聯給予一切援助等條款，自後穿中國制服的蘇軍一團常駐哈密，誠如斯文赫定 (Guen Hedin) 於一九三五年經迪化時報導說：迪化只有一個人比盛督辦的權力更大，便是蘇聯總領事阿普勒索夫！在此之時新疆全境已全為蘇俄勢力所控制，中外人士都預料即將步上外蒙後塵，宣告「獨立」的行動將是時間遲早出現的問題了。

德蘇戰爭發生後，德國大軍攻入蘇俄本土，俄軍潰不成軍，國際聲威一落千丈，蘇俄在自顧不暇之時，自然對新疆省的控制也告放鬆。再因盛世才之弟為蘇俄所暗殺，看到境內俄軍內訌激烈，引起對俄之反感。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盛氏突然宣布歸向中央，並將重要共產黨徒逮捕起來，使複雜錯綜的新疆局勢為之澄清。總統在手著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有云：「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蘇俄對新疆壓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脅。三十一年四月間，蘇俄在新疆的領事及特工人員共同製造政變，企圖推翻盛世才，來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我的是在年八月間，巡視西北陝、甘、寧、青各省，並派蔣夫人同朱紹良將軍飛往新疆省會之迪化，慰勞當地軍民，乃與盛世才商決保全國家領土主權與還政與中央問題。於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機，即接受中央命令，完全輸誠了。」但蘇俄並不死心，立派外交部次長趕往迪化，要盛世才履行在一九三四年向蘇俄承諾施行共產主義之諾言，並百般要脅！這次當然得不到結果，綴羽而歸。次年中央向蘇聯交涉撤退蘇俄駐在新疆之紅軍第八團及

有關之軍政機構，四月蘇俄在不得已的情況撤退了，六月我中央軍進駐哈密，於是新疆省乃告完全回到政府懷抱。

叁、再事導演伊寧事變

蘇俄駐在哈密紅軍第八團被迫撤退後，其侵新的計劃並未中止。因更進一步導演伊寧事變。首先的行動，便是離開政府對盛世才的信任。俄使潘友新把「盛俄密約」遞交中國，以資分化。因盛世才本人早已向中央交代明白，奸計自難得逞。旋再派遣特務滲入至新省北部阿爾泰山區哈薩克族中，發動變亂。在蘇俄人的支持指揮之下，自然聲勢汹汹，但當國軍進駐猩猩峽後，情勢已見緩和。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煽動迪化事變，也因中樞處理得宜，事變即告收平。盛世才於是年九月十一日離開新疆，反使新疆完全聽命於中央了。

接着蘇俄又在西部中亞細亞哈薩克共和國首府阿拉木圖，組織一個「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員會」，以白俄人波里諾夫、格里別肯、烏孜別克人滿素爾，柯爾克孜人依斯哈克江等一些失意的軍人政客，負責主持這個侵略新疆的專門機構。其活動方式則是以透過蘇俄駐新疆五個領事館和俄駐新各地貿易機關作掩護，偷運武器、收買流氓、組織地下武裝，擴大顛覆活動。三十三年九月間有俄籍塔爾族人法提合率領千餘哈薩克人的別動隊，夾以蘇俄軍官在鞏哈縣山地發動變亂，並叫出「殺回，滅漢」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等口號，以分散國軍的實力。另在十一月七日駐伊寧蘇俄領事館以集會慶祝其十月革命紀念日為名，發動大暴動事件，此時鞏哈縣山區的叛亂份子也起來會合作亂，為恐叛軍勢力單薄，蘇俄竟調來紅軍兩個炮兵團助戰！我伊寧駐軍堅守陣地，英勇抵抗。因在蘇俄機械化部隊不斷增援猛攻下，造成我預七師重大犧牲。再經過八十三天的浴血苦戰，我軍全部壯烈成仁，至三十四年一月三十日我伊寧乃告陷落入蘇俄手。蘇俄旋即指使在伊寧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此外另在塔城和阿山分別發動變亂，同年七月塔城陷落，九月三日俄軍以機械化部隊猛攻我戍守烏精河國軍，越二日又猛攻烏蘇城守軍，該兩地戰事慘烈，我守軍均於一片焦土中壯烈犧牲！

蘇俄為擴大侵略，又在南疆發動叛亂，由俄人馬依羅諾夫率領的叛徒；攻庫車阿克攻蒲犁的叛亂則由蘇俄的邊卡隊所改裝。由於我軍剿撫無方，均能及時戡平戰亂，並俘有俄人指揮官，證明蘇俄明目張膽的侵略行為。南疆暴亂戡平後，已激起我舉國上下同仇敵愾之心，國軍再集中力量進剿伊阿地區的暴亂。蘇俄在衆怒難犯之下，俄駐迪化領事館又於三十四年促使伊寧叛徒向新疆省政府要求組織「聯合政府」，以期「和平」解決，俄駐華大使羅申更以「調人」偽善姿態出現。政府當派張治中於同年九月飛新，與叛徒進行「和平談判」，而叛徒會前會後均到俄領事館請示機宜，實際上即是與俄國開談判，所不同

者祇是隔一層叛徒代表而已。談判進行自是錯綜複雜，我政府於百般忍讓之餘，終於在三十五年一月二日簽訂了所謂「和平條款」，條款中允許叛徒首領阿合買提江加入新疆省政府為副主席，二十五名省府委員中，由中央派任十名外，餘額由各地推薦，叛軍依國軍編制編為三個騎兵團三個步兵團，分駐阿山、塔城、伊寧擔任國境守備任務等。於是此一轟動國際聽聞的「伊寧事變」乃暫告平息。

次年政府任命麥斯武德為新疆省政府主席，阿合買提江藉故反對，並率領親信返回伊寧以為要脅，使新疆的局勢又告緊張起來，接着於三十六年六月五日蘇俄唆使偽蒙軍向我北塔山守軍進攻，並深入我國境六百餘里事件，迪化的「二、五」血案事件，和在伊寧、塔城、阿山三地區以外進行廣泛「東土爾其斯坦」運動，以及要求國軍退出新疆等，無一不是由蘇俄特務所一手導演製造出來的，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底大陸局勢逆轉後，俄對新疆謀奪的方式，乃又進入另一个新的境界。

肆、匪俄交惡邊亂再起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戍守西疆邊境的陶峙岳和鮑爾漢等變節降匪，十月二十五日迪化也告陷落，於是新疆省境不久便全告淪入鐵幕之中。當時毛匪以「一面倒」政策，侍俸俄共，新省一切措施，舉凡國防資源，水陸交通，以及軍政大計等，無不俯首聽命於俄國顧問指揮處置，按說此一複雜多事的地區，該可跟着安定下來，但俄國侵奪新疆野心，並未中止，依然心懷鬼胎，從事滲透，破壞的活動。爾時毛共並不是不知道蘇俄陰謀活動情形，乃因正處俄人全力支援時期，祇好裝聾作啞故作不知，以免受到「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影響。

民國四十四年十月共匪將新疆省制撤銷，改稱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並在自治區之下分設「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蘇柯爾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另並有六個自治縣：「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塔什庫爾塔吉克族自治縣」、「焉耆回族自治縣」、「巴里坤哈薩克族自治縣」、「布克賽爾蒙古族自治縣」、「木壘哈薩克族自治縣」等。而以由蘇俄所一培植出來的賽福鼎擔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民國四十八年共匪開始喊出「支援邊疆地區社會主義建設」口號，以「保衛邊疆」和「建設邊疆」相結合政策，迎擊蘇俄日益加重的侵吞新疆壓力。其實毛匪在新疆「保衛邊疆」的軍事措施，已早因邊境匪俄之間的突衡事件而加強，不過於此時方始公開化而已。

所謂「保衛邊疆」和「建設邊疆」的具體行動，先以陶峙岳的十萬部隊和王匪震的駐新噶喇合併編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並由內地實施強迫移民來

新墾荒，將青壯移民，也編入生產建設兵團，以資充實。當時初經編為十個農業建設師，兩個工程建設師和許多直屬生產建設機構等。其後因不斷底發展擴充，生產建設兵團已擁有知識份子二十六萬餘人，至五十八年已擴充為六十萬人。由於共匪大量由內地向新移民結果，使原具四百餘萬的人口突然增加到七百餘萬人。此一行動顯係對蘇俄侵略的有力抵抗。

匪俄沒有正面反目以前，蘇俄早於民國四十六年即在新疆省境策動成立「維吾爾斯坦共和國」等組織，支持擴大暴亂活動，其運用手法和以往導演的伊寧事變並無二致。據四十六年十二月廿六日東京美聯社報導北平電臺稱：「在新疆北部少數民族反動份子，刻正發動風潮，俾成立一個所謂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偽自治區主席賽福鼎曾公開聲稱：『現有若干反動份子，欲將「維吾爾自治區」改為「維吾爾斯坦共和國」或「東土爾其斯坦維吾爾自治區」，回復帝國主義時代之名稱，渠等亟欲推翻中共，驅逐漢人！』」言下之意，當然是指索罵槐，譴責蘇俄。可是蘇俄並不因為毛共責罵而中止侵新行動，除在哈薩克首府阿剌木圖成立「解放委員會」等類似的三個專事顛覆新疆的組織外，另並於民國五十八年在新疆接壤處新成立一個中亞軍區（阿剌木圖為中心），對共匪具有嚴重的威脅行動，是年八月十二日蘇俄配有坦克車數十輛的機械化部隊，竟大舉攻入新疆裕民縣境，一時雙方劍拔弩張，大有大戰一觸即發之勢，適於此時（九月十一日）俄酋柯錫金飛抵北平與周匪恩來在北平機場作三小時的會談，商安匪俄邊境進行談判的協議，此一緊張局勢才能緩和下來。

兩年來匪俄的邊境談判會議，並阻止不了匪俄雙方在邊境所發生的衝突事件，而邊境談判會議的本身也是陰陽怪氣若有若無絲毫發生不了作用！蘇俄的首席代表由庫茲佐涅夫，代之伊利諾夫，依然無濟於事。本年九月二十三日毛共匪幫突然宣佈停止一切官兵的休假活動，返家渡假者亦被召回防待命，其後並取消匪偽「國慶」的例行活動節目，這一連串不尋常事件的發生，已引起國際人士的注視和揣測，據十月十秒由新疆到香港的一批白俄人透露，九月下旬匪軍在新疆調兵遣將，軍運繁忙，證明匪俄間必又有新的衝突事件出現，雖然直到目前匪區所發生非常事件的真正因素，還難得到肯定結論，不過由匪俄雙方軍事對壘情形看，邊境衝突事件，必然是造成匪方緊張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無可疑。而俄軍重兵佈署遠東，嚴格言之，其戰略上的要求，似尤過於一城一地的攻略，其中亞軍區的飛彈發射指標，已瞄準了新疆核子基地，一舉而摧毀毛共核子設施，是克里姆林宮對匪軍事行動的唯一要求，而毛共最近在大陸西北增設飛彈發射基地，也似看準俄人的用心。俄毛雙方在「世界屋脊」點燃的戰火，業已蔓延到印、巴的火拼，第三次世界大戰，似將突破民主集團和共黨陣營壁壘森嚴的範疇之外，而對此一新形勢的來臨，我們實應該善加體認和肆應。

考 西 王 母 考

虞 怡

一、與周穆王無關

西王母之跡，最早見於下列諸書：

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穆天子傳——至於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

玄璧，以見西王母。

山海經——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戴勝……名曰西王母，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此等諸書，經今人考定爾雅，可信爲周人作品，至少亦必在戰國時，穆傳山經，最爲紛紜。據呂思勉氏對於穆傳的意見：「按這部書當時周穆王的遊蹤，要到亞洲的中部和西部，這是決不可信的，這部書是南北朝時代出現的，一定是漢朝既通西域以後的僞品。」（更新本史一頁三二）但據衛聚賢氏根據傳文考定其確爲戰國中葉以前中山人（準確的說法是居今平漢線的胡族）的作品（古史研究二輯，一九二九版），衛氏於文中舉出十六事以證明作期，六事以證明作地，自較前著之臆度爲允當確切，山經一書，據衛氏考證亦係戰國中葉作（或譯）品。作者似是受有印度影響的黑派人物。此說雖較穿鑿，尙待證。然太史公史記禹本紀贊已說「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信也。」可見此書之古。成書（或華譯）之年代至遲亦必在秦漢以前。其餘晚出諸書，大抵源出於此，概不錄引。

今人提及西王母，輒生一聯繫之想，即「周穆王會瑤池」是。實則此種傳統神話，實非事實。詳考以上各書，爾雅：四荒在四海之外，明言係彼時中國之極邊所至（或所聞及）證以同舉之三地，觚竹在遼西（後世山戎地），北戶即漢代日南（在今越南順化南），日下當在渤海灣左近，亦可信其爲極西之國（部落）名。山經未提及周穆王，與周穆王西巡有關者僅穆傳一書。但穆傳所述途徑，到達地點：規模太大，「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絕非尙在原始時代的游牧部落所能，不獨呂思勉氏言及，即衛聚賢氏亦以爲此書或似中山人在戰國初年與玉處交通之遊記而爲魏人撫拾周穆王西征事粉飾成者，是則「穆王西征」與「西王母」神話是否有關係，大屬疑問。

穆王西征事見於他書者：

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驂駟綠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返，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趙世家：「造父幸於周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

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歸藏「昔周穆王筮出於西征，不吉，曰：龍降於天而道里修遠，飛而冲天，若若其羽」。（御覽八五引）

左傳（晉產）昭十二年，楚子辛說：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輒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昭之心」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祇宮。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周語）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穆王伐西落二十鬼戎，俘五唯王以歸」（史記引）

又「西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歸，王遂遷戎於太原。」（衛氏引）以上各書言及西王母者，僅史記趙世家，另史記秦本紀造父：「樂而忘返下集解引「郭璞曰：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於崑崙丘見西王母」，此文今傳世之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不載。若果有此文，則史遷所據亦必此本。然史遷之書爲後人所竄亂處甚多。臆改妄增處亦不少，（詳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史記有後人竄入處，史記自相歧互處各章），其所據引原本，實亦多有謬誤處，考上西征說：其所述二事，①爲造父爲御軍返征徐偃王，②爲見西王母。此與見西王母並舉之「征徐」一事，未見於同時代他書，（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徐城在越州鄞縣東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州上有徐偃王城，傳云：昔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偃王，穆王：自還討之，或云命楚王帥師伐之，偃王乃於此處立城以終」。然括地志爲晚出書，其引夏侯志所「傳」，必出史記可知。）徐即鼎文之郟，春秋前爲東方盟主，大破於於楚，「征徐」之舉爲楚之興所由起，其事在穆王後三百餘年（正義：按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二十有八年），與西征事初本無所涉。故前人譏周古史考已言：「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並言此事非實也」（趙世家索隱引）。此事既非實，則與同學之見西王母一事，亦必不可靠，自能想見。況與史記藍本並時或先民之諸書，除集解引郭璞之說有無難明外，國語，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均明言俘獲戎翟王歸，未及此事（國語之四白狼四白鹿，竊疑均是胡王名之華譯，後世鮮卑突厥固多以獸名，即其民族圖騰以名其王者，若然，則正與紀年說相合。）依左傳，歸藏則西征之事果行與否尙不可知，更何況於西王母？

意者穆王時，周爲戎狄之一部，尙逐水草以居之游牧生活，證以當時馬名之繁多（見上引史傳及說文馬下釋引），及汧渭間尙爲馬大繁息之所（趙起自造父，以善御得幸。秦祖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俱見史記各世家。）至少亦必尙

未全脫離游牧風習之部落宗主可知，縱使認為已有農業及定居傾向。其時穆王或嘗西征。或僅有移畜羣就西方草原游牧之意圖而未果，若郭璞引紀年之文確，則其事在公元前十世紀頃（穆王十七年約當公元前九四九年），（一說在九八六年），而西王母神話流行於西方氏羌（姜），乃至新疆北部產玉區各游牧部落間，與徐偃王故事衍傳於東夷民族間正相類，後人不察，從而粉飾增華附會成書，積久彌甚，致終成定型之神話傳說。漢人已有言之鑿鑿矣（見上引史記及後引譙周古史考亦可反證漢後此說之盛行），益以方士之附說，遂牢不可破。此「故事」之「成型期」，蓋在戰國前後。

二、非漢代之大宛

關於西王母一名之由來，據余所知有下列三說：

①是根本否認有的——譙周古史考說：「余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史記趙世家索隱引）

②是確信其有一並指出其所在地——詳下節。

③是認為可能有其事而不能確定其所在地的。

三說中，譙周之說因其未及見南北朝時出於魏襄墓中之穆天子傳，故有此言，實則欲證明譙說之不確祇須舉出爾雅（見前引）論衡（見下節引）二書即足，因二書均出譙氏時代前也。二說因人各一辭，今古紛紜，為時已久，三說為近人考證之結果，根據新史觀社會進化說斷定係女系中心部落領袖的稱謂。何炳松氏引易經晉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來推說「西王母也正是古代神話化了的女酋長。」此說允當無誤，近人某氏廿餘年前所著東王公及西王母考推衍此故事由原始神話逐漸放大增遞之跡甚詳（如言西王母本是一個蓬髮戴勝的女魔終於成爲一個百媚千嬌的神后等等均甚精確。）（文載東方雜誌，惜已不記其券數）惟吾人試就其原始傳說之並不含有何神話色彩及何以東王公及他項神話故事之多失傳而獨此項故事能懸延於漢魏以降且有人能確指其所在地之故加以細心研察，則對「此事蹟全屬神話子虛之說」不能無疑。

原始傳說中之西王母，除穆傳之爲已成型神話不足徵引（見上章衛氏考證說）外，餘見爾雅及山經，爾雅之四地（見前）今雖不能確指，然均可斷定其所在區域，證以觚竹，北戶諸名均後世所有，可推知西王母一詞必非虛無之辭。又此四地均見山經，山經有關西王母者除前事所舉有「豹尾」「戴勝」之說外尚有「穴居」之習（「其人豹尾而穴居」見下章引），山經爲吾國最古之神話集成，雖其中不無後人竄增之跡（據近人考證：真經爲五藏三經及海外四經偽經爲海內經，大荒經，然可作爲秦漢人作），但大體可從中窺見古代神話緣起與民族方位，風習，生長諸關係（梁任公近著第一輯，八二，：語最古之

譯本，吾欲以山海經當之，此經殆我民族：：相傳之神話，至戰國秦漢間始寫以華言，故不獨名物多此間所無，即語法亦時或詭異）吾人試從其中一窺西王母之真蹟：

「豹尾」之習，爲原始民族所共有，說文：「地」「拖」古今同从一也聲，也象尻後拖尾形，此習殆盛於西方，至漢初氏羌中必猶有存者，說文云：「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史記西南夷列傳：「皆氏類也」，氏爲羌之人一系據今考實。是當時氏羌亦號西南夷可知）。然「氏羌」二字，據今人考實即夏民族三大姓中之「姬、姜、二姓」（楊寬姬姜即氏羌考），屬於西南夷中之氏類亦即姬姓部落後裔，猶存此習，可證遠古此豹尾民族或即爲氏（姬姓或姜姓）之一類，穴居之習爲居黃土土層高原民族所共有，吾嘗疑此西王母神話與周姓（姬）部落開國（定居）有關，詩大雅綿綿瓜瓞篇：「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到古公宣父時，周部落中還是姜姓女酋長。漢書律曆志載劉訥批評張壽王殷曆不合經術，有云：「驪（烈）山氏女亦爲天子：：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烈山氏古稱姜（羌）姓，此事在殷周之間，由於姬姓男子，入贅姜姓，周部落遂由是產生。頗疑後世「穆王訪西王母」事實即是周列姬姜之姓混和，蔚成新部落的真跡放大，亦即是古父走馬周原「爰及姜女」的神話故事又一次砌演，（古史重演，堆砌之跡甚多，如舊說「湯武開國」，「桀紂喪邦」傳說之雷同即一例）雖此說未能證實，余後尙別有說，然無論如何，此西王母必爲一周初尙存女酋長制之氏（與姬姓有關）羌部落實決無可疑。

根據「空間時間距離愈遠，故事之神話性愈放大」之民族原始傳說定律，以山經之說並不過離奇推論，此西王母國之存在位置時間與渭涇之間及戰國時代（假定山經之成書或華譯時代）應不過遠。衛聚賢氏據史記漢書大宛列傳王母寡一名以爲「王母」切音爲「宛」而考定西王母即後世之大宛，其說之誤與今人所考定夏德（Hitt）氏之據魏書「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句以「忽倪已」連讀以爲即西史 Harnae（阿鐵拉之少子，繼爲芬王者）之誤者相同。考史記漢書宛王見於列傳者除「王母寡」外更有昧蔡及日蟬二名，此爲漢人所立之昧蔡其第一字「昧」尙可謂爲與「母」字音類（同以「m」冠首）。但日蟬一名即不可通，況傳文一再言「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明見此王母寡應句讀爲王——母寡，不當爲王母——寡矣。更況依前所測臆尙在游牧風習未全脫之渭涇氏羌民族斷不能與遠在今 Ferghana 之雅利亞民族在此密切之接觸乎。（本章引大宛文事見史記大宛列傳及漢書）衛氏此說難過嫌穿鑿，然係根據康熙字典「母」字下釋「王母」引「王母寡」爲古複姓之誤而來固非臆測之論也。

三、于闐東土神話

然因衛氏之說使吾憶及古代西方亦有類似之東土神話，此神話之中心點似

在于闐，梁任公嘗以爲「于闐民族似屬華印兩人種混合而成」，（質言之，長即黃種與雅利亞種之混合）其所引三證：一爲魏書西域傳于闐條，僅有「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之句，尙無大意義，惟其所引別二書則大有價值，其一爲玄奘西域記（卷十二）載于闐建國歷史頗詳，大致情形一則東方民族征服原住之西方民族中云：「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種王：且夕合戰，西主不利：東王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又其一則據洛克海爾氏譯西藏文佛傳（A. D. 1884 年）所記于闐開國情形略言：「有中國人名瞿薩旦那者與印度人阿育王宰相名耶舍者，合力建設此國云云」，梁氏且言「瞿薩旦那即西域記所舉于闐國之原名也」。（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一九二三、六，商務版 P. 144）此二文中可應注意者即瞿薩旦那一名，此名爲于闐古稱（依西域記言），但依西藏傳實即中國人名，可見實即古代西方對中國之稱謂，此二書雖皆神話，但就對此傳說內容完全相同（惟在記載方面一爲政治的，一爲宗教的而已）一點可證古代確有此故事留傳於北印。古代希臘印度對中國所稱之震旦 Tsintstan 及 Sina 或 Serica 一詞，前人以爲係契丹及秦字之譯音，實誤，今人已能考出此二字之使用遠在中國契丹、秦字之先，實當爲我民族自稱「夏」之辭之對譯。但余猶以爲此震旦明係出於瞿薩旦那之省，與 China 之爲 Chinese 之省相類，此瞿薩或 Serica，與其謂爲夏，實不如謂爲「周」、「姬」、「氏」等字之對音爲妥。況可考之姬姓部落酋長中，近古尙有周公旦一名，故如視此西征于闐中國部落即爲遠古之氏羌（姬姓）游牧民族實不可謂不可能，若然，則中國固有之西王母一說，如非信如前文言係周代開國神話真跡之「再演」，「砌傳」，則誠與此雅利安民族神話合觀，似亦可信其「有由來」焉。

抑尤有進者，夏民族（姬周即氏胡諸族同類）與匈奴同出。系自戎狄。據民國十二年俄人於外蒙發現匈奴奴墓，其人種身軀皆偉岸異於現時中國人（于右任：「二百十二古墓考查記」），而晉書記載冉閼殺羯胡趙氏「諸胡無少長男婦皆殺之，一時高鼻多鬚，濫死者半」，可見古戎狄中之雅利安血統至六朝時，猶有存在者，詩經彼都人士章於「彼都人士，垂帶而厲」之間明言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此處意同曲）如髮」，「彼君子女，勞髮如蠶」，「此處垂帶而厲」或即西王母「豹尾」而「蓬髮」，「戴勝」，而即此「臺笠緇撮」「勞髮如蠶」可知。古代天山南北暨中亞細亞與西北中國本無大漠障礙，特不知此種史前之夏民族活動先「西征」與雅利安民族混和後，再入居姬羌水上抑先居泔渭，憑藉河套南山大草原牧場殘破西土一如後世，其後裔匈奴，吐谷渾，氐突厥，契丹，蒙古諸胡族加諸雅利亞系之古希臘、印度、羅馬：所嘗爲者，此則有賴於今人之繼續努力於地下史蹟與古文獻之探索始能明斷，西方之東土傳說（即前引佛教于闐神話）顯屬後者，然依中國之西王母神話，余終信爲前者之可能性較大，蓋此二系神話顯示爲一

故事之分化決無疑，觀詩經所記入中國後（在神話傳說中之西王母年代前）尙有「卷髮」「臺笠」之習可確信余說之無大誤也。（又按穆傳今人已考定除魏人假託周穆王事外，其所記不能信爲中土人作品，而山經之爲外來品成分尤多，信此二傳俱出戎狄手，則西王母一事與北印中亞游牧胡傳說相同正理之所應然也。）

四、南山（祈連山）之石室

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崑崙丘，其下有弱水之淵，其外有炎山，其人豹尾而穴居，名曰西王母。」

西王居地，在未能確定穆傳之可信時，吾人唯有依據山經此文（淮南子言西王母：「在流沙之濱」，然顯係依據此文。）加以考訂。此文中所舉諸地其確可定者爲「流沙」，「弱水」。

弱水——史記，夏本紀，「弱水既西」，「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石流沙」。

流沙——集解：「鄭玄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索隱：「地理志：張掖延城」。

據此，則弱水即張掖河，流沙即居延澤，據經文弱水在崑崙山下，則此崑崙丘按今輿圖當即爲今張掖河發源處之祈連山。此說爲前人所公認，大抵無誤。史記：夏本紀：「織皮，昆侖，折枝，渠搜西戎即序」下索隱：「王肅曰：昆侖在臨羌西，折枝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今按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昆侖祠，敦煌廣至縣有昆侖障」。

秦本紀集解郭璞引紀年下正義：「括地志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春秋：前涼張駿酒泉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丘也。周穆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有石室，王母堂，珠璣樓，嚴飾煥若神宮。按肅州在京西北二千九百六十里，即小崑崙也，非河源所出處者。」

漢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

蓋崑崙有二，一在河源所出處，「其山多玉石」，天子（漢武）按古圖書賜名之崑崙，地在于闐；一即酒家南山（今祈連山）之小崑崙，西王母所居實即在此，（依呂思勉氏說）。河源所出處之崑崙爲古代夏民族神話之集中地或發源地，竊疑南山之小崑崙應爲晚出，其得名或亦因河源所出地而來，此亦可見西北民族東來之漸。呂氏嘗有此說。後世不察，多爲混淆，故有「玉山西王母所居」，「天子賜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諸譌說，或猶有感於晚出諸說，而以漢人所言「石室」事爲疑者（如譙周等說），吾於此可舉一新證，爲前人所未言及者以證明「西王母居南山」之說爲確。

王充論衡恢國篇：「：：後至（漢平元始）四年，羌良橋橋種良顯等獻其

魚鹽之地，顛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而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其德孰大？壤孰廣？」

王充為東漢初（公元百年左右）人，其言數十年前事必較為可信，由此珍貴史料，吾人可得二推論：①石室之被發見，在漢平元始四年（穆天子傳作品之年代可認定至遲亦必在漢初以前）。②漢書地理志「在臨羌西北塞外」根據即出於此。西漢末設西海郡，後廢，但隋時曾沿漢舊治置西海郡，地在今青海西寧，當即臨羌，石室在其「西北塞外」，當即秦本紀正義所引之珠璣樓，王母堂（此當為漢後人就其石室偽飾成者）是也。論衡為「疾虛妄」之作，漢人重考據，昆侖神話，縱史遷亦不敢信為史實矣。（禹本紀贊：「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以辟隱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信也。」）豈得以後說疑漢人。

「崑崙」之說，亦有移至今西藏及印度者：

大荒西經：「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史記大宛傳條支下正義引）（惟按此經不甚可信）

此女國，正義稱：在于闐南二千七百里。而阿耨達山據大宛傳大夏條：「其東南為身毒國」下注正義引括地志「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恆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伽河」：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穀四熟。」是則此山又即今喜馬拉雅下矣，蓋在古代中南亞諸山舉凡今于闐附近之冷古茲托坂，岡底斯山、喜馬拉雅、暨祈連，巴顏喀喇諸山，前人一一以崑崙概之，蓋崑崙一辭本專以指夏民族之居地，其後，擴地日廣，跡履日蕃，遂至泛指為一切不知名之遠長高大山脈之通稱，故有此誤也。

漢以後，此神話更放大空間，簡直移至歐洲。

史記大宛傳：「安息（今伊朗）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後漢書：「桓帝時，大秦國（東羅馬）：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者也。」

魏略：「弱水在大秦西」。

蓋神話故事距離時間愈長，傳說之空間愈大，故事之本質亦愈神人事化，理有固然，無足異者。

五、西王母、月氏

惟此有別一問題應注意者，即此在南山之崑崙丘，又嘗別稱軒轅之邱。山海經西山經：「軒轅之邱，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

海外西經：「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在女子國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邱。」

此「黑水」即上引「黑水之前」之黑水，今仍名大黑河，此女子國後世移向西藏印度，實即西王母之國，軒轅之邱在女子國北，當即崑崙丘之異名。軒轅為氏（姬）羌（姜）民族之上帝。故吾人可信「居南山之女酋長國為氏類」上章假說之確實。

然此國究為何國乎？曰：當於居南山諸姬（氏）秦漢以前卒未入中原者，求之。

史記夏本紀：「織皮：昆侖、析枝、渠投、西戎即序」五帝本紀：「西戎：析枝、渠投、氏羌」並列，明示此二部落屬氏羌也。索隱：「今按大戴禮記：『又云：鮮支，渠投，則鮮支當此析枝也，鮮析音相近』。竊疑此析枝，鮮支胡族均用以指山丹（南山附近）產之紅藍，亦即後世焉支」、「燕支」等名之由來。但此譯名之本意則必係因此地原住民之名稱轉來可推知。居南山之民族有「燕支」之名者為月氏，此部落至漢猶存在（小月氏）而可注意者此月氏之含義實代表諸姬（氏）之一也。據梁任公說：「月氏之氏讀為支，故亦稱月支，其實本「氏」字也，月字乃譯義而非譯音，我族蓋認為氏族之一，其冠以月名者，示別於氏，猶言陰戎耳。」（近著第一輯）然氏種何以命名曰「月」，任公未言出，吾人今乃可斷言，以此部氏，保留女酋長制風習最長之故耳，陰戎之得名亦因此，按譙周說：「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而史記漢書匈奴列傳：「朝拜日之始生，夕拜月日」，月神崇拜為原始民所共有，姬羌民族入中原定居後拜月之俗猶散見於國語左傳各書。國語：「月之所在，神馬興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后稷入贅以姓，姒與氏音通。而燕姑之音與後世月支無少異，蓋「氏」一名原泛稱名姬（氏）部落，後因各部落之女酋長制逐漸消滅，乃專稱居南山仍保留此習之部落為「月氏」，「西王母」明為「月」之尊稱。故此神話上之「西王母國」亦即「月氏」此乃毫無疑問之事，漢初或在以前此族大部已西徙，故漢時人猶傳「在西域」，譙周去此世較晚，故言「有何據」，實則「石室」之存在與「小月氏」一名後漢仍存於南山，亦可證漢人相傳之不誤也。（小月氏一名漢，後無所見，蓋初僅用以別於羌，胡及顯示此族之原居地而言，後史不察乃混入羌胡，竊疑北史通鑑晉記「吐谷渾傳」之「乙弗敵國」當即此「月氏」之音訛，「氏」字本有dt二音，古無輕唇音，「月」字訛為「乙弗」亦胡語可能。此國至隋唐以前，雖居青海隸屬於吐谷渾，然仍保有原部落及原居地，則此原名之得以保存亦想當然之事耳。）

月氏，漢初為匈奴所破，其王見殺，然其女王猶能率部遠去過大宛康居，西擊大夏而臣之（據前漢書），此可見○女酋長之習漢初猶存（按匈奴及西胡雖亦重婦女，然迄無女王之習可見，見殺之月氏王及繼立太子漢書均作夫人，

雖言爲國人所立，可見實其部落固有之習也。）亦即西王母一詞漢初尙可以名此氏部之證。①能以敗亡之餘遠走西域，可知素于 Ferghana 以東之地熟諳。證以于闐「東土」神話及後此五百年居其故地之吐谷渾仍能循其故道，殘掠于闐（參考滕田豐八西域研究第六章「吐谷渾與 Drngur」）西擊波斯，可證此國在女酋長時代嘗有馳突北印中亞之舉。

譯著 西藏行程

R. Kenler
陳竹七 譯著

我們躑躅在嘉易河 (Kyiriver) 谷邊的小路上，繞過一座小山，我們已累得力盡筋疲，脚下的皮鞋破爛不堪，足掌上磨起了無數的水泡和傷口，波塔拉 (Potala) 遙遙在望——這裏是西藏活佛達賴喇嘛的冬季行宮，它那金碧輝煌的屋頂，在正月的陽光下耀眼爭輝。

聖城拉薩在我們面前祇有八哩路程！

我突然感到一陣痠攣，双膝跪地，像個佛教徒似的向天禱祈，我們一路上受盡了饑寒危險和痛苦，看來我們好似不可能平安地到達這裏，我們在這世界聞名的禁區裏，步行了一千五百餘哩，爬過六十二座山峯——其中有高達二萬呎者。

我常覺得，沒有一個人能够預測他的未來。一九三九年我與彼德離開奧國家鄉，參加彼德的國探險隊啓程赴印度時，我們決未料到後來被囚入戰俘營，更未料到會逃至西藏流浪。

我們在喀拉噠被俘，旋被送入印度的英國戰俘營內，我們探險隊裏的幾個爬山者，決定越過希瑪拉雅山脊逃入西藏。

我潛心研究西藏的地理，描繪地圖，儲存鈔幣、藥物和其他必需品。在數度失敗後，我們終於獲得自由，我們的同伴，受不了饑寒困苦而折回戰俘營，祇有我和彼德兩人，歷盡千辛萬苦逃至張塘 (Chang Tang)，這裏是一片無人居住的荒野之境，我們倚賴犛牛肉和奶油茶爲生，在廿一個月的長期跋涉後，我們幾已失去希望，現在終於望見波塔拉宮的金色屋脊！

然而我們的困苦仍未獲止境；我們是非法侵入者，是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我們的衣履襤褸、儀態更是不堪，我們無錢雇牲口馱行李，聖城的門無疑將在我們面前關閉。

到達新東卡後，這裏是去拉薩的最後一站——我們決定孤注一擲，我們去拜見地方官，冒稱我們是某一國家外交使節的探路者，要他供給我們牲口及護衛，送我們前去拉薩。

奇蹟出現，那位地方官居然深信不疑，他撥給我們一名護衛，一頭毛驢，

故對於中國史上「西征」神話，吾人除認爲有關周民族（姬姜部落）原始混合神話（后稷與燕姑，古公與姜女）砌假之可能外，尙可認爲姬（氏）姓部落居南山向行女酋長制者（月氏）在其未爲匈奴侵逼以前之古代，嘗有「西征」之舉，並可信其游牧跡痕曾至河源所出處，古產玉區于闐。至此說是否爲確，則吾固仍舊甚盼注意邊事之先進有所考定也。

我們做夢般的踏上去拉薩的最後路途。

紅磚白瓦的波塔拉宮遙遙在望，這座三百餘年的建築矗立在鋸齒般的山脊之間，氣象偉峨，巨石堆砌的高牆渾若天成。

我們站在三座尖塔之前，一位紅袍僧侶，自中間的一座尖塔的圓拱門下走出，這裏是我們漫長旅途的終點——拉薩城的城門。

我與彼德面面相覷，心中無限懷疑，因爲我們看不見守城的兵士，我預感到此行的不妙，可能我們會被關進牢獄，或是驅逐出境。

後來我們才發現：祇有乞丐才守在尖塔下度夜，因爲不可能有外人侵入聖城，所以根本不需要守城兵士。

我們面前是條寬闊的街道，街頭食物攤上陳列着許多美味的食品，香氣幾乎使我們瘋狂，我們這天裏步行了廿五哩，水米未曾沾牙，但是我們沒有錢買食物，我們身上最後的幾個盧比，是要留着打發腳佚的。

我們遲疑地走近一座房屋，一名女僕，看見我們後驚駭得呆如木鷄，我們退至街上，意識到我們臉上生滿了非西藏式的鬍鬚和破爛不堪的衣履，在另一家門口，我們被又一名女僕給罵了出來，這時天色已晚，凜冽的寒風代替了午後的溫暖，我必得尋覓安身之地，而西藏的地方，却是既無餐廳又無旅館。

我們的腳佚感到莫明其妙，他奇怪爲什麼我們身爲外交使節的探路者，會被人家驅逐咒罵，無處棲息。

我們拖着疲憊的腳步，行至一座漂亮的房屋前，我們無法繼續舉步，我們掏錢打發走腳佚，然後走進院內，倒在地上休息。

一名女僕被駭得奔跑驚呼，好似看見了鬼怪一般，許多擁至院內觀看，人聲狗吠，鬧成一片，各人在叫着：「不許進來！不許進來！」

彼德與我均已累得不能動彈，我們扯下自己手做的犛牛皮鞋，露出滿佈傷痕生滿水泡的足掌。

他們驚奇地望着我們受傷的腳，忘記了幫助陌生人會受到處罰的禁令，一位女人轉身回去爲我們取來牛油茶，另外有人給我們送來炒麵粉！這兩樣東西

，乃是西藏人的主要食糧。

「你們從那裏來？」有人在問。

「從張塘來。」我們答。

這消息從院子裏傳到街上，圍跟的人奇怪我們會說西藏話，更奇怪我從張塘來。

人羣讓開了一條通道，一位神態嚴肅的西藏人，身穿紫緞袍和紅斗篷，他走至我們面前。

「請告訴我，你們是誰？」他用流利的英語問。

他不相信我們兩個人來；消息像野火般的傳遍全城，城府官員認為這可能是侵略的開始。

那位西藏貴族，出去向官府請求准許我們暫住他家，一位婦人告訴我們，這位貴族的名叫山美，他是這裏的電廠廠長。

我們獲准在山美家暫住，一位僕人引我們前去，山美夫婦已在門前等候，他們的五個胖孩子，非常奇妙的望着我們。

次日，外交部頒來命令，要我們住在山美家內不許外出，等待西藏的攝政王回來後再行議處。攝政王係代替十一歲的達賴喇嘛掌朝政，直至他登位為止。

西藏人生性溫和而慷慨，官府爲我們送來了當地的衣服和鞋，山美先生讓我們一間房屋，火爐內透出一股檜木燃燒的氣味，這在拉薩是極奢侈的，因爲拉薩沒有樹林，木材極爲稀貴，即使貴族家庭，也是用牛糞作的燃料。

我們變成了拉薩的新聞人物，許多貴族來至山美家看我們，並帶來禮物，我們談起在新東卡愚騙地方官的事情，他們都感到非常有趣。

當地一位官員喬治沙龍前來拜訪我們，他是前任內閣大臣之子，在貴族中的地位較山美爲高，按照當地的習慣，這種拜訪是罕有的，因此極受歡迎。

沙龍曾在印度讀過英國學校。他有一架收音機，每天收聽新聞，收音機的電源是用風車發電，是他親手做成的，我們從他那裏，得悉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消息，雖然戰爭現已結束，但是我們並不急於回家。

沙龍的太太楊琪娜，微笑着向我們詢問許多話，她是拉薩城最美麗的婦女之一，她經常身穿彩緞袍，頭戴三角形的拉薩式頭飾，上面綴有土耳其玉，珊瑚，琥珀和珍珠，她懂得使用胭脂、口紅和香粉。

每天都有許多貴族前來拜訪，坐得很晚才走，我和彼德深恐吵擾主人不安，但他們却告訴我們，他們因賓客衆多而感到無限榮幸。

我們變成了拉薩二流要人的身份，然而我們對於未來命運的擔憂迄未消除，攝政王仍未回轉拉薩，在他作決定之前。我們始終是暫住性質。

在我們抵達的八日後，我們被召去達賴喇嘛府邸，我們知道拜見時，我們給予他們的印象，可以影響攝政王的決定。我們靜聽山美的教導，他給我們一

塊白絲巾，準備獻給「大媽」和「大爸」，西藏的禮節、客人拜訪時，要贈送絲巾，其情形有如我們之投送名片。

達賴喇嘛的母親，坐在波塔拉宮二樓房屋內的一張寶座上，我們伸長雙臂，獻上白絲巾，她向我們微笑，並意外的和我握手——這禮節是西藏人所反對的。

達賴喇嘛的父親身材瘦長，他頭上蓄有一條辮子，他陪我們一同飲茶，達賴喇嘛的十四歲哥哥——羅布山他是一位僧侶——向我們詢問自張塘來此的經過，並告訴我們：達賴喇嘛甚欲得悉我們的流浪經過。羅布山後來變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達賴喇嘛的母親，在她的兒子被認作舍利子（Chenresig）轉世以前〔註：舍利子爲西藏的保護神〕，原是青海省的一名農婦，一夜之間，她自農婦躍上「大母」的寶座。

她告訴我們：西藏人從不用「達賴喇嘛」這稱呼，這在蒙古語是「無邊汪洋」之意。西藏人稱達賴喇嘛爲「蓋亞波雷波奇」——就是「尊敬之王」的意思，他的家人則稱他爲「坤登」（Kundun），後來，我也被允許如此稱呼。

他們的拜見禮結束女主人賞給我們每一張一百仙的鈔票，其價值合美金五元，她告訴我們，「坤登」有命令給她，要她幫助我們，所以她要我們有困難時就去找她。

我與彼德返家時，身後隨着一羣僕人，他們手中捧着「大母」賜給我們的禮物——炒麵粉，犛牛油，和名貴的西藏羊毛毯。

在我們拜見「大母」後的不數日，外交部頒來命令，准許我們在聖城內自由行動，我們去至街上觀光，市場內有各種貨物出售——中國的茶磚和綢緞，美國的化妝品和自來水筆，鋁製物品和珍貴皮毛，瑞士的錶，犛牛的肉和油，以及西藏出產的暗黃色純金製成的飾品。

每日日落時，拉薩居民紛紛去至巴克荷拜佛，這是一條環繞寺院的大街，人羣中發出燒香和麥酒的氣味，廟堂裏傳出聲鼓、吹簫，和唸佛的聲音。

每天的暢遊，並不能消除我們心頭的憂慮；我們首需獲准居留拉薩，然後我們還得尋求一個謀生之道。

一天，我們在街上閒蕩時，一名戴紅纓帽的僕人喚住我們，他向我伸出舌頭——這是西藏人表示敬意的一種稀奇方式——他說他的主人要看我們。

他的主人乃是一位執政的僧侶，他首先詢問我們的教育程度，彼德的農業工程師的資歷，引起他的興趣。

他說：「我願意你們留在這裏替我們工作，可惜別人不贊同我的意見，我一定替你們要求，但別抱着太大的希望。」

次日，彼德和我被召去內閣候詢，這四位閣員係直接對達賴喇嘛和攝政王負責者，我們向他們請求准許我們在這裏工作並給予我們庇護。

在我們等待攝政王歸來的期間裏，春色已籠罩拉薩城，種在寺院門前的一種叫做「菩薩鬚」的垂楊柳，開始轉為綠色，隨著春天來到的是風砂的捲走和嘉易河水的氾濫。

當地的一位著名人士，名叫謝布，他邀我們去至他的府邸內居住，他是前任達賴喇嘛（十三世）的好友，內閣閣員，又是西藏軍隊的統帥，現在他雖已卸職，但擁有許多財產，他是這裏的造幣廠廠長。

我們在他家居住一週後，突然收到一紙緊急命令：「攝政王決定，該兩名奧籍人必須立即離境。」

這消息使我們無限驚恐，因為我們不僅是將再度流浪，而且我因為在零下卅度寒冷的氣候下步行過久，患了嚴重的臍神經痛現在是寸步難移。

我們呈上一篇陳情書請求延期執行，他們的回答來得非常迅速，他們派來一名軍官和三名兵士，携來押解我們去印度的命令，明晨即要起程。

絕望之餘，彼德堅持要求當地政府邀請英國使館的醫生，來為我作一番檢查，政府勉允所請，那位英國醫生證明我確實不能旅行。他替我注射針藥，但我發現喇嘛給我的治療方法更為舒適——他用一根木棒在我的赤腳上滾動。

我們暫時聽不到押解出境的消息，幸運的是政府官員的注意力，又集中到另一件事情上，因為三月來到了，這是西藏的每年最熱鬧的盛會——慶祝新年。

西藏的慶祝會是一片歡騰，二萬餘名的紅袍的僧侶自各地湧入聖城，使人頓增一倍。唸經聲，鼓聲和鑼鈸聲晝夜不停。

我們爬上謝布家的屋頂，但是全城陷入宗教的狂熱之中，工作停頓，機關放假，人們一齊穿上最好的衣飾，官員和商人，貴族和平民，齊唸經拜佛，人羣在波塔拉宮和寺院外繞行不息。

這年稱為「火狗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巴克荷廟前的一根大旗桿倒下，壓死了三名和尚，壓傷了居名和尚，對於西藏人，這是一種災禍欲來的預兆——地震，或是一場凶險的兵禍。

在廿一的「拜佛」期中，政府官員一律休假，全城事務由達布斯（Dobs）掌管——他們是和尙警察，他們墊起肩膀，把臉塗黑，容貌顯得更為恐怖。

大年十五的奶油節，為新年慶祝最熱鬧的一天，日落以後，和尚們把奶油製成的巨大雕像搬至巴克荷，以供人羣欣賞比較，謝布先生告訴我們，西藏的每座寺廟，均聘有雕刻師，用冷奶油刻成各種藝術品，以供每年競賽之用，最佳者可獲得政府的獎金。

我們去至奶油藝術品陳列處參觀，黑暗中閃耀着無數油燈和汽燈，突然我們聽到鼓聲和號角的尖鳴。

達賴喇嘛自廟堂內走出。他双目前視，頭上戴着黃綢的尖帽，我第一次目睹活佛的儀容，這十一歲的孩子就是達賴喇嘛十四世。

這位嚴肅的君主，在兩旁僧正的扶持下，緩緩行過排滿奶油雕像的長列，然後回轉廟內，人羣中升起宗教的狂熱，哭笑叫喊的聲音激夜不絕。

次日清晨，巴克荷前的奶油雕像一齊搬走——把它融來點燈或作其他用途，一夜美景，好似是表示人類的幸福祇是短時性的。

新年結束，拉薩人重返舊業，各處朝聖者也紛紛歸去，彼德意外的獲得工作——政府派他建造一條灌溉用的河渠，我幫助他測量，但我的腿疾使我不能起立工作。

寄居謝布家中的悠閒的日子裏，我興起一個思想——替他家裏設計了一條自來水管，並監督施工完成。謝布大為滿意，因為在拉薩的人家從無自來水設備，每次來他家欣賞自來水的客人絡繹不絕。

我又尋到另一種消磨時間的方法，幾位貴族請我教他們兒子英文和算學。拉薩城祇有一座貴族學校，和一座公立學校，教導孩子們算學和禮儀。

一天，一位政府官員召我去至波拉塔宮，他要我整理宮內的大花園，他暗示我如果能把花園整理得美觀有序，那麼我就有希望被請去整理達賴喇嘛的私人花園。

我剛才開始工作，一位外交部的官員又給我帶來了壞消息，「英國醫生證明我已能旅行，政府判我立即出境。」

彼德和我向外交部請求，我們現在已經學會了東方的辦法——假裝接受，但用各種方法力爭；我們說如果半路上發生了病怎麼辦？而且我們還未完成灌溉和波塔拉宮花園的整理工作，如何就能離開？

我們的請求將由他們開會決定，事情的結果如何，我們無從知悉，但從此再沒有人要把我們驅逐出境了。

夏日降臨，數天後的一個早上，我聽見波塔拉宮的屋頂上號角尖鳴，這是表示達賴喇嘛即將選去他的夏宮羅布林卡（珍珠園）。

當我們趕至西門時，波塔拉宮通至珍珠園的街道上，擠滿了無數人，塵土飛揚處，一羣携負物品的僧人行過，他們携着達賴喇嘛的物品和心愛的鳥籠。隨後是樂隊，護衛，和軍隊指揮官，最後是活佛的黃色坐轎疾行而過，抬轎的僕人共有卅六名之多。

每位重要人物，均伴隨達賴喇嘛去至珍珠園。全部政府官員，依階級上下，跨着鑲金的馬鞍隨在轎子後面，這幅景象令人難以忘懷——無雲的晴空下，交織着金、銀和珍珠的光輝。

拉薩的夏季極為美麗，花園內粉紅色的桃花盛開，郊野的山坡上，生滿了黃藍色的罌粟花。這正是野宴季節——是拉薩城每年最歡樂的一段時期，居民們全家離城出遊，在河邊享受山光水色，黃昏時。河邊上香氣繚繞。

我的游泳和跳水技術，引起了遊客的好奇心，紛紛圍集觀看，我一時好似變成了賣藝人。拉薩的居民極少會游泳者，因為嘉易河水性險惡，而且河水很

冷，不易游泳，我的游泳技術給我帶了佳運，我曾救起三名游泳的人——其中一人即係外交部長的十四歲的兒子，這巧遇使我和他家變成了親切的朋友。

彼德的水利工程已經完工，使灌溉的面積大有增加。於是政府又派他修理破舊的發電廠，廿年前，工人自印度將發電廠的器材搬來拉薩時，一定是不知道愛惜這些貨物，可能是他們把木箱滾下山坡，以至機器損壞不堪，因此該廠從未滿意的開過一天工。

彼德對該廠檢查結果，認為沒有修復希望，他建議利用嘉易河的水力發電，雖然政府畏懼河神的反對，但彼德堅持的請求政府准許他執行計劃。

我現在變成了政府的顧問，外交部給我送來了一套無線電收報機，要我每天收聽新聞，並將重要消息譯成西藏文。

聖誕節來臨，我第一次設宴招待友人，報答他們對我的照顧，他們對我的恩情使我畢生難忘，雖然「聖誕節」對於這些喇嘛們是毫無意義，但是他們却甚感興趣，也試着學唱「平安夜」之歌。

一九四七年——「火豬年」，彼德和我的名字，出現在達賴喇嘛新宴客的名單上，我們聽說這年青的君主對我們甚感興趣，時常用他的望遠鏡觀測我們的行動。

我們去至街上，買得最值錢的絲巾。觀見的那一天，我們爬上波塔拉宮的石階，和貴族僧侶們一同走入宮門。

年青的君主，盤膝坐在拖彩緞的寶座上，面前擺滿了臣民獻給他的錢幣，綢緞和無數的絲巾，他莊嚴地搖動身體，向朝拜他的人賜福，他們依着次序，必恭必敬地垂頸伸舌走過他的面前。

最後我們走至他的寶座前，我忍不住抬眼上望，我們的視線接觸，我看見達賴喇嘛年青的臉上閃過一絲笑容，我俯首接受他的賜福，他用手輕輕碰了我一下，好似在說：「哦，你就是那個西洋人！」

一位方丈將彼德和我帶至屋角隱蔽處，使我們可以留在這裏飽覽一切，許多朝見者係從數百哩外起來，其中大多數人都是步行而來，每個人都帶來一件禮物——那怕是一件破舊的絲巾，根據紀錄，最主要的禮品是錢幣，這許多錢幣在達賴喇嘛的寶座內，有存儲至數世紀之久者。

達賴喇嘛僅用手給僧侶，政府官員和高貴客人賜福；對於上述三種人以外者，則搖動絲巾賜福。祇有一位女人，能够得達賴喇嘛的手觸賜福，這位女人就是「雷母」，她是唯一能够「轉世」的女神，仍是西藏的唯一「聖女」。

朝見儀式結束後，一位僧侶遞給我們每人一百仙的鈔票一張，這是達賴喇嘛的賞賜，這張鈔票我至今尚存着。

朝見的人，可獲准參觀波塔拉宮內的部份房屋，宮宮室的內貌比不上外觀的雄巍，房屋年久失修，灰塵蔽覆，室內充滿燃點奶油燈的刺鼻氣味，甬道的地上，滴滿了奶油，使人舉步困難。

和這蕭條氣象相反的，便是逝世的七位達賴喇嘛的陵墓華麗非凡，綴滿珍珠鑽石和寶玉，每座陵墓由一名僧人看守，負責誦經和擊鼓。

我有一次詢問一名石匠，為什麼西藏人不再建造一座新的波塔拉宮，他告訴我：波塔拉宮是許久以前，神佛施法力於一夜之間造成的，因為沒有人能够建造一座供給神佛居住的宮殿。

事實上，波塔拉宮是於一六四一年，達賴喇嘛五世時開始建造。規定每位臣民，負責獻上一塊巨石。

達賴喇嘛五世於一六八〇年逝世，聰敏的攝政王惟恐消息透露後，民衆不肯再貢獻石塊，所以他假稱達賴喇嘛閉關修行，直至九年後宮殿完成時，才將消息公佈。

每位達賴喇嘛，均是菩薩的轉世。西藏軍隊的現任指揮官昆山茲，他曾奉命尋找達賴喇嘛十三世的替身——達賴喇嘛十四世，他把詳細經過告訴我：

「當達賴喇嘛十三世一九三二年病重時，他指示我們他將來轉世的地方，在他死後，他的屍體原是面向南方。一天早晨，一名僧人發現他的臉轉向東方，於是他們召來「神使者」，詢問結果，神使者命令一隊人馬去東方尋找。

「攝政王去至聖湖旁默禱，湖水影出未來景象，他望見一座金頂的廟宇，廟宇之旁有一間農村茅舍。

「尋訪隊於一九三七年出發，攜着達賴喇嘛十三世在世時慣用的物品。昆山茲率領的尋訪隊進入青海省的邊境，果真發現了一座金頂的廟宇，廟宇旁有一間農村茅舍。

「爲了掩飾我們的目的，大家更換衣服然後走進茅舍，一個兩歲左右的男孩子，他跑到我們身邊，找着換裝的一位和尚的衣服叫道：「西域喇嘛，西域喇嘛！」

「我們把達賴喇嘛的遺物捧至這個孩子的面前，他毫不遲疑地拿起達賴喇嘛十三世最心愛的圓鼓和拐杖。我們在這孩子身上，又發現舍利子轉世的標誌——黑痣——生在身體上部和耳輪上。

「一九三九年，我們迎接達賴喇嘛十四世和他的全家入藏，第二年新年，達賴喇嘛十四世正式就位。」

我們在拉薩城度過第二年的夏天，這年的雨下得厲害，嘉易河的水位暴漲，氾濫成災。

一天晚上，許多兵士將我從夢中驚醒。

他們告訴我：嘉易河水的暴漲波及到達賴喇嘛十四世的夏宮，要我立刻去幫忙鞏固堤防。

門外有一匹馬在等候，我們在泥濘中摸索前進，燈籠的微光僅能照亮面前數呎之處，我指揮五百名工人和兵士，用砂子和草皮填滿麻袋，堆築堤防，同時有一批「神使者」也在河堤上跳踊施法，我們一同努力工作，最後雨水退

，堤垣固立無恙，於是我們雙方都受到達賴喇嘛的褒獎。

由於西藏人的缺乏工程常識，他們建造垂直的堤垣抵禦洪水，因此時常發生堤垣被沖毀的事件。他們請求我建造一座堅固的堤垣，預防夏季河水的氾濫。在彼德的協助下，我於一九四八年春開始測量工作，堤垣於夏季河水氾濫前完成，長度共達一千八百呎。

夏季到來，嘉易河水位暴漲，新築的堤垣屹立無恙，我們在堤垣上種下一行楊柳，使其益增鞏固。

這條河堤之興建，總計動員了五百名工人和一千名兵士，可算得西藏近年來最大的一次工程。工人們都很和善，但是做起工來却非常緩慢，他們不時停下來啜一口奶油茶，而且他們都是佛教徒，不肯傷害任何生物，掘土時，祇要發現一隻甲蟲，就大驚小怪的尖叫喊，非等甲蟲送至安全地方後，是不會再掘第二鏟土的。

我們的生活過得起勁而忙碌，彼德和我利用一架經緯儀測繪拉薩的地圖，好奇而和善的西藏人，紛紛圍住觀看。可憐的彼德，在瞄視望遠鏡時，時常發現鏡頭前被看熱鬧的人眼睛擋住視線，所以我們祇好於清晨時出外工作。

西藏政府已聘用彼德為政府官員，發給薪俸，我於一九四九年亦被任命為受薪的第五級官員，我的月薪折合美金約為一百廿元，但在拉薩却比美國值錢三、四倍。

我們又被請求為拉薩城建造一座自來水廠和發電廠，我和彼德從未受過這種工程技術訓練，然而我們在拉薩却變成了萬能博士，我們一度還曾為廟裏的佛像鍍過金。

我被正式任命為政府的官員後，開始感到自己需要有一座住宅，外交部長蘭漢把他的一座精美別墅借給我。我雇用了一名僕人，名叫尼瑪，他原是一位兵士，他堅持在我外出拜客時，要隨在身後保護，他隨身攜帶一把手槍和一柄長劍。

西藏農民，依舊採用中古式的耕種方法。他們用木製的耕犁翻土，拖犁的牲口是犛牛和普通牛的混血種——性情較犛牛溫和，氣力較普通牛大。

西藏居民，過着儉樸辛勞的生活，每天的食物，包括炒麵茶，乾犛牛肉，和犛牛奶油茶，然而他們的生活却心滿意足了。

他們最奇異的風俗就是婚姻，大多數的西藏人都是一夫一妻，但是也可以自由婚配——姊妹或兄弟可以同时嫁娶同一個人，西藏人根本無妒忌之心，所以也就生活得融洽平安。

西藏境內，寺院林立，每一個家庭至少需得把一個兒子捐獻給寺院，這許多學僧，大都是充任僕役工作，祇有極少數人，能够成為博學的高僧。

冬季到來，嘉易河的支流上冰層結履，達賴喇嘛的哥哥羅布山，尋來了幾双溜冰鞋，我們同去河上溜冰，影響所及，拉薩的少年們羣起爭效。

在宮中孤度歲月的達賴喇嘛，得悉我們在河上滑冰消息，然而山坡阻擋了他的視線，使他無法利用望遠鏡觀測我們的歡樂情形，從羅布山口中，我知道達賴喇嘛是一位攝影愛好者，他命羅布山轉交我一架攝影機，要我的一切有趣的景物照下來送給他看。

一天，羅布山來告訴我，達賴喇嘛要我替他在珍珠宮內建造一間放映廳，因為他極歡喜觀影片，這個命令，使我從此得進入珍珠宮的內院。

我糾集拉薩最優良的工人和兵士，造成了一間長六十呎的放映廳。達賴喇嘛意恐機器的喧鬧聲會引起攝政王的不滿，所以我要我把機器房造在離放映廳較遠之處。政府撥給我一座馬達和一臺發電機，但均破舊不堪使用。

一九四八年，西藏商業考察團去美區考察時，曾携回一輛吉普車，因此我建議借用這輛吉普車作為補助發電機，這建議隨即被達賴喇嘛採納。吉普車來珍珠宮後引起了一個新的問題。內院的門太窄，吉普車無法通過。

這問題如何解決？頑固的僧侶們搖頭反對拆除院牆加寬園門的計劃，因為這座牆是前世喇嘛所造絕對不可拆動。

十四歲的達賴喇嘛，不顧傳統的限制，毅然命令加寬園門，園門終於加寬，他這命令，乃是他使用權力初次的嘗試，他被認為西藏的「大活佛」，但攝政王和大僧正却把他像個孩子似的支配。他們全都不贊成修築放映廳，他們怕他對於外面的廣大世界發生興趣。

一九五〇年春，放映廳大功告成，珍珠宮園內的氣象為之一新。

在放映廳內，我有幸與這位西藏的活佛面對面相對。

「你會使用這架機器嗎？」他問我。他像個小學生似的向我問東問西，他不等我的回答，走至放映機旁說：「讓我們放映這捲日本投降影片。」

這是一捲從印度輸入的戰爭影片，我開始笨拙的將影片裝上轉輪，他站在我的肘邊，注視我的每一個動作，於是他叫我站在旁邊，讓他親自放映片。

在他孤寂的歲月裏，他學會了裝卸放映機的每一個零件，大僧正已在銀幕前坐定，這時達賴喇嘛叫道：「放映開始。」

這孩子與高彩烈地放映影片，第一捲影片放映完，他又取出一捲影片——是我拍攝的拉薩新年盛況。嚴肅的僧侶在影片中發現自己的面貌時，都變得高興起來，最後他們都不禁放聲歡笑，因為他們在影片中，發現一位內閣大臣在祭神禮中昏昏入睡。

影片放完後，達賴喇嘛遣退大僧正，他盤腿坐在毛毯上，向我發出另一串問題。

你多少年紀？才卅七歲？為什麼這樣年輕頭髮就黃了？你的名字怎樣寫？你歡喜這裏嗎？你會駕坦克車嗎？會駕飛機嗎？噴氣機是怎樣飛的？為什麼你手背上有這樣多毛像個猴子似的？」

他這最後一個問題，乃是表示對我有好感而發。因為西藏人相信他們的保護神「舍利子」，託胎成猴形，與母猴精結合，因而造成人類。

達賴喇嘛具有強烈的求知慾，他從圖畫和雜誌上得到許多知識，他能够識別許多種現代的飛機和汽車，他有一本英文的二次世界大戰史，他準備把其中若干圖畫的說明譯成藏文，他知道許多美國、英國、和蘇俄的政治家的名字，但是他時常把人名和國家弄錯。

時間迅速滑過，已是午後三點多鐘，一位年老的僧正走來請他去用餐，這時他突然變得羞怯起來，從懷中取出一本練習簿，我驚奇地發現簿子寫滿了英文字母。

「亨利，你教我這種語言，我們現在就開始。」他說。

他學得很快，發音常有西藏語音尾。祇有一個字母——「F」——他學時感到困難，因為西藏語中不包含這個音。

最後他向我說：「明天希望你到珍珠宮來繼續教我英文，我會派人來接你。」

歸途中，我心中默想：一個年幼的孩子，生活在孤寂之中，沒有同年的伴侶，終日置身在僧侶與經典之中，雖然他名為君主，但實際生活比不上一個快樂的農家孩子。

他的哥哥羅布山，曾將達賴喇嘛的每日生活告訴我：這孩子黎明即起——睡的是堅硬的西藏床，僕人們送上奶油茶，炒麵粉，肥皂，毛巾，和一柄美國製的牙刷。

他開始誦經和早課，直至上午十時，然後去主持一百七十五位僧侶參加的會議，上午十一時，他獨自進午餐，有時羅布山或他的母親前來陪他用餐，餐罷至午後三時這段時間裏，他可以自由安排，午後三時起，又開始誦經讀典直至日落，然後又獨自用餐。餐罷就在波塔拉宮屋頂上散心，他的唯一消遣，就是用望遠鏡瞭望花園和街道。

自從珍珠宮的放映廳建築完工後，就變成了達賴喇嘛的親信，我的另一件重大工作，就是把廣大世界的知識，灌輸給這位擁有廣大疆土——他的疆土比英、法、德三個的總面積還大。我每天認真的準備教材，除了英文，地理和算術外，他發出的問題範圍極廣——自格林威治時間直至原子彈的構造。

達賴喇嘛企欲使我信奉喇嘛教，他告訴我；他已練成了分身法，他可以身在波塔拉宮，而用精神指揮我在加多克（西藏西部）的廟宇內工作，他對於自己的法力深信不疑。我回答他，如果他把他法力實地表演一次給我，我就信奉佛教。

他表演法力的機會一直未能實現，因為紅潮氾濫了整個大陸，中國政府撤退至臺灣。西藏面臨侵略的威脅。

聖城內凶兆迭起——一座廟宇的屋頂上，突然噴出泉水，拉薩的居民，人

心惶惶，認為這是天神哭泣的象徵。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五日，西藏境內發生大地震，謠言紛起，同年十月，共匪軍艦開赴西藏邊境。西藏人民，開始準備應戰，他們是強烈的國家主義者，一位音樂家，將新的歌詞，譜入英國國歌的曲譜，一時的激昂的歌聲傳遍全境。

拉薩境內，發出一片吼聲：「擁護達賴喇嘛親自執政！」

達賴喇嘛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正式登基，他雖欲向我學習功課，但環境迫他不能如此，在我們最後一次晤面時，他向我說：

「你最好離開拉薩，你曾努力為我們工作，然而遲早終於分離，走吧，亨利，我們會再見的。」

自此以後，我沒有再見到他，他回至波塔拉宮，西藏政府面臨着一個困難的問題——達賴喇嘛應留守拉薩，還是逃亡別處？——「神使者」的指示是要他們逃亡。

我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啓程離開拉薩，彼德決定多留些時候，我乘牛皮筏渡過嘉易河，回望拉薩，我留戀不捨地離開這個曾經給我庇護的國度。

消息傳來，達賴喇嘛已率領一批貴族，僕從和兵士於夜間逃出拉薩，時局演變，拉薩已不可復回，絕望之餘，我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啓程赴印度，穿過西藏邊境，我們沒有遇到關卡或兵士，當我到達錫金時，我心中突然發生一種預感；我相信達賴喇嘛的系統，到此已告結束，我那可憐的十五歲小朋友——達賴喇嘛十四世——從未享受過一天太平的政治權，然而我耳中依稀聽到他臨別時對我的贈言：「走吧，亨利，我們會再見的。」

——譯自地理雜誌——

認識共產黨的那惡本質

西班牙作者艾李維伏在其「共產主義與羣衆」一文內，首先警告大家：「我們對於名稱，不能太過於相信。」不要以為「只有那些口袋裡藏有黨員證，或者公開承認馬克斯主義好戰性的人，才算是共產黨徒」，這樣就會犯「無知的錯誤」。因為實際上「有成千成萬的人，他們說並非共產黨徒，但却是道道地地，而且十分活躍的共產主義分子」。當共產主義分子在各國偽裝「人民民主主義」，或「基督教社會主義」，「或進步主義」，或以其他美麗動人的名稱出現時，並不表示它已改變其本質。豺狼雖披了羊皮，仍然是吃人的野獸。而且從沒有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以共產主義作為其名稱的一部份，不是自稱「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就是自稱「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共產黨是一批「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說謊者，決不可只相信任何表面的名詞，而要在名稱之外偵查其共黨的活動。共黨分子乃是一羣爲了實現其奪取政權野心，而不擇手段的危險暴徒。在尚未奪到政權之先，他們不惜「利用一切」並「破壞一切」來達到其目的。在已奪獲政權之後，他們就換過一副臉孔，以「否定一切」並「控制一切」，來消滅其所有的政敵。

蒙古寓言選錄

金兆鴻

蒙古族系是我們中華民族構成份子之一，與漢族、滿族、維吾爾族、藏族、……等等，同樣的都是中華民族的主人翁，我們絕對不可以因為對邊疆民族認識不夠，而貿然的給邊疆同胞以「文化低落」、「野蠻」等評語，這樣不僅不公平，而且容易引起民族間無謂的糾紛，甚至於還會給外國赤白帝國主義者以分化我中華民族的藉口，因此在介紹邊疆文化時，必須先加研究，而出於友愛的筆調，才能有公平的評語，絕不可以譁眾取寵，或以特殊的事例，為普遍的現象，而大事渲染。

談到蒙古同胞的文化，不僅內涵豐富，而且源遠流長，實在有加以介紹的必要，但是文化包羅萬千，不知從何着手，本文僅就蒙古的寓言與格言，加以選錄介紹，格言或寓言具有勸勉或警世的作用，是經驗的累積，也是智慧的結晶，如果沒有源遠流長的歷史背景，就不會有寓言的發生，本文特介紹下列十則蒙古寓言，可以了解蒙古文化的內含是如何的豐富、深邃。

一、蛙與兩隻雁子

有兩隻雁子，正在向南飛行，因為他們每年秋天一定向南移居，一隻蛙請求帶他同行，這兩隻雁表示，只要能想出攜帶的方法，就願意帶他往南飛，於是這隻蛙就找到一根不會斷的草來，叫兩隻雁子，每隻銜一端，這隻蛙就以口銜住草的中間，於是他們就這個樣子一路向南飛去，不料底下有人看到他們飛行的樣子，於是大聲的贊美他們的方法，而且認為他們真是太聰明了，否則怎麼能發現這個方法呢？這個自負的蛙，馬上開口說道：「這個法子是我想出來的呀！」話還沒說完，就從空中跌到地上摔死了。

從這一則寓言裏，蒙古同胞得到了下面一句格言：「當你要靜默才能安靜的時候，切不可被自傲引出話來。」

二、喇嘛的「誠寔」

有一個在沙漠中的旅行者，有一天到了某個地方，這個地方有很多人（其實都是蒙古包），看到其中有一家正在講喇嘛吃飯，原來這個喇嘛是請來做佛事的，在喇嘛面前的地上，有一塊金子，這喇嘛就很狡猾的在他的祈禱板上黏了一塊蠟，偷偷的用祈禱板把金子給黏了過來，而藏在外衣的懷裏，到了做完佛事要回廟時，看見他自己衣服上黏着一根線，他就很自豪的把線還給這一家的主人，並且很驕傲的說：「我是喇嘛，如果不是給我的東西，我取去了，

就是一樁罪惡。」

從這一則寓言得到這一句：「不可以做偽君子」的格言。

三、畫狐

有一隻狐狸找到一個被染師扔棄的污水桶，桶裏面還有一些殘餘的藏色顏料，這隻狐以為這就是美麗悅目的天青色，於是就這些藍色顏料塗畫在身上，而且馬上走到眾獸的面前，他們不認識他，就問道：「你是什麼人？」狐狸就說：「我是獸中之王」，於是獅子和他們眾野獸都情願做他的臣民，這隻狐出外旅行的時候，就騎在獅子的背上，對所有的野獸，一概作威作福，而且在狐羣中，尤其使用高壓手段，這羣狐狸自然不服氣，於是就對眾野獸說：「你們的皇帝不過是一隻狐狸而已，倘若你們要尊敬他，為什麼不來尊敬我們？他與我們是一樣的」；眾野獸就說道：「他怎麼會跟你們一樣呢？他的顏色跟你們完全不同」，其中有一隻狐狸就回答說：「至於顏色嘛！只要等到春正月的牛星之夜，凡是我們狐狸一定要高聲大叫，否則我們的毛就會脫落，至於你們的皇帝是不是狐狸，只要等到那天晚上，看他叫不叫就知道了」。時間是無情的，那牛星之夜終於來到了，所有的狐狸都高聲大叫，這隻自封「眾獸之王」的藍色狐狸恐怕要脫毛，只是低聲叫着，聲音雖然低，還是被眾獸聽見了，於是他們才知道他們的新皇帝，只不過是一隻狐狸罷了，至於獅子覺得受欺太甚，不禁大怒，舉爪就將這隻藍色的狐狸給撕裂了。

從這則寓言裏體會出：「雖然身居高位，不可以以勢凌人」的格言來。

四、兔與獅

從前有一隻獅子，通常將森林裏所有的各種野獸輪流作為他的食物，有一天，輪到一隻兔子作他的食物，這獅子看見兔子後，因為兔子太小了，心裏老大不高興，就對兔子說：「你怎麼小呢？還不够我塞牙縫呢！你對我而言，實在毫無用處」，這隻兔子想了一下就說：「我雖然很小，你還差一點吃不到呢！還是將就一點把我吃了算了，因為剛才我來的時候，遇到一隻形狀兇猛而跟你一樣威武的動物，想拿我當點心，結果被我逃了出來，所以你還是將就點吃了算了」，這隻獅子聽說居然還有一隻跟他一樣威武的動物，不禁勃然大怒，就對兔子說：「那隻像我一樣的動物在什麼地方，馬上帶我去看」，於是兔子就在前面帶路，把獅子帶到一口井的旁邊，就叫他往下看，獅子往下一看，果

然看到一隻面孔緊扭像利刃一樣，鬃毛聳起，露牙顯齒，既兇猛而又威武的野獸，獅子既驚又怒，就往下跳，預備跟他的敵手決一勝負，可是結果却溺死在井裏。

從上面這則諷刺獅子有勇無謀的寓言裏，蒙古同胞得到：「倘若一個人能有高度的智慧，切不可因為他的體力小而加以輕視，對強有力的敵手，既不可以智力勝之，那麼我們就應該求智力的發達了」這一句格言。

五、井底盲龜

有一隻瞎了眼睛的烏龜住在井底，另外一隻烏龜住在大海邊，有一次這隻海邊的烏龜到陸上內地旅行，不小心跌到這口井裏去，那隻瞎了眼的烏龜就問這隻新來的烏龜說：「你從那裏來的呀！」海邊的烏龜就回答說：「由海裏來的」，那隻住在井裏的盲龜聽說是從海裏來的，就在井裏游了一小圓圈，問說：「海有這樣大嗎？」住在海邊的烏龜就回答說：「要大多了」，於是這隻盲龜，又在井裏游了大約全井三分之二大小，又問說：「海是不是這麼大？」海邊的龜還是說：「要大多了」，井裏的盲龜說：「那麼海到底有多大呢？」海龜就回答說：「你除了這井水以外，從沒看過別的水，你所知道的實在太少了，至於海洋，縱然你在裏面游了一年半載，還游不到對岸，而且井水根本不能跟海相比較的。」不料盲龜却說：「天下的水沒有大過這口井的，你不過用廢話來贊美你自己的故鄉罷了。」

這一段寓言和內地的「井底之蛙」所表示的意義非常相似，而蒙古同胞却從此悟出：「小有成就的人，無從體會大才能的人的成就，那些以一己所知與一己所能而自誇的人，與這井底的盲龜是一樣的。」

六、鼠和象

有一隻老鼠墮入陷阱之中，恰好有一隻大象聽見老鼠小小的哀鳴聲，朝阱中一看，見有一隻老鼠，於是大象就把尾巴向阱中懸了下去，老鼠緊抓住大象的尾巴，就這樣老鼠就被帶到地上來了，這隻小動物謝謝他的大恩人，而且向大象說道：「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大恩的」，大象就回答說：「我之幫助你，只是惻隱之心罷了，並不希望你的報答，希望你以後要小心些」。於是分手各走各的了。過了幾年，這隻大象已經很衰老了，也因為不小心跌落一個澗谷裏，而這個澗谷非常的狹窄，使大象不能轉身起來，也正好被曾受過大象救援的老鼠看見了，馬上就將這一帶的老鼠都聚集一起，用老鼠特有的利齒，將澗谷的一邊硬生生的給啃寬了，於是就能轉身爬出澗谷。

這一則寓言和內地社會的「受施慎勿忘，施人慎勿念」的用意正相彷彿，可是後半段却說了「助人即助己」的蒙古格言，又跟內地「好心有報」的俗語

一樣，都是勸人做好事的。

七、鑽珍珠孔的人

有某少年學鑽珍珠孔，自以為工夫獨到，頗有驕色，而不願再去學其他的事情，可是另外一些少年同伴，却學會了一樣事情，又學其他事情，因此都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而在事業上也有極大的成就，當初會鑽珍珠孔的少年，雖然此其他少年都會得早，可是因為他只會鑽珍珠孔，所以成就都不如其他的少年，因此落在人後，而且去做那些少年的工人給他們鑽珍珠孔，然而他自己還以鑽珍珠孔能手自居而揚揚自得，毫不為意。

這一則寓言所說的事實，不但古代蒙古社會有這種現象，就是今天不論中外這種現象也還多的是，所以蒙胞從此得到：「不可因有一得而自滿，尙當勤習他事，而持之以恆」。

八、麻雀與猴子

有一隻麻雀將在樹上築巢，樹頂則住了一隻猴子，有一天大雨傾盆而下，雨停後，麻雀在窩裏，仍舊舒服而乾燥，可是往上一看，看見那隻猴子被雨淋得遍體淋漓，正在抖去身上的水，於是麻雀就向猴子說道：「朋友！你的身手是那樣的靈敏，你的心思又是那麼樣的聰明，怎麼會落得這副狼狽像呢？難道不會像我一樣築一個舒服的窩呢？」那隻猴子聽麻雀這樣說，認為麻雀只是在調笑他，於是勃然大怒的回應說：「你這種壞東西也配來譏笑我嗎？難道你真以為你的窩就很舒服了嗎？」一面說着一面就將麻雀的窩折爛給扔下樹去。這隻麻雀真是好心沒有好報，不過他不該向不能接受忠告的人進言，正是如論語所說的「不得其人而言，是謂失言」，無怪乎連窩都被猴子給折爛了，這一則寓言蒙胞悟出了：「不要向性急的人多嘴。」

九、改過自新的貓

有一隻貓慣偷某喇嘛的東西，而且最後又偷了喇嘛的念珠，喇嘛向前追趕，希望能搶回念珠，貓就向牆裏鑽去，可是喇嘛已經抓住貓的尾巴了，牢牢捏住，不料用力過猛，把貓尾巴給抓斷了，這隻貓既感覺痛苦難忍，又沒有食物可吃，艱難困苦無以須加，心想以後一定要改變生活方式，於是就把偷來的那串念珠掛在頸子上，去到一塊合適的地方，不久就有一隻田鼠經過，看見有貓，正想轉身逃跑，這時候貓就跟田鼠打招呼說道：「我的孩子，不要駭怕，我是一隻崇奉聖道的貓，我是不殘害生命的，不做惡事的貓，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樣崇奉聖道，過着至善的生活。」這個新聞傳到老鼠羣裏，於是就成羣結隊的

來聽這隻貓唱讚美詩，到了儀式完畢後，這隻貓就叫老鼠羣排成一列，以單行自左至右的環繞着貓走，然後不准回頭的一個一個地走開，各回各的洞裏去，貓就將走得最後面的一隻老鼠生吞活剝的作了牠這一天的食糧。以後每天都是這樣，這一羣老鼠的數目日漸減此，到了後來，這件事實就成為所有老鼠注意的題目，對於貓就不免有所懷疑，於是老鼠首領就召集所有的老鼠開會，討論保護自身安全的方法，後來又找到一些老鼠的毛和骨，就更懷疑這隻貓了，到了第二天，貓唱完讚美詩後，老鼠首領就問這隻貓說：「聖貓，你每天吃什麼東西過日子呢？」貓回答說：「我只以乾草和樹葉來維持生活」，老鼠首領還是將信將疑的回去，又召集所有的老鼠開會，共謀對策，就決定到人的家裏去偷一個鈴和一根繩子來，設法把鈴子掛在貓的頸子上，如果讚美詩唱完後，有什麼事故發生，鈴就一定會響，我們只要回頭去看，自然就會知道貓在那裏和幹什麼了，第二天要唱讚美詩時，老鼠首領就用一種阿諛的言辭說是要送一件禮物給聖貓，貓被恭維的昏頭轉向，自然一說就成，於是順利地把鈴掛在貓的頸子上，到了唱完讚美詩後，衆老鼠依舊挨個兒回洞，不久鈴兒忽然響了起來，衆老鼠跑回頭一看，不出所料，貓正在吃走在最後面的那隻老鼠，於是老鼠領袖就向貓說：「啊聖貓！雖然你一天胖似一天，但是我們老鼠却一天比一天少了，這種聖道要是發達起來，我們鼠類將要全部死光了，還是請你回到你原來的地方去罷。」說罷，這一羣老鼠也就悶然各回其洞去了。

這一則寓言說出了一多行不義必暴露其行藏」的格言來。

和林與成吉思汗的事功

李卓英譯

成吉思汗與其他的征服者不同，他沒在繁華的新征服地定居，他敗金後，就匆忙的出關回到他繼承的貧瘠高原上，不再進關，而留木草黎（Muhuni）在金爲戰事將領。

在高原上有個中樞。汗選沙漠城市喀拉庫倫（Korakorum）——黑色沙漠爲其帳地（Ordu）。

在喀拉庫倫他擁有游牧者所希望的各種東西。喀拉庫倫——奇異之城，是不毛之地中的大都市，它受着風沙的吹打。房子是以乾泥及茅草建的，上覆黑氈的圓頂。這些房子隨意的座落著。

渡過窮困流浪的歲月後，在冬季建了很多的馬廄，又精選良駒，蓋上汗的烙印。爲防備飢荒而設穀倉——爲他的人民貯存了小米及稻米，爲馬備了乾草。

爲使大批從北亞來的商旅及來朝的大使有宿所而設商隊宿所。

阿拉伯及突厥商人從南方到喀拉庫倫。成吉思汗訂了一套與他們交易的辦

十、狐與鳥

一隻狐與一隻鳥結成朋友，同住一處，當大鳥出去覓食的時候，這隻狐就生吞活剝的吃了一隻小鳥，這樣下去，小鳥整個吃完了，而母鳥也曉得了小鳥的死因，於是決計施以報復，於是就找到一個陷籠，設法引狐前往，親眼看着狐被捉牢才飛回去。

這一則寓言正說出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格言。

以上十則寓言係參考詹姆士吉穆爾（James Gilman）氏所著「與蒙古人同居」（Among The Mongols）、美國蒙古協會公報及劉虎如氏所撰之「外蒙古」等書。

寓言的誕生有其社會背景，往往是因為正面的勸諫收不到效果，不如繞個圈子，假借着中低等動物的故事，使人直接去省悟，比較更快些，這就正如：「遜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或：「言雖在彼而意却在此」，因此寓言也可以說是教訓的物語，是文學中最生動也最有技巧的一種，我國五千年文化所蘊育出來的文學不但其領域廣闊，而且內涵豐碩，因此有其他民族所沒有的詩、辭、歌、賦，但是仍然缺少富有教育世人作用的寓言，蒙古同胞的寓言正好補充了我們這一部份的缺憾，因為蒙古文化也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

法。汗不喜歡論價，如果商人想和他交易，他們的貨物就被沒收；相反，如果他們獻出他們所有物品，則他們所獲的回贈物品比他們付出的多的多。

使節區的旁邊是教士區。舊式佛教聖堂與石製清真寺及希臘正教的木式小教堂並列。只要遵守亞薩法（Yasa 譯者註，亞薩者蒙古話，即蒙古法律或基本大法的意思）及蒙古帳營規則，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的崇拜他們自己信仰的神。

商旅在邊界上會見蒙古官員後，就會同嚮導到喀拉庫倫——他們到來的消息是由商旅路線上負責送信的快差先行送到的。一旦看到了正在吃草的牧羣、黑頂的帳篷州，就歸由執行法律的長官來管理。

依照游牧民族古老的習俗，商旅們一定要在兩個火堆間通過，如果他們遵守規則，就不會受到灼傷；蒙古人相信，如果他們之中隱藏了邪惡的東西，火就會燒傷他們。通過這一關後，就供給他們食住，如果成吉思汗同意，他們就

被帶往謁見這位征服者。

汗的朝廷設在一個白絲氈子的大帳篷裏。在進口處放一銀桌，上置馬奶、水果、肉，來謁者可以盡情的吃。在帳篷最末端的高座上坐著汗，在他左下方的矮椅上坐著勃兒帖 (Boutai)，按勃兒帖或作孛兒帖，係德薛禪之女，即也速該攜九歲子鐵木真到弘吉剌部為其子相貌，中途所遇之女子，後來鐵木真即娶勃兒帖為妻) 或其他妻妾。

幾個大宦侍他，也許是穿著刺繡長袍、留著長鬚子、聲音深沉、外表莊嚴的耶律楚材 (Ye Liu Chutai)——蒙古諾彥 (Noyon，按諾彥即萬人長)，名譽上酒人。帳篷四週椅子上坐著謙恭的貴族，他們脫去了制服，穿上棉袍，掛著腰帶，戴著白氈帽。在帳篷中間，正熊熊的燒著一盆以馬糞及荊刺為燃料的火。

塔爾罕 (Tar-khans)——最尊貴的貴族，隨意的踱進來，在椅子上坐下，他們的腿在椅子下交叉著，疤痕的手放在強健的大腿上。烏爾汗 (Orkhon 或 Ur-khan，按烏爾汗即陸軍指揮官) 及各師指揮官帶著釘頭槌加入他們的行列。談話一定要輕聲慢氣，當汗講話時，全場要肅靜無聲。

當汗談起一件事時，沒有一個人能對汗說的話加上一句，與汗辯論是犯法的行為，對汗誇大其詞是道德上的過失，如果對汗說謊就要受到處罰。汗的談話簡短而精密。

汗希望外鄉客在謁見時呈獻禮物，禮物在值日警衛允許商旅謁見前就先呈獻給汗。其後，檢查謁見者有沒有攜帶武器，同時很謹慎的防範他們靠近大帳篷的門檻，如果是小帳篷的話，則不能觸及繩索。對汗講話時，必需跪著。在謁見時，不可隨時離開，直到汗認為可以離去時，方可離去。

喀拉庫倫——如今已消失在戈壁侵蝕性的沙礫下——是以嚴厲的命令來治理。只要進入汗的帳地，就成了冠冕及皇座的僕人。除了汗的命令外，其他的法律都不復存在。

「一進入塔塔兒，我就以為自己在另一個世界裏。」一個很勇敢的教士 Fra Rubruguis (弗拉·魯柏魯克斯) 說。

這是一個由亞薩法推動及默然承受汗的意旨的王國。汗的帳篷永遠是面朝南的，在南面還留著一片空地。在汗營帳的左右，遊牧部族有其固定的地區。汗的家室已成長，他們的營帳分散在汗的營區內，他們有自己的子民來侍候。汗除了灰眼睛的勃兒帖外，還娶了其他的女子，他娶了金及遼的公主，突厥皇族的女兒及各部族的美女。

汗除了對勇敢、機智的男子及快速耐久的良駒有鑑賞力外，對女子也同樣的有鑑賞力。有一次，一個蒙古人對他形容一位體態優美的美女，但是不能確知在何處可以找到她。汗不耐煩的說：「如果她真美麗，我就會找到她。」一個使他煩擾不安的夢——一個妾要謀害他，當他在戰場上醒來時，馬上

叫道：「誰是營帳進口的守衛長？」

當守衛長告訴汗他的名字後，汗下令道：「像這樣的一個女子就是給你的禮物，帶她到你的帳篷去。」

他以自己的形式來處理倫理道德上的問題，一個妾與其家族中人私通，當汗深思後，沒有處死他們，只把他們放逐。他說：「喜歡一個天性卑鄙的女子，是我的錯。」

在所有的兒子中，他以勃兒帖生的四子為其繼承人，汗替他們選擇友伴，派資深博學的官員當家庭教師。他也時常的考察他們，當他對他們不同的天性及能力感到滿意時，就讓他們當歐陸克 (Ortukes)——鷹 (Eagles)——皇族王子，在有計劃的策劃上，他們各有職守。

長子朮赤 (Juehi) 當狩獵長，任察哈臺 (Chatagai) 為執行法律、刑罰長官；窩闊臺 (Ogotai) 為議會會長，汗把幼子拖雷 (Tuli) 留在身邊，當名譽陸軍首領。朮赤子拔都 (Batu) 打敗俄羅斯聯軍後，建立「金帳汗國」(Golden Central)，察哈臺繼承了中亞的土地，他的後代巴拜兒 (Babar) 是印度蒙兀兒帝國的首創者；拖雷的兒子忽必烈統治從中國海到中歐的領土。年青的忽必烈是汗的寵信，汗曾向忽必烈表示以他引以為傲。汗說「詳細的記下忽必烈的話，他每一句話都充滿著智慧。」

從金回來的途中，汗發現西半部年青的帝國已高度的腐化。勢力強大的中亞突厥原臣屬於西遼，現已為篡奪者——庫出魯克 (Gutchuk; 又作屈出律)——乃蠻王子的臣屬了。蒙古曾打敗克烈 (Karais) 後出兵擊潰乃蠻。

庫出魯克想以叛變來提高他的聲望，他殺了他的主人西遼汗 (Bkhan of Black Cathay)，與遠西最強的汗 (係指花剌子模) 聯盟。當成吉思汗占領長城以南時，庫出魯克已瓦解了有價值的烏古爾 (Ulgur) 即畏兀兒部，殺蒙古屬國阿里馬利 (Almalik 今之伊寧) 的天主教主。一直奔波不止的蔑耳乞 (Merkitis) 放棄游牧，加入了庫出魯克的隊伍。

成吉思汗在回喀拉庫倫的途中，即把對付庫出魯克及他從西藏到撒爾馬罕 (Samar kand) 王朝的任務分配的很清楚。各部族再騎上健壯的馬匹出擊乃蠻；西遼王被奪去了王位，又被蒙古人擊崩；汗派速不臺 (Guborai) 帶一師去蔑耳乞招降他們；又派哲別諾顏 (Chepe Noyon，按哲別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哲別，哲別，軍器之名；諾顏，蒙語，長官之意) 指揮二個圖們 (Tumans) 一個 Tuman (一萬人) 去追擊、處死庫出魯克。

除了庫出魯克外，哲別赦免了所有的敵人，因此受到回教徒熱烈，也開放了戰爭期間關閉的佛教聖堂。隨後，他在世界屋脊上追擊「一年皇帝」直到庫出魯克被斬首，頭顱送到喀拉庫倫——與頭顱同時送去的是一千匹在戰時由強壯的蒙古人在各處收集的白鼻馬。

戰事——如果在第一戰場失敗，對汗來講是一場大災難——有二個結果。從西藏經喜瑪拉雅山伸展到蘇俄高原的最鄰近的野蠻突厥部族成為帝國的一分子。乃蠻崩潰後，突厥部族就控制了亞洲均勢。勝利的蒙古人在此一直是少數民族。

聖堂的重新開放，給成吉思汗帶來新的聲威，他征服金、西遼、乃蠻及汗受佛教影響的消息，從山城傳到豁谷。困窘的木拉夷（Muhais）沒受到虐待，汗見他們的什一稅及賦稅。在西藏及世界上最仇恨異教徒的地方，僧侶、回教徒、喇嘛的地位是平等的，同樣是受著亞薩法的管理、告戒及保護。汗的使者——留鬍子的金人宣揚著征服者的法律，使混亂的局面變成安定、有秩序，但是他們仍不斷的為解救木革黎嚴厲統治下的金努力。

信差從南道疾駛到志得意滿的哲別帳地，帶來汗已收到千匹馬的消息，及「勝不驕，才能成大業」的勉語。

不論是否會受到懲罰，哲別繼續留在西藏召集勇士，不再回喀拉庫倫，因為在那裏還有許多事情養著他去做。

專題報導

一、聯合國開始走上毀滅之路

——全國支持政府退出聯合國之正確決策

(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臨時會

通過對外交報告決議文

中國國民黨第十屆中央評議委員會臨時會議暨中央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今通過對行政院院長嚴家淦同志當前外交情勢報告決議文，全文如下：

本黨中央評議委員會臨時會議、中央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共同聽取行政院院長嚴家淦同志當前外交情勢報告後，曾詳加討論，一致認為此次政府宣告退出聯合國是最正確的決策，並決不承認聯合國之非法決議具有任何效力。茲決議如下：

一、政府宣告退出聯合國後，總裁昭告全國同胞：「不為一時的變局迷惑，把握方向，團結奮鬥，在風平浪靜時不鬆懈，不苟安，不驕惰；在暴風雨來襲時，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這也就是全黨同志共同遵循的精神指標。

二、本黨數十年奮鬥歷史，無不是在最艱難的時候，奮發其最大的勇氣，

在庫出魯克被推翻的同時，北亞像落幕一樣突然而確切的被平定了。從中國到鹹海在同一個統治者管理之下。這時反抗已平息，信差可縱馳於五十多經度間的廣大範圍間，換言之，一個少女帶著一袋金子，能毫無傷害的從一游牧帝國到一個王國去。

但是，這種行政活動漸漸不能滿足這位逐漸老去的征服者，他不復如前的喜歡冬季狩獵。一天，汗問一個蒙古守衛官「世界上什麼東西能帶來最大的快樂？」

「晴朗的天氣，在空闊無垠的平原上，騎著一匹千里駒，手腕上的獵鷹開始去捕捉野兔，這是最快樂的事。」守衛官沉思一回答道。

「不對。」汗回答。「擊潰你的敵人，看他們在你的腳邊倒下——拿走他們的馬匹、物品，聽他們的女子悲歎，才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事。」

按和林即喀拉庫倫。

譯自 Harold Lamb 著的 Genghis Khan 一書中，第二部分第十一章 Katakorum。

貢獻其最高的智慧，發揮其最團結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的克服困難，完成了一時代的任務。這次我在聯合國所遭遇的橫逆，以今日我所具備的革命條件，蓄積的戰鬥潛力，深信一定能扭轉逆勢，衝破難關，完成反攻復國大業，這是全黨同志共同的信心與抱負。

三、今天聯合國違背了最初創立的憲章與精神，已失去其立場、原則，並根本失去其存在之價值。我政府毅然決定於阿案表決前退出聯合國，絕對正確。何況世界上二百五十多個國家，未曾加入聯合國的尚有數十個之多，其中能够獨立自強的，一樣受到國際的重視和尊敬。我們具有進步的實績，與強大的國力，雖然退出了聯合國，決無損於我們的尊嚴，這是我全黨同志、全國國民早已具有的認識。

四、中華民國為本黨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所締造，我們懷於對歷史所負責任之重大，與全國同胞寄望之殷切，際此國家民族重要關頭，自必須愈益淬礪奮發，為民前鋒，警醒國魂，振發民氣。爰特提出當前黨政工作努力重點：

(一) 黨務方面：

1 切實檢討各級領導作風，一切重在思想與行動之掌握機先，使黨真能

成爲引導全面革新的動力。

2 迅速建立黨的戰鬪體制，精簡組織結構，確定責任區劃，分清工作權責。

3 從羣衆中，青年中，工作中，戰鬪中，多方培養黨的幹部，嚴格要求幹部爲黨員服務，黨員爲羣衆服務。

(二) 政治方面：

1 鼓勵並拔擢青年才俊，參與政治，俾其能貢獻智慧能力於社會國家。

2 各級政府組織與人事，應作適當的調整，並切實建立分層負責制度，改進政治風氣。

3 中央民意機構，應依民主憲政體制，再加充實，以加強其代表人民監督政府之功能。

4 貫徹民生主義經濟政策，繼續改善投資環境，歡迎華僑及外人投資，促進農工生產，擴展對外貿易，加速經濟之高度發展。並對於農民、漁民、勞工大眾生活，切實謀求改善。

5 提倡國民節約儲蓄，推行戰時生活。

6 培養國民道德，振奮民族精神，加速教育發展。

7 積極發展學術及科技研究。

8 加強國防建設，不斷充實三軍反攻戰力。

9 保持並增進與一切愛好自由、正義的國家及人民之友好關係，繼續堅持聯合國憲章的精神，爲捍衛人類和平正義之原則而共同奮鬥。

10 團結海外一千八百萬僑胞，積極的從國民外交、經濟、文化各方面，直接間接，打擊毛共一切陰謀罪行。

11 號召大陸本黨黨員、愛國志士、覺醒的共黨共軍共幹，堅定信心，一齊奮起，會合我基地之反攻行動，推翻這迴光反照的獨夫毛賊極權暴政。

以上各項決定，責成我黨政負責同志積極規劃，迅速切實辦理，務求成效。

我們深信：現在不過是黎明前黑暗的一刻，只要我們保持清明的反共信念，堅持反共的勇氣，堅決爲自由正義而奮鬥不懈，國家的命運，實完全操之在我。現在，就是大家發揮新的有力行動的開始。

眼前國際姑息的脚步，已經走到盡頭，當他們身受共匪迫害侮辱的時候，必將轉陷淪爲清明，轉怯懦爲勇敢，認清我們真是居於扼制共匪死命，無人可以取代、改變、搖撼的關鍵地位。

本黨決與全國同胞一致奮發其「憂勞與國」的大義血忱，排除一切險阻艱難，爭取復國建國最後的勝利與成功。

(二) 周外長嚴正聲明

聯合國自毀憲章我國宣布退出

聯合國大會於十月廿五日下午下午（臺北時間廿六日上午）就「中國代表權」問題阿爾巴尼亞案提付表決前，我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團長外交部長周書楷已即發表嚴正聲明，宣布我決定毅然退出聯合國。聲明全文如下：

參與頓巴敦橡園會談，並以召集集國之一員發起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而爲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及安理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華民國，決定退出他自己所參與締造的聯合國。

這座聳入雲霄的聯合國大廈，刻劃着人類的痛苦回憶；聯合國的基礎原應建築在公理與正義之上，它原應發揮堅持憲章原則，保障忠實會員國合法地位，維護人類自由的精神力量，以及制裁極權暴力的道德勇氣。現在這座莊嚴的建築所象徵的聯合國，正受到暴力的破壞搖撼，隨時有倒塌的危險了！

聯合國的創立，人類曾經付出無比慘重的代價，二次大戰期間，犧牲了幾千萬人的寶貴生命，流血成渠，伏屍遍野，毀滅了無數城鎮與家園，也不知有多少孤兒寡婦曾在瓦礫灰燼中踴躍，在死亡恐怖中徬徨；而這個歷史悲劇的造成，則是由於當時握有決定人類命運之權力的政治家如張伯倫之流，缺乏政治遠見與道德勇氣，蔽於現實主義與一時的利害，囂於暴力和戰爭的威脅，畏葸苟安，以爲只要滿足侵略者當時的要求，便可得到屈辱的和平，其結果，遂使國際聯盟失去維護和平與制裁侵略的功用，陷於癱瘓瓦解，而侵略者之慾望，遂由吞噬一地一國擴大爲吞噬整個世界，於是不久乃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歷史的事實證明了：當時張伯倫從慕尼黑黑所得到的，並非「光榮的和平」，實係殘酷的戰爭！歷史是人類的一面鏡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華民國犧牲了千萬以上軍民的生命，損失了不可估計的財產。幸賴我全體軍民堅毅果決，奮戰不屈，終獲最後勝利。大戰結束，我國政府懷着悲天憫人的宏願，裹起戰爭的創傷，以德報怨，修好棄嫌，參與締造聯合國的工作，致力於重建世界之安全和平。因此，中華民國爲安理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經明載於憲章第二十三條之中。二十六年來，我國始終一貫遵守憲章，善盡會員國之義務，對於各新興國家的人民爲實現其獨立自主所作之努力，以及國際間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等各方面之合作，我國無不竭力贊助促進，以期建立世界之安全和平與正義。凡此事實具在，任何人不能否認我國爲聯合國忠實之會員國，故任何排除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合法地位之行爲，不僅爲撕毀憲章之非法行爲，且亦完全否定了聯合國所賴以建立的崇高目標與神聖原則。

目前承認現實之論調甚囂塵上，以爲中共進入聯合國之藉口；但罪惡的存

在是一回事，接受罪惡的存在又是一事。聯合國的神聖職責，是要消滅罪惡的存在，決不能反向罪惡低頭，承認它的存在權利，而否定聯合國自身的存在價值。

中華民國人民及政府對中共的堅決鬥爭，對內在保衛人民之人權自由，對外在保衛世界之安全和平。今天中國大陸雖為中共暴力叛亂集團所盤踞。但中華民國政府仍在其自己領土上繼續行使統治權，繼續為拯救大陸同胞而奮鬥，繼續為維護世界安全和平而盡力，所以凡主張所謂「恢復一中」在聯合國之權利以取代我國在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之合法地位者，便不啻是支持中共繼續迫害威脅中國大陸七億人民，以危害世界安全和平的幫兇。

二、三十年來，中共所犯的罪行，實為人類歷史空前所未有，效略舉其最顯著者：

一、中共於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專從後方襲擊國軍，奪取武器，並以國軍抗戰勝利之際，從蘇俄取得所接收日本關東軍之全部裝備於是乃益擴大叛亂，以致整個大陸均為此暴力叛亂集團所蹂躪。

二、它屠殺了五千萬以上的善良大陸人民。它掠奪沒收了人民所有的一切財產。它剝奪了人民的人權和自由，使人民沒有人格的尊嚴，沒有追求幸福的權利，甚至沒有哭泣和沉默的自由。在它暴力統治之下，農民變成了農奴，工人變成了工奴，商人都被認為是剝削者和萬惡的賤民。

三、它製造紅衛兵又迫害紅衛兵，使無數的青少年和知識分子遭受殘酷的鬥爭，其倖免於死者，又被下放勞改，在飢寒交迫之中，在鞭笞踐踏之下，從事難堪的奴役。

四、它摧毀了家庭組織，強迫夫妻以及父母子女離散，使人人變成它所奴役鞭撻的孤獨牛馬；摧殘了以仁愛為本的中國文化及道德倫理；摧殘了所有的宗教，教會被封閉沒收，教士和教律被監禁迫害，它要使善良的大陸七億人民都變成殘暴而無人性的侵略工具。

五、它正在加緊殘害少數民族，尤其是藏族與維吾兒族已面臨滅絕的危機。

六、它曾派兵侵略大韓民國，與聯合國為敵，一九五一年被聯合國大會裁定為韓戰之侵略者。

七、它支援越戰和寮戰。使其擴大，延長。並支援東南亞各地共黨到處發動暴亂和戰爭。它在大陸秘密訓練各國共黨分子，遣其潛返本國，進行政治顛覆和武裝鬥爭。今天中共造反作亂的魔爪已伸到遙遠的中東、非洲、北美和南美洲。

八、它大量種植鴉片、販賣毒品，實行毒化世界，並以其販毒所得，充作在各國進行顛覆的經費。

九、它推行仇外恨外的教育和運動，推行全民皆兵運動。它發展核子武力

，而且包藏一個最可怕的陰謀，此即在於它認為必要時，不惜犧牲大陸一半人口，來挑起一場毀滅人類的核子戰爭。

十、它在其黨章中明確規定「反蘇修」、「反美帝」、「反一切反動派」，即反全世界所有不與它沆瀣一氣的國家。它並不諱言，目前外交戰略的改變，其作用在「擴大和加強國際反帝鬥爭的統一戰線」。大家若不健忘，當能憶及廿年前，毛澤東曾不斷高喊「向蘇聯一面倒」，後來為了欺騙亞非國家，又曾高喊「和平共處五原則」，召開萬隆會議，曾幾何時，它把養它的主子當做了死敵，而參加萬隆會議的國家中則有的幾乎被共黨顛覆，有的且受到中共的武裝攻擊。

總之，中共對內殘殺、迫害，對外侵略、「造反」，並且它早曾揚言要徹底改造聯合國或重新組織聯合國，事實將能證明，中共一旦被引入聯合國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之後，不僅聯合國將從此永無寧日，而且必將變成它進行國際統戰以及國際顛覆的主戰場，其所握有之否決權，必將變成它製造暴亂與發動侵略之盾牌及刺殺民主國家之利刃。聯合國必將從此變成一個充滿罪惡與製造戰爭的場所！

中共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叛亂集團，其在大陸的統治乃基於暴力，並非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它對外侵略成性，聯合國為譴責中共侵略韓國罪行所通過之嚴正決議，煌煌紀錄，櫥卷具在，乃現在竟有聯合國會員國倡議排除中華民國之合法地位，以容納中共為會員並為安全理事會之常任理事，此何異邀請殺人犯走進法庭，奪佔法官之座席？亦何異聯合國宣告自身開始步入毀滅之路。

有人以為容忍中共進入聯合國是為「和平」，竟在藉此約束中共，此種想法實無異拿稻草捆綁老虎。不僅係幻想，而且極危險。

今天聯合國憲章已被破壞，從而聯合國成立之宗旨亦已完全動搖，我國雖力圖保衛聯合國宗旨、憲章、伸張國際公理正義及實現世界長期安全和平而不可得，乃祇有斷然退出吾人所曾艱辛參與締造的聯合國之一途，但本席願再鄭重聲明，中共不但為我大陸七億人民之公敵，不但為我國之叛徒，亦為經聯合國裁定之侵略罪犯，且中共內部的奪權鬥爭愈演愈烈，迄今仍在無政府狀態之中，其所謂「人民代表大會」早已解體，其所謂「國家主席」早已失蹤，所以它根本無民意可資假託，根本不具備一個國家的構成條件，它絕對無代表大陸七億人民的任何權利，更絕對無代替中華民國政府的任何資格。聯合國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合法地位所作違反憲章之任何決定，均屬非法行為，中華民國政府及全民均絕對認為無效而堅決反對到底。

中華民國人民及政府，對於二十多年來堅守正義立場，予我鼓勵支持之友邦，表示誠摯的敬意與謝忱；並保證我國今後對於國際事務的處理，仍當一本參加締造聯合國之初衷，恪守憲章所揭示之目標與原則，協同志同道合的友邦，共同為維護國際公理正義與世界安全和平而繼續奮鬥。

中華民國爲維護公理正義之勇者，吾人曾多次獨立奮鬥於道義正義之上，艱難險阻之中，深信吾人終能激發人類之良知與道德勇氣，使公理戰勝暴力，正義戰勝邪惡。

(三) 國代發表嚴正聲明支持政府決策

國民大會全體代表（廿六）日對聯合國通過匪入會案，發表嚴正聲明，堅決支持政府立即退出聯合國之決策。

聲明全文如下：「頃悉聯合國第廿六屆大會，喪失公理正義通過阿爾巴尼亞等國所提匪入會案，我代表同人深感憤慨！查聯合國之創立，旨在主持公理正義，維護世界和平，今竟背棄憲章尊嚴，向侵略者投降，此種不仁不義不法之行爲，已完全喪失聯合國崇高理想與精神，實已失去繼續存在之價值，我代表同人堅決支持政府立即退出聯合國之決策，並嚴正聲明，中共匪幫乃叛亂集團，無權代表中國人民，全國同胞在蔣總統領導下「堅持國家及國民獨立不撓之精神」，「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以完成反攻大陸，拯救同胞之神聖使命。」

(四) 立法院同意政府退出聯合國之措施

立法院在昨（廿九）日院會中，對於行政院適時決定退出聯合國的措施，表示同意。並作成四點決議：

「一、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常會違背憲章，罔顧國際正義，作牽引中共匪幫之非法決議，行政院適時決定退出聯合國之措施，允爲恰當，本院予以同意。」

二、中華民國政府爲代表我海內外全國人民之唯一合法政府，既已退出聯合國；中共匪幫爲叛亂集團，且爲聯合國決議之侵略者，其在聯合國內之一切行爲，不能代表我國人民，今後聯合國損及我國權益之任何措施，我國概不承認。

三、今後我國仍應本聯合國憲章原有精神，擴大並加強與各國之友誼，共同爲正義與和平而奮鬥。

四、值此世局多變，大陸同胞渴望解救之際，行政院應對全般施政，迅速改進，充實國力，光復大陸。」

立法院此一決議，是在立委聽取嚴院長對當前外交情勢報告之後，經張子揚委員提出臨時動議，並由外交委員會召集委員謝仁釗等組成小組，草擬決議文，交院會經過審慎討論通過後正式發表的。

(五) 監察院支持政府

退出聯合國的明智措施

監察院外交委員會委員們，對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等附匪國家所提的「納匪排我案」，深表憤慨。外交委員會於二十七日九時三十分舉行臨時會議，由召集人袁晴暉主持。會中討論我國退出聯合國問題，委員們對我政府迅速決定退出聯合國，均認爲係明智措施，並決議發表如下書面聲明：

「聯合國創設之目的，在於主持國際正義，維護世界和平，惟近年以來，實際上對於世界和平並無何等之貢獻，遠之如韓戰，近之如越戰，乃至印巴衝突，以阿糾紛，亦未見任何有效措施。是此一組織早已名存實亡，今乃進而更向早已決議宣布爲侵略者之匪共屈服，深信今後該一組織更將變成邪惡集團，滲透顛覆統戰之宣傳活動中心，將貽世界更無窮之禍患。我政府此次正式宣布退出，不唯對我毫無損失，適足以表明我國維護世界和平之堅決態度，且向全世界愛好和平之國家提出和平危機之警號。此種明智之決策，凡我國民，均應一致支持。」

聲明中指出：「環顧世界若干主張正義、致力和平之國家，迄未參加聯合國者不在少數，並未絲毫影響其國際聲譽，與其自立自強之光榮成果，我國立國之精神，厥在堅守正義，不屈不撓，今雖退出聯合國，仍當本於當年從事創建聯合國之初衷，繼續爲維護世界之正義與和平，不斷奮鬥。」

聲明最後強調：「當前國際局勢之混沌，公理泯滅，正義不彰，邪惡披猖，理性墮墮，人類之能免於浩劫者幾希，際茲拂逆之來，我全國上下，亟應加倍自警自勵，切實奉行「總統「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之訓示：精誠團結，奮發圖強，必能完成消滅赤匪，拯救同胞之使命。」

(六) 臺灣省議會聲明代表全省人民

支持政府光復大陸重建世界和平組織

臺灣省議會今（廿六）日發表聲明稱：聯合國不能維護正義與公理，已名存實亡，無足重視，臺灣全省同胞誓以實際行動支持政府，消滅匪僞爲政權。

聯合國大會，今天通過「排我納匪案」，臺灣省議會獲悉後，立即發表一項書面聲明，其中指出：聯合國大會於十月廿六日表決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時，竟通過阿爾巴尼亞等親匪集團所提的「排我納匪」案，消息傳來，使我們爲國際間公理淪亡，正義泯滅而憤慨，亦爲聯合國自啟喪鐘宣告其末日開始而悲悼。

該會說：我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共匪僞政權乃叛

亂組織，現以恐怖手段控制大陸人民，在法理上與事實上均不能代表中國。因此我們決不承認匪偽政權有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的權利，我們並認為聯合國既已自行撕毀其憲章。喪失了維護世界自由和平的精神，則此組織亦已名存實亡，無足重視。

該會在聲明中鄭重宣稱：我臺灣全省人民願以實際行動支持政府，為早日光復大陸，消滅匪偽政權，統一全中國，重建世界和平組織而努力。

(七) 臺北市議會聲明安危在是非 存亡在虛實協力同心完成復國建國使命

臺北市議會副議長張建邦及全體議員，廿六日在獲悉我國退出聯合國組織的消息後，代表一百八十萬市民發表聲明，認為「安危在是非而不在強弱，存亡在虛實而不在眾寡」，決心恪遵「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訓示，加強團結，奮發圖強，擁護政府，反攻復國。

聲明中說：聯合國受姑息逆流影響，是非顛倒，邪正不分，竟開門揖盜，引狼入室，使侵略成性的毛共匪幫，混入反侵略的陣營。這實在是聯合國歷史上最黯淡的一頁，更是人類歷史上最悲痛的一頁。我們堅信正義必能戰勝邪惡，公理必能打倒強權，我們定能摧毀毛共匪幫，完成復國建國使命。

二、本年旅美旅歐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活動紀要

記者

本年旅居美國與歐洲之喀爾穆克蒙胞數千人，分別推選代表九人，組成旅美旅歐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並由旅美蒙胞伊德木札布先生擔任致敬團秘書，在團長色德巴博士率領下一行十人於十月八日下午八時十分飛抵國門，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郭寄嶠先生率同該會高級職員及在臺蒙籍人士數十人均到機場歡迎，在機場時，回國蒙胞曾發表書面談話，並接受電視、報社記者之訪問，隨即下榻於華國飯店。

十月九日回國蒙胞即展開各項活動，九日上午到圓山忠烈祠向革命先烈暨國軍陣亡將士默花致敬。次日欣逢建國六十年國慶，回國致敬團在團長色德巴率領下，前往總統府廣場參加慶祝大會，目睹舉國上下一致效忠，總統的盛況，對祖國的前途充滿了信心，及至總統蒞臨訓話時，蒙胞一致高呼：「

「(意為 蔣總統萬歲)，會

(八) 民青兩黨嚴正表示支持政府團結反共指

聯合國通過排我納匪喪失立場無異自掘墳墓

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團，今天(廿六)日開緊急會議，發表嚴正聲明：堅決反對聯合國違背憲章，容匪入會。

聲明中說：我中華民國政府係依我國憲法選出的唯一合法政府，一向代表全體國民意志，在聯合國中行使職權，維護憲章精神，維持世界和平，正義及自由，素為忠誠會員國之一。

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宣稱於一九四九年成立，未曾加入聯合國，自無會籍可言，今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會員國，並排除我中華民國，試問共匪原非會員國，何得妄稱恢復，顯屬違法造謠，於程序上即屬不合而應駁，而聯合國指導委員會竟准列入議程，已屬非是，況且共匪侵略成性，根本無資格進入聯合國。

民社黨譴責聯合國大會通過「排我納匪」案為違憲及不顧國際道義，相信聯合國將遭國際聯盟相同的命運。

聲明中呼籲國內外全體同胞，堅定反共愛國立場，一致擁護政府奮發圖強，聯合世界上愛好民主自由及主持正義的國家，拯救自由世界。

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聯合國大會今(廿六)天表決通過阿爾巴尼亞所提的「排我納匪」案，表示十分憤慨，特鄭重發表聲明。

聲明說：聯合國大會於今天表決通過阿案，「排我納匪」，消息傳來，無限憤慨。聯合國竟然自行毀棄原則，違背憲章，不顧公道與正義，實無異自掘墳墓，自掘墳墓。聯合國之前途與命運，將斷送於此一荒謬提案之通過，殆無疑義。

後華僑社記者趕來拍照訪問，而若干廣播電臺記亦前來作錄音訪問，在衆多之回國僑團中格外特出。

隨後蒙胞回國致敬團開始各項拜會活動，計拜會蒙古同鄉會、國防部長、參謀總長、立法院邊政委員會、監察院邊政委員會、國民大會秘書處、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第八委員會、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陸海光先生蒙藏委員會、中國邊政協會等機關及首長，並參觀在南海路科學館展出之共匪暴行資料及大陸反共革命事蹟展覽、赴高雄參觀軍經建設進步實況，此外並參加了僑務委員會歡迎酒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歡迎酒會、外交部慶祝建國六十年雙十國慶招待酒會，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歡迎茶會、華僑救國總會歡迎茶會、十九屆華僑節大會，並榮獲參加中山樓 總統暨夫人茶會，並蒙行政院嚴院長召見暨

僑務委員會高委員長款宴，在日程安排上極為緊湊。

在上列各項活動中，頗有值得一敘者：如參觀共匪暴行資料及大陸反共革命事蹟展覽後，對匪偽暴行極感憤怒，而對大陸上反共抗暴之英勇義行，由衷感佩，深信匪偽暴行人神所共憤，我反攻復國大業必固推行民主自由博愛之三民主義而終將完成。十月廿二日拜會中國邊政協會，由本會理事長張志智先生接見，晚間並由本會在臺北市新生北路成吉思汗餐廳以蒙古烤肉同時宴請旅美旅歐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旅美藏胞代表回國致敬團、海外維吾爾族回國代表等，而在臺滿族立法委員廣祿先生亦應邀參加，海內外漢、滿、蒙、回（維）藏五族碩珍歡聚一堂，實為本會近年來之一大盛事，誠如本會理事長張志智先生所謂象徵五族共和團結一致。

至十月卅一日欣逢 總統八秩晉五華誕，色德巴團長率團員於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赴總統府簽名恭祝 蔣總統萬壽無疆，並由蒙藏委員會轉呈由美國携來之祝壽金屏一方，上刻蒙漢合璧恭祝 總統八秩晉五華誕 萬壽無疆 旅美旅歐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字樣，隨後並與所有歸國僑團在總統府門前廣場歡呼致敬並再赴僑光堂參加 總統祝壽大會，下午一時卅分參加全國各界慶祝建國六十年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祝壽大會，晚間則參加在體育活動中心舉行之祝壽晚會，使十月卅一日此誕生民族偉人之一大日子，益顯多彩多姿。

旅美旅歐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自十月八日返國後，在臺停留二十八天，在這期間，各蒙胞表現優異，此間報刊均加詳細報導，而各蒙胞之言論更充滿反共愛國情緒，如團長色德巴博士曾鄭重表示：「泛蒙古思想固然聳人聽聞，可是對我而言既不是新聞，也不使我心動，因為我深深的了解，蒙古與中國是不可分的，永遠是中國的一部份，今天中國大陸被共產匪黨所竊據，使我們蒙古民族受到有史以來最大的荼毒，今天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解救那些受苦受難的同胞，在當今世界上只有我們偉大英明的 蔣總統，不但有最豐富的反共經驗，更具有最堅定的復國建國的信心，只有在 總統的領導下，才能够完成反攻復國解救同胞的重責大任，因此，我永遠追隨 總統，絕不談泛蒙古之類不切實際的幻想」。其熱愛祖國，追隨 領袖的決心洋溢於談話之間；色德

巴博士現年七十一歲。全名是山奇·色德巴，出生於裏海北境伏爾加河下游的西岸，是喀爾穆克蒙古族人，因為反抗共產暴政，而離開故鄉，流落東歐，曾獲得捷克卡洛爾大學法學博士，精通俄、德、捷克等國語文，深受旅美蒙胞之敬愛，他又對藝術與哲學發生興趣，並曾深入研究，因此，極講究原則，他曾表示：「我們喀爾穆克蒙古族人，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份子，我們和一般華僑一樣，希望自己的祖國強大，能够儘早反攻大陸，摧毀匪偽政權，恢復七億同胞的自由。」十月十三日在參加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歡迎茶會時，色德巴博士又被邀公開發表講演，其演講大致為：「今天我們國家的處境雖然非常的艱難，但是這種現象只是暫時的，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一樣，絕不能久長，而我們海內外全體中國人都團結一致的反抗匪偽暴政，而熱烈的擁護政府反攻復國的國策，因此我們復國建國的前途是非常的光明的，更何況我們有一位英明偉大的 蔣總統，他曾經領導我們全國軍民先後完成北伐、抗戰、統一全國，他是一位有經驗的領袖，……今天國際上一片姑息苟安的氣氛，我們更需要這位睿智而堅定的 領袖，領導我們完成復國建國的使命，……」色德巴博士的演講獲得與會全體僑團的熱烈響應。

十月二十六日色德巴團長率領全體團員簽名上書 總統，恭請繼續競選連任，該項電文為：

「總統閣下：

我旅美旅歐蒙胞摯誠盼望 閣下繼續競選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以便繼續領導海內外同胞完成光復大陸，給同胞以安樂與自由的生活。

其對 領袖之效忠與信仰可見一斑。另一團員阿爾巴先生亦多次公開發表反共愛國言論，阿爾巴先生多次在公眾場合尤其外籍人士眾多之場合，公開聲言旅外蒙胞唾棄共產偽政權，熱烈擁護祖國政府，並盛贊祖國在 總統領導下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政治進步、三軍壯大，堅信反攻必勝，建國必成，其餘各團員也均有愛國言行。

該致敬團在臺停留二十八日，於十一月五日分別飛返僑居地。

抗戰期間的片段回憶

顧耕野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中日兩國大戰爆發。八月二十一日，我與蘇聯立即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並以友好態度供給相當數量之軍火。當時歐美各國，均以置身世外之態度，竭力避免捲入漩渦。美國雖同情於我也只以愛莫能助之心情相待。蘇聯軍援，並非基於友愛，拔刀相助而是完全移禍江東之心理，惟恐

中國抗戰意志不堅，中途妥協，則日本之毒螫放射，第二目標，將是莫斯科，所以對我國起而抗戰，真是馨香禱祝之至。抗戰之前，自民國十八年奉俄之戰，雙方撤回外交使節邦交斷絕，斯年冬底戰事結束，在伯力成立停戰臨時協定，至民國十九年五月中國雖派中東鐵路督辦莫德惠先生為赴莫斯科中俄會議代

表到莫斯科，會議雖開，俄方使用一貫政策，拖着牛步進行一年多，正在商討東北問題，日本在東北突然造成九一八事變，俄國一聞東北被日本佔領，所商討的問題成泡影，會議立即停頓，莫代表團回國，至二十一年十二月，中央改派顏惠慶為駐俄大使，翌年俄派鮑各莫洛夫為駐華大使，雙方都只派大使，各地領館迄未恢復，這期間因中東鐵路問題，逮捕華僑問題，二十三年新疆政治問題。二十四年日本收買中東鐵路問題，中蘇雙方互相抗議，互相指責，雙方都在不愉快外交中，至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戰爭突發，八月二十一日中俄互不侵犯條約立即成立。並不像盛在我初次去接軍火歡迎宴上所說由於他親蘇而促成其迅速援助，蘇方自動表示願以軍火援助。中蘇復交之初，我猶昧其意志所在，對其軍援未存奢望，僅以試探性的要求二百噸而已，一則數字太大惟恐見拒，二則也恐暴露了中國軍備之空虛。這個數字提出，使蘇聯軍事代表大感驚異，他們認為以中國之大，戰線之長，二百噸軍火，不夠全線一日之消耗，他們自動主張，第一批先交五千噸，一個月內交足，望我們派人接運。這實在出乎意料之外，當時約定，由蘇方運到迪化，迪化東運則由我們自己負責。這一下子問題來了，(一)迪化到前線最短的路程，也在五千華里以上。(二)迪化到蘭州沒有公路，現在趕修半年也完不了工。(三)西安到蘭州雖有一條西蘭公路，而殘壞的程度嚇死人，所以大家叫他稀爛公路。(四)西蘭公路局只有八十輛老爺車，四十輛以上不能動彈。這是後話暫且不談。

現在先說我等數人被派接收蘇方軍火的經過：當時我服務於交通部，部長俞飛鵬先生，政府為應付戰場上需要，而成立後方勤務部，部長由俞自兼，並善意的予以參議名義，可不是掛名拿錢不做事的。九月四日他率領我們六個人，乘一架飛機飛山西實地視察運輸情形先到石家莊，後往太原，然後再往同浦路上，正趕上大同淪陷，敗兵混亂，軍方阻止我們前進，於是飛回西安，再到石家莊看看防禦工事，四天以後由徐州乘火車回南京，部內準備疏散事宜，大家很忙。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俞部長把我叫去，要我明天上午八時在部裏等他，將應委員長 蔣公傳見，屆時俞部長帶我先到首都飯店，與另三個人一同晉謁。蔣公面諭抗戰期間大家都要辛勤工作，辦交通運輸人員尤須加倍努力，以免遺誤戎機，此次任務重要，希望你們圓滿達成。最後又囑「不要帶行李，必須多穿些毛衣，你們回去加緊預備」，我回到首都飯店，經俞部長介紹始知一係陳體誠先生福建省政府建設廳長，是公路專家，一係歐陽彰先生是航空委員會某處長。一係譚伯英先生是辦運輸專家。介紹完了，囑我們各自分頭準備一切，各人衣物不能超五公斤，因為飛機限制重量，以策安全，並於下午六點到交通部集合，不再分散。我回家後，告知山荆，我明天要出遠門，目的地還不知道，照 委員長訓話的口氣聽來好像很遠，也很久，現在南京天氣很熱，尚穿單衣，而要我們多帶毛衣，內人說不是叫你去外蒙古吧？我說「無論如何我走之後，你必須帶四個孩子到漢口汪姓親戚家去住，免得將來戎馬倉皇走

不了。」我的家事處置就這樣決定下來。當日下午六時，我到交通部，由秘書史紀寅君關照我「明天大早成行，你必須把電話機放在枕邊，我當然惟命是從。直到此時我們要到那裏去幹什麼，仍是毫無所知。同時也失去了自由，不能外出，連吃飯也都送進屋裏來吃的。精神亢奮也睡不着，史陪着我閑談，我也拜託他幫忙弄得船票，照料我內人及四個孩子上船，以後我才知道船票是弄到了，可是什麼東西也不能帶，連我的文憑委任證件全部扔掉，東西更不要說了，內人四個孩子像回娘家一樣，就帶着隨身衣服，孩子還揹着小書包，你們看有多麼輕鬆，她認為頂多三兩個月就回來了，再也不想過去一八年呀。」過了午夜一點鐘剛剛睡着，電話鈴響了，趕快起身，梳洗吃飯，四點出發，因為天亮了怕敵機來空襲。兩部汽車停在交通部大門口，俞部長已在車裏，另一部坐的陳歐譚三人，上車後俞命司機駛往蕪湖，車子不開燈，窗簾遮的很嚴，車行奇速，剛剛天亮到達蕪湖江邊，遠見憲兵二人手搖紅旗，示意停車，問是否交通部來的，經出示證件後放行，江岸接待人員已為我們定好旅館房間，房內可以洗澡，吃飯，不許出門，要買什麼都有人代辦，大家靜待通知出發。過了一會，人來告訴我們即往江岸，一架水上飛機停在江面，俞部長把我們送上飛機，才告訴我們是到漢口，飛機順着長江上游飛去，十二點多到漢口機場，那裏又有接待人員告訴我們，已代定好太平洋飯店二樓，三個房間，同樣的不許外出，茶飯送進房間。推想下一步將往那裏我完全像一個傻子，他們三個人不知道最終目的地，我又不便啓問，他們是否也跟我一樣的困惑。平常白天，房間門總是被人從外面鎖上。到第三天，人來告訴我們十點鐘到機場，飛往西安這纔真是「步步為營」呢！下午四點到西安，又由人家領我們到西京招待所，這回不像前兩次那麼嚴重，准我們逛街，訪訪朋友，但仍等候飛機。等了三天，再飛蘭州，住勵志社，社址雖不大，在蘭州却是惟一現代化的建築物。在蘭州渡過雙十節，氣候已寒，晨間小雪紛紛中，我們又上了飛機，飛往迪化，頭一天在肅州過夜，翌日天色未大亮又起飛，因為西北天氣只有早晨清朗，太陽一出，常常大霧迷漫，視線不清，飛行不利，下午四點到迪化，新疆獨一的軍政首長盛世才親到機場迎接，我與盛是熟人，由我轉介紹陳、歐、譚三位相見。歡迎儀式隆重非常，雖未陳列儀仗隊，却有五百名騎兵隊把飛機圍在核心中，所經過的路兩旁距離三兩步就有一個哨兵伏臥地下頭衝外，兩手托槍，再由汽車裏往遠處一看，環繞飛機場各山頭，都有騎兵跨在馬上雙手舉槍警戒線。我們被招待在督辦公署東花園，那裏確屬優美雅靜地方，可是窗前後都有衛兵站崗，並上了刺刀，住房屋頂及廁所屋頂也都布了崗兵。當晚盛宴接風，我們四人是主客，省政府各廳處首長、地方士紳、及各回教會首領作陪，共百餘人，入席後，軍樂大作，一頓飯足足吃了三個鐘頭，樂隊不停的奏，盛氏一段長的演說佔去一個鐘頭，大量軍火給中國抗戰完全由於他反帝親蘇之功，不勝顯露居功之德色，關於 蔣委員之抗戰一字不提。他的演說內容是完全捧史

大林，英明聖偉大人類救星，無產階級的領袖。又表示蘇聯所以慷慨出力援助，飯後到客廳裏，又一次談話式的演說，內中有一個很惹人注意一個中等身裁約五十多歲，衣服整潔而樸素，黑眼珠很亮，黑鬚鬚剪得很短，他聽到大家說到運輸困難，既沒有鐵路，也沒有公路，要修造也要政府化一筆大錢，他聽完之後，慢慢的站起來，左手扶着胸脯，向左右深深行了鞠躬禮，不大流利的國語說，國家打仗，須要百姓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最後他說「若政府要修鐵路，從迪化到天津這條鐵路我拿錢」，「俗說禍從口出」，這個人說了這一句話，招致家敗人亡。所以我暫且撇開本題不談，先把這個人招致家敗人亡的經過，交代一下：原因即是蘇俄領事顧問團等當時亦在歡迎宴會席上，聽了這一句話，等如冷水灑頭。這些顧問認為假如中國有十個這樣忠貞愛國富戶，赤化中國之美夢，勢必變成泡影。因此立下決心，令其忠實黨徒盛氏執行黨紀，澈底清算鬭爭。不久即被捕，他說完之後，沒有人接話，散會之後，我想這個人一定是精神病，再不就是愛國熱，聽說打日本興奮的發了狂，否則怎麼會說出這樣大言不慚的話來。後來別人告訴我，此人名叫胡賽音，維族人，他很有錢，是全新疆有名的大「巴義」即（大財主）從他父親老胡賽音時，在莫斯科、柏林，都有他的大製革廠，現在伊犁還有一個製革廠規模也很大，在俄國的財產全被沒收了，可是他還是有錢，有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家在迪化南門外，有個大花園，家裏的用品及木器，桌椅沙發全是德國製的。我總是將信將疑，就是是有錢也不會修這樣長的一條鐵路。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新疆省政府改吳禮卿先生作主席，我被吳主席盛意拉去做了新疆省社會處長，到了八月間奉，吳主席禮卿先生命令我查卷看看被沒收的財產之家，能否發還一部份，因為沒收財產案卷都存在財政廳，我特備公函先調來一部份，先檢查三家卷：一胡賽音，二陳德立，三廣祿，現任立法委員，不看卷則已，一看倒叫我從前的懷疑，變成反懷疑了，他的財富豈止修一條鐵路，照我的估計可以修十條鐵路。查胡被捕時間是二十六年農曆年底，即盛氏所稱第一次暴動案，迪化省城五十幾個各族大富戶，一網打盡。胡賽音就是這次被捕的。正是我們離新疆一星期後是二十七年第二次新疆大逮捕案省城共捕六百多人，省府各廳處長及地方士紳一律逮捕「陳德立即是此次被捕」，胡是被淨身出戶者，連女女懷裏抱的小孩鞋子、帽子，都不准穿戴，胡本人被捕，三個兒子及兒媳孫子女等限當天離開迪化，全部財產一律沒收。奉吳主席命把所謂遺產卷，由財政廳調來一部約十分之一，內有胡賽音卷第一筆就是鑽石兩啤瓶，下註李博霖經手，（李是財政廳長，兼遺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經手查探胡案，用了十一個人，清理十一個月後結束，其財產之多可知矣。）（正主任委員盛氏自兼）呈督辦收，案卷附一紙條，盛世才收蓋盛世才三字名章，羚羊角四百四十架，美鈔、英鎊都是十幾個單位的圈圍，房地不算，重要動產，有二百四十多筆都是盛世才蓋章收，因為數太大，使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更為此案作一簽呈，連原卷宗，

我親自送呈吳主席。我並說明：有卷無鑽任何逆產財物片紙隻字都沒有，祇有胡的住宅在迪化南門外，現在稱作督辦公署南花園。我又附帶說，非但胡家，新疆被沒收的商民財產無數，除了房子土地外分文無存，如何發還，這不是政府的能力所及。吳主席接過卷宗看了幾筆嚇的把舌頭申說：這怎麼得了！拿起筆來在簽呈上一批：發還財產案從緩辦。於是我回處裡把原來裝卷木箱，原封不動送回財政廳，當時若知新疆淪陷我一定拍一照片帶回。「胡本人於二十七年秋刑死在第二監獄，案情詳載禍新第二冊。」現在回頭來再追述當時盛宴情形，客廳裏都是大幅紅布白字標語，橫的、堅的、中俄文俱備，千篇一律「反帝親蘇一中蘇永久親善，史大林是人類救星等」：口號。牆上掛着三張大照片列寧，史大林，盛督辦並列。文歸正傳，還是談接收軍火吧。飯後已是十一點。經盛氏與蘇聯軍運代表約定，翌晨五時，到公路局停車場，接收蘇聯汽車五百輛，及車上所載軍用物資的全部俱用白帆布包封，不許折開。我們四個人中，還要一個人歐陽彰先生到機場接收蘇聯飛機七十架，連飛機上附帶的武器，統限一天接完。翌日我們實地一看，不要說一一驗收，就是走馬看花，一天也看不完，這樣多軍火用四個人接收，真是開玩笑。歐陽彰先生黑天以後，才從飛機場回來說：老毛子辦事真是亂七八糟的，機關槍籽彈，也沒套上籽彈夾，像口棺材一隻大木箱，把子彈就散裝在裏面，打開一箱子倒在地下，叫我看看點數，我問他們是不是都是這樣，他說都是這樣，我一個人一天點一箱也點不完。

我們回招待處，一加檢討，引出了許多問題：第一問題，是蘇聯汽車五百輛，每車正副司機二人，共計一千人，外加技師助理人員車隊長，已是一千五百人，在迪化連十名司機都找不來，盛氏又不許中央再派人來，將如何接運，經我們聯名請示後勤部，請派正副司機各五百人，這批車輔當時稱之謂羊毛車，謂將來連西北皮毛出口之車也，這麼多司機，如何能趕來迪化況堅拒再來，乞速復。後勤請示最高統帥後，電復稱已洽蘇方原車人員，繼續東運蘭州，轉往西安，祇好准外國人深入腹地。

如此一來，第二問題又發生了：即蘇軍隊員工沿路吃住如何供給。新疆境內省府可以自理，自廿二年起新蘇兩家就不分彼此了。多年以來，蘇聯人員出入新疆已是輕車熟路，招待設備已有成規，招待經驗已富，但過了猩猩峽東下，經甘肅、陝西，兩省而西安，長途遙遙預計設二十四個大小招待站，大站供吃住，小站只吃不住，照西北當時地廣人稀，在民國二十六年以前，那副荒涼貧苦可憐相不要說要辦得像美軍招待所那樣十分之一的程度，也難辦到，單說住的地方，就蘭州城裏公私建築物，竟無法見得可以勉強容納二百人住所。此乃當時初期開辦情況，三年後已大改觀。

可是大戰方極，軍運刻不容緩，我們接到部電，一面派蘇方羊毛車原班人員車隊分批出發東下，一面電請甘陝兩省府火速準備招待。又為減少吃住的困

難與擁擠，把車分成五十輛一大隊，隔日出發一批，車隊每到一處，只有百餘人，地方就容易供應了。

我們到迪化的第二天，就由盛介紹蘇聯顧問團，軍運代表巴拉班諾夫少將，與其助手三人，加上我們來接收的四個人，再加新省有關省政府，督辦署單位首長，如交通處長、運輸處長、糧秣處長、公路局長、航空隊長、邊防督辦公署秘書共六人，雙方合計十四人，每天從上午八點到十二點，下午兩點到六點半，要整整舉行八個半鐘頭的會議。晚飯後，我們四個人還得處理議決的事項，有的打電報告中央，有的須請盛氏令行省內各縣辦理，每天非到午夜一兩點才能肅清各件，一個多月天天如此，要商討的事像泉水般的掘發出來。加之地方恐怖行動，日夜不停，新省府嚴厲控制之下，使我們心理精神上的恐慌，每天不斷的傳來某人被捕，某人失蹤，同我們開會的人也漸漸也有三位不出席了，剩下三位，雖然按時到會，一言不發，垂頭喪氣，恐怖的神色使我們不敢正視，每覺若有，若無，若遠，若近，哀呼慘號的悲聲發於夜間，透到窗前。我們自認，早不保夕，度日如年。惟一欣慰現象，就是蘇聯軍火源源而來，在當時確是盡力幫忙，無論空軍及車隊，都是吃盡苦頭，萬里赴難。一個月之後，他們得其運輸代表從蘭州來訊說，蘭州機場跑道不夠堅固，又不平，小飛機落地時常折根斗，而起火，人機俱焚，從迪化到蘭州飛機損失達百分之三十。汽車亦然，公路才開工連十分之一的程度還未到，行車等如原野大路，安西及布隆基河，河面寬，而河底淤泥鬆軟，雖造了一條土木橋載重量不夠，五噸載重車經過即時沉陷，車落河底越動越下陷，車入河底發動失效，用人下河去推動頃刻之間連車帶人俱陷無底深淵不見踪影。這種情形在西北多有確是事實，汽車損失亦達百分之三十，這些損失必須補充足數。再說汽車的浪費，車輛本身消耗極大，必須改用獸力以減少油量的消耗，否則一輛汽車載三噸汽油，從迪化出發駛向戰場，（當時大戰場在長江一帶）未達前線，車上所載油量已被車輛本身消耗罄，飛機油亦然。

至此我們根據商討結果，建議中央舉辦驛運，可能的話連汽車都用騾馬拉挽到前線，但種種問題，都必須回到中央面陳解決，迪化工作告一段落，我們飛回武漢，（時國府已遷鄂）向有關方面報告請示，並晉謁委座面陳辦理經過，極蒙獎諭又奉諭休息兩天，仍趕回迪化，「第二批軍火不日到，仍須前往料理。」我們退出來彼此相顧，都感為難。三天後接到通知飛往蘭州迪化，這次省府只派副官來接我們進城，一沒有上次那些氣派，警戒步哨全套免除，我們才明白前次陣勢，並非為我們禮敬，乃是保衛督辦的威風。」這次也是被招待在東花園，可不是上房，乃是廂房下屋，事後才知道上房住了毛澤東的弟弟周斌孟一鳴，潘伯南等紅色要人，不久他們就接替被捕官員的位置，例如周斌任財政廳長，潘伯南任哈密行政長兼縣長，孟一鳴等許多八路人員都擔任省廳處首長，原任的首長一律被逮捕下獄。我們自次日起，照常每晨八點同蘇聯

軍運代表開會，而省方六人完全是新的面孔，前此六位一個都未來參加。歐陽先生不懂行情，遽問從前那位航空隊長怎不來出席，六個新人誰也沒有答腔，他才曉得失言，趕緊向陳禮誠先生說，「還是我去接收飛機，你們去接收汽車吧！」我們當然心裏明白那些舊人到那裏去了。（到民國三十三年，我被捕到第二監獄，那些老朋友都在那裏享受多年了，他們說再也想不到你也會來這裏，我說不止我一個中央來的，四百多人很少沒被請來。作者註。）在東花園每天三頓歡宴都是固定的，滿桌是海參鵝鴨魚羊，除了吃飯開會而外，誰都危行言遜絕不外出。這次接收很快兩星期就完事，也是大家都急欲離開這個恐怖地區，接收事一結束即飛返蘭州。

此時蘭州已成西北交通中心，蘇聯軍用物資集中於此，甘、寧、青三省所產牛駝羊毛、棉花、內地紅茶、茶磚、錫砂，我們所輸出的都是生活必需品，他們給我們都是碎銅亂鐵。亦都由此轉運蘇聯交換軍品。於是出入物資輻輳，山屯雲集，遮天蔽日，急待運輸，而我方公路不良，交通工具缺乏，以及外賓招待機構在在需人需款，各種問題均須極積解決。又須有專人負責處理，於交通部特派前次長劉景山先生飛蘭州主持。劉為交通界耆宿，一到蘭州，立即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商討，結果，分為三部門分頭充進，並各指定負責人：

一、公路、甘新公路立即開始加工趕築晝夜三班猛進限四個月完成，指定陳體先生負責，陳是公路專家成績素著，並由閻調任甘肅省政府建設廳長，以便配合地方力量。

二、即日成立公路運輸局，甘新公路合併西蘭公路，定名為西北公路局負責接運蘇聯供應之軍火，由譚伯英先生任局長，以西蘭公路原有車輛配合蘇聯羊毛車三百輛，司機由各省公路調來，即開始運輸。

三、成立外賓招待所沿甘新公路，每一大站設一個或兩個食宿站，設總處於蘭州，定名為西北公路招待處主任由我擔任，因為我曾學俄文應付蘇俄人員較便，即日編造預算，送部審核。此即劉任大計，三方面分頭進行籌備，如此一來除歐陽彭先生一人得回航空委員會外，陳譚與我三原始派赴新人員，都被留蘭州服務成為抗戰期間西北外賓接觸機會最多，也使我對蘇聯認識更為清楚，以後當繼續向讀者報導。如外賓招待處，驛運處等。在此我重複報告一些痛苦的事情：蘇聯雖然盛意來援，但其心可誅，一方面示惠中國，一方面乘混水換魚，奸商生意經。他們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剩下的軍火，乘此機會，向中國推銷破爛；如一九一八年用的破槍、高射砲、飛機、機關槍，全部出籠加以刷洗油泥，再重新油漆，裝成現貨運來。我們是要飯吃，不嫌餓，給什麼接什麼飲鳩止渴，有什麼可說呢？祇有心裏有數，嘴裏絕不敢說，除了我們四個人外都是盛派來的替蘇聯工作人員。有一次歐陽從飛機場回來說：老毛子混賬，把一九一七年的飛機上機槍加白漆一字，我用手一刮都是舊貨，陳體就在他身後偷偷一推，他才覺悟趕快走開。最可恨的廿七年春，來了七架四個發動機的重

說小 繁 華 夢

轟炸機，那是預備去炸東京的，可是這七架重轟炸機完全是廢鐵，七拼八湊大雜會，零件沒有一件完整的，可以說七十萬美金一架，到了中國以後纔知道完全沒有作廢了。所來的軍火只有汽油是新的，別人的汽油是寶藍色，蘇聯的汽油是黃泥湯子，經常把油箱門塞住，水箱子常爆炸，走上二三十里就往裏貫冷

南下的火車開出臺北車站後，速度逐漸加快了，灰黑色的濃烟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像霧一般的散失在車後的土地上。

陳根旺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瀏覽着窗外的景色，那櫛比的房舍和矮小的樹木，不斷地掠過窗前，被拋棄在身後，這時，他意識到那繁華的市區正慢慢地和他遠離，半年前他懷着仰慕的心情來到臺北市，可是現在他却帶着滿腔失望和厭倦的心情歸去！

重濁單調的車輪聲，無休止地交響不已，那半年來夢一般的往事，好像火車的鋼輪，沉重地從他的心上壓過：

根旺的家住居在臺灣南部的一個鄉村裏面，父親是畢生辛動的佃農，收入雖然微薄，但一家尚足溫飽，所幸的是自從政府推行三七五減租以後，他們的生活便改善多了，不到兩三年，又實施了耕者有其田的法案，於是那塊耕種多年的土地，便成為他家的私有產業。

父親每當酒酣面熱的時候，總喜歡向他說道：

「孩子，你看多好啊，我們已經有田了，可是我們要好好的去耕種啊！」他希望根旺也能像自己一樣的，好好的來耕種這一塊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果然不負父親的期望，每天從早到晚，根旺總不辭辛勞地幫助父親工作，播種、插秧、除草、收割，他們父子兩人都配搭在一起，做得非常起勁，因此每一季的稻子，都有着良好的收成。

人的心理，總是趨向於新奇的一面，半年以前，同村的林水塗臺北回來了，他帶着誇耀的口氣向根旺敘述那都市中繁榮的景象，更把臺北市談成了遍地黃金的好地方，誰要想發財的話，便應該離開這偏僻的農村，到臺北淘金去。年輕的根旺被他說得心動了，他對於耕種的生活開始厭倦了，而對於那繁華的城市有着無限的嚮往，於是他向父親透露了要離家北行的意思。

「孩子，別做夢吧，我們是農家出身的人，只有土地才是我們的根基，離開了土地，好像樹沒有了根，是不會有好結果的。」父親用沉痛的口氣說。父親的勸告並沒有打消他離家的念頭，終於在一個輕烟瀰漫的早上，他提着一個小小的包袱，辭別了父親和母親，跟着林水塗跨上了北行的火車。

水。車輪帶也是常常爆炸，所以車隊在路上絕不會一帆風順暢行無阻的，算了！不勝說了。我到希望新疆在臺同鄉對胡賽音這個忠貞商人，因愛國心切而遭到家破人亡的慘禍，應有一點精神上安慰表示。

到達臺北後，經林水塗的介紹，根旺便在他所服務的那家紡織廠裏做工，這許多年來，根旺除掉在家耕種田地以外，沒有做過別的事情，因此剛進工廠的時候，工作方面非常生疏，不過根旺倒是一個勤於學習的人，過了不久便熟悉了。

每天散工以後，林水塗便帶着他到熱鬧的市區去蹣跚，都市中五光十色的景象，使根旺感覺到無限的新奇，不過他始終是一個在樸實的農村中長大的孩子，生活非常節儉，對於這一切豪奢的物品，他只抱着觀賞的態度，從不肯為此而浪費金錢，每月工資領到了，他總儘量儲蓄起來，準備將來帶回家去。

這一段生活，可算是根旺最安定而幸運的生活了，可惜好景不常，工作了剛四個多月，工廠便因資金週轉不靈而宣告停工，他和林水塗都變成了失業者。

離開工廠以後，他們爲了謀求工作，便同到一家傭工介紹所去登記，在他們兩人當中，林水塗在外面的時間比較久，工作的範圍較廣些，因此很快的便有了雇主；然而根旺呢，他除了耕種田地以外，只能做一點笨重的粗活，一時很難找到適當的工作。

過了兩天，根旺感覺到心灰意冷的，在這個舉目無親的大城市中，飲食起居都要金錢來維持，他打算再過一兩天，要是不能解決工作問題，只好回到家裏去了。

在第三天的早上，一個胖胖的戴鴨舌帽年漢子到的中這裏來了，他似乎看了根旺誠實忠厚的樣子，便走過來問他道：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陳根旺。」他拘謹地說。

「你的家住在臺北嗎？」

「不，在南部。」

「出來工作多久了？」

「四個多月。」

「從前在那裏做工？」

年少玉

「一家紡織廠。」

「好，好。」他點頭笑笑說：「我姓劉，是開雜貨店的，現在需要一個售貨送貨的伙計，每月工資八百元，你願意去嗎？」

「工錢多少倒不要緊，只是這種事情我從來沒有做過。」根旺惶恐地說。

「沒有關係，學學就會了。」他拍拍根旺的肩頭笑了起來。

這雜貨店開在市區一個熱鬧的地方，專門售賣烟、酒、醬油等家庭日用必需品，這裏的工作比工廠裏繁重多了，每天早上七點鐘便打開店門，售貨送貨，一直要忙到夜晚十一點鐘才打烊休息。多少次他都離開此處另找工作，然而他回想起前幾天找尋工作的困難和失業的痛苦，他只好忍耐着繼續下去。

當滿一月期的那一天，晚上店舖打烊以後，劉老板把他叫到身旁去。

「阿旺，」他含笑說道：「算起來今天你已經滿一個月了，我應該付你的工錢啦。」

「不要緊呀。」根旺謙讓着。

他把八張百元大鈔數來放在桌子上道：

「這八百元是給你的工錢，不過……」他停一停又說道：「要是你願意的話，可以把它存在我的店裏做生意，每月給你三分的利息，等到將來你離開的那一天，我再連本帶利一起付給你。」

「三分利息，一個月有多少錢呢？」根旺迷惑地問。

「要是你有一千元的本錢，一個月就是三十元的利息，一年也就有三百六十元了。」

「三百六十元，這麼多？」根旺驚疑地張大了眼睛，在他的心目中，三百六十元的確是一個不小的數目，算起來已經快接近他半個月的工資了。

「阿旺，你還有錢嗎？可以拿出來生利呀！」

「啊，有……有的，還有三千元呢。」

「好呀，那你正好拿出來湊在一起嘛，」劉老板眯着眼睛說道：「只要你放在我這裏，一年以後就會變成一筆不少的錢了。」

在高利的誘惑之下，根旺終於把他四個多月積蓄下來的三千元工資，全都交給了劉老板。

從這時起，根旺的心裏便交織着一個美麗的發財夢，他想到一年以後，自己原有的積蓄和每月的工資，再加上優厚的利息，那已經是一筆很大的財富，那時他帶着這筆金錢回到家裏去，是一件多麼榮耀的事情。

一天中午，劉老板把根旺叫了過去。

「啊，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談一談。」他的態度顯得冷冷的。「近來店裏的生意不大好，我打算不再雇人了。」

「那：：不要緊呀。」

「這裏是一百二十元，是你這幾天的工錢。」

根旺接過錢來，停了一停問道：「那：：還有三千八百元呢？」

「什麼三千八百元？」劉老板故作驚疑地問。

「是那天晚上我借給你的呀。」根旺着急地說。

「放屁！誰借過你三千八百元？你這騙子！」

「你：：你：：賴賬！」

拍的一下，一個耳光打了過來，根旺的臉上感覺到一陣熱辣辣的疼痛。

「你：：你打人！」

「滾出去，你這無賴，騙子！」劉老板大聲咆哮着。

這時，店門外擁擠了一大羣看熱鬧的人，劉老板當着衆人更氣勢洶洶地跳過來，一把抓住他的衣領，高聲向大家道：

「各位鄰居，請你們評理，自從我雇他到店裏來幫忙以後，各種貨物被他偷走了不少，今天我辭掉他，他倒咬我一口，說我欠他三千八百元，各位想想看，我姓劉的會欠上他的錢嗎？」

「揍他！」

「送警察局！」

門外有人在叫嚷。

一位年老的鄰居走過來把他們拉開，悄悄地吧根旺拉到外面去問道：

「你說他欠你三千八百元，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呀，那天晚上我親手交給他的。」

「有收據嗎？」

「這：：這：：沒有。」

「有旁人看見嗎？」

「也：：也沒有。」根旺喃喃地說。

「既然沒有收據，又沒有人證，那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假如鬧到警察局去，也是你吃虧的。」

根旺像喝醉了酒樣的，昏昏沉沉地離開了嘈雜的人羣，離開了這間雜貨商店。

他提着那個小小的包袱，在熱鬧的市街上走着，那熙熙攘攘的行人，那繁華的景象，都是他從前所羨慕的事物，然而現在却使他產生了無限厭惡的心情，這時，他才深深地體驗到，在都市繁華的後面，是隱藏着許多欺詐和罪惡的事實。

一瞬間他又記起父親的話來：

「孩子，別做夢吧，我們是農家出身的人，只有土地才是我們的根基，離開了土地，好像樹沒有了根，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是的，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他喃喃自語着。

火車已經遠離市區了，柔和的陽光遍照着綠色的田野，蒼翠的遠山，紅磚牆的農舍，是多麼的親切可愛，微風起處，秧葉被掀起了一片起伏的微波，廣大的農村好像是一位慈祥的母親，正張開了歡迎的臂膀等待着他的歸來。

本刊第三十一期

目錄

- 雙十節 總統勉全國軍民同胞書 張大軍
- 晚清廸化和伊犁革命之醞釀與爆發 許占魁
- 邊政漫談(九) 許占魁
- 談所謂民族問題及其歸趨(上)
- 前漢時西域經濟概觀 宋龍泉
- 維吾爾語文概說 林思顯
- 新疆坎井灌溉起源之研究 島崎昌著
宋念慈譯
- 中國西南邊疆的民族 黃玉燕譯
- 漠西及青海額魯特蒙古簡誌 學銑
- 西康的僱儼族 林鳳紋
- 邊疆通訊工作的回憶 張季光
- 慶祝吾師趙尺子教授六十晉五華誕
- 美國行 胡格金臺
- 斥加拿大背棄正義 念慈

本刊第三十二期

目錄

- 國父誕辰暨文化復興節
總統勗勉全國同胞文
送舊歲，迎新年！ 宋念慈
- 慶祝建國六十年紀念
- 邊政漫談(十) 許占魁
- 談所謂民族問題及其歸趨(下)
- 畧談蒙古源流 學銑
- 維吾爾語文概說 林思顯
- 景教與中國邊疆 高雄
- 新疆坎井灌溉起源之研究 島崎昌作
宋念慈譯
- 中國固有文化思想與三民主義 彭友生
- 兼談復興之道
-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復興 高雄
- 閑話莎車 陳竹七
- 西康的僱儼族 林鳳紋
- 特稿 中共對天主教的迫害 中央社

編輯後記

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竟違反憲章規定，通過納匪排我案，牽引毛共匪幫竊取我在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中的席位，我國於該案提付表決前，宣佈退出聯合國，同時聲明聯合國此次違反憲章規定的非法決議無效。在納匪排我案表決時，有卅五個國家代表，雖明知大勢已去，但他們仍然穩站於正義的立場，勇敢的投下反對票，不但給我們帶來無上的安慰，而且我們也很感激這些道義朋友，能在國際姑息主義高漲之下，仍然支持我國。本期胡格金臺代表之「從聯合國重要問題案未得通過說起」一文，對此有詳盡之論述。

總統為我退出聯合國決定告全國同胞書中說：「歷史將能證明，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聲明，實際上就是聯合國毀滅的宣告。」現在聯合國對印巴戰爭因蘇匪對罵無法通過一個停戰辦法，足可證明牽匪入會後的聯合國，即不能以正義領導世人，亦無力量維持世界和平。這就是聯合國走上毀滅之路的第一個事實驗證。

郭委員長寄嶠在「邊政之回顧與前瞻」一文說：邊疆無內陸無以依存，內陸無邊疆失却屏障。」正與本刊從研究邊政問題中消除隔閡團結各族之旨趣相合。

劉學銑先生的「蒙古莫兀兒王朝的藝術與文學」，趙尺子先生的「內蒙古自治運動始末」，張 韜先生的「俄圖新疆始末」，都是不可多得的邊政史料論著。

在邊政考據方面，有虞 怡先生的「西王母考」。關於蒙藏的譯著，有「西藏行程」。「蒙古寓言選錄」及「和林與成吉思汗的事功」三篇。從事邊疆工作之回憶，有顧耕野先生的「抗戰期間的片段回憶」。都是值得一讀的。

讀者常說本刊內容過於單調，為補救這個缺點，自本期起，特約請名小說家牟少玉先生，按期為本刊撰寫短篇小說一篇，以充實本刊內容。以後讀者投稿，請逕寄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二四九號李啓元收，以免輾轉之煩。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內版臺誌字第一六四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登記執照臺字第一六五八號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三十六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 編：李 啓 元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三號三樓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一號

電話：五四五九二四 · 五四五九二八